

穀山筆塵

點校說明

穀山筆塵十八卷，明于慎行著。

于慎行，字可遠，又字無垢，山東東阿人。生於嘉靖二十四年（一五四五年），卒於萬曆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一六〇八年）。隆慶二年（一五六八年）進士，官至禮部尚書。萬曆十八年（一五九〇年）致仕，家居十七年，以讀書著述爲事。穀山筆塵就寫於這個時期。此外，于慎行還著有穀城山館文集四十二卷、穀城山館詩集二十卷、讀史漫錄十四卷。

穀山筆塵主要記述明朝萬曆以前的典章、人物、兵刑、財賦、禮樂、釋道、邊塞諸事，爲考溯源流，亦時或兼及前明諸朝史實。其中關於嘉、隆、萬時期朝廷內閣的排擠傾軋、官場的腐敗、士大夫的寡廉鮮耻以及社會經濟文化諸狀況的記載，多出作者親歷或目睹耳聞，對於明史的研究，尤多參考價值。

本書在作者生前曾有抄本流傳，萬曆四十一年（一六一三年）由其門人郭應寵整理付梓，天啟五年（一六二五年）沈域據其家藏抄本再刊。這次點校，以萬曆本作底本，用天啟本通校，作者所徵引的史實及書籍，也盡可能查尋出處，據以勘誤。

明史于慎行傳及沈城刻筆塵小引附錄於書末，供讀者參考。

點校者

筆塵題辭

余幸以年家子事先生，於詞林爲後進，辱先生不鄙夷，時相過從，與之談論今古，揚於文藝。余聆其言，若驚河漢，躋其識，如陟泰岱而望吳門。世言新都博而不核，弇州核而不精，博而核，核而精，余於先生見之矣。比歸卧東山，益得以其閑討探當世得失之故。於是傍搜博採，屬詞比事，史摘漫錄、筆塵次第而成書。客歲，余赴召，約先生晤別於岱，夜語良洽，因手筆塵稿以示余。余受而北征，輶焉，舟焉，而稿具焉。展之，則朝家之典章，人物之權衡，經籍、子史、禮樂、兵刑，以至財賦阨塞之區，耳目睹聞之概，纖悉具備，而又綜二氏之異同，考四裔之源委，運折衝於寸管，總經緯於毫端，信經國之大業，寧尾尾詹詹資清暇之談柄已乎？乃若璚、夢諸篇，托寄遠而切劘深，士大夫不可不置一通於座側者。余每恨曩侍先生日，猶未能少盡先生之奧，今幸於此而復睹一斑也。既卒業，爰綴其拳拳服膺者如此，以復於先生。且有請曰：蒲輪且至，執斗魁而不妨揮塵，惟先生饒爲之。余謹辟呬以俟。

年家子北海馮琦書

筆塵跋

吾師文定于公有穀城全集及讀史漫錄行世，小子寵間嘗少效編次之役矣。第恨史錄坊刻，謬付傭書，罔識校讐，猶仍魚魯，意甚嫌焉。茲歲公車報罷，適公子中翰君緯奉使東還，與之听夕聯舟，因復出師所爲筆塵手稿視，寵潸然卒業，慨慕彌深。大都錯綜今昔，揮霍見聞，無論國故、典章，觀若懸象，卽間雜齊諧，亦屬勸百此。其意旨所嚮，則略與史錄同。而牆籬載筆，有觸輒書，標置未遑，良亦有待也。寵竊寅緣緒言，紬繹條貫，敬釐爲卷者十有八，爲類者三十有五，實不能贊乎一詞，亦匪敢秘其鴻寶。編摩既竣，用歸其副於中翰君。蘭臺石室，不可無此一編，知非獨王、謝家物耳。

萬曆癸丑秋七月既望，福唐門人郭應寵薰沐勒於黃石山堂。

目錄

卷之一	制典上〔六一〕	制典下〔六六〕
卷之二	紀述一〔八二〕	紀述二〔八七〕
卷之三	迎鑾〔三三〕	藩封〔三四〕
卷之四	相鑑〔三四〕	恩澤〔二六〕
卷之五	臣品〔四九〕	國體〔二八〕
卷之六	勳戚〔六三〕	閹伶〔六四〕
卷之七	經子〔六九〕	典籍〔七九〕
卷之八	詩文〔八四〕	選舉〔九〇〕
卷之九	官制〔九七〕	月俸〔一〇六〕
卷之十	謹禮〔一〇九〕	建言〔一二一〕
卷之十一	籌邊〔一二〇〕	明刑〔一二三〕
卷之十二	形勢〔一二九〕	賦幣〔一三六〕

卷之十三 儀音〔一四二〕 冠服〔一四五〕 稱謂〔一四六〕

卷之十四 雜解〔一五二〕 雜考〔一五六〕

卷之十五 雜記一〔一六五〕 雜記二〔一六六〕 雜記三〔一六八〕 雜記四〔一七二〕 雜聞〔一七三〕

卷之十六 雜說〔一七九〕 璅言〔一八二〕 論略〔一八六〕 夢語〔一九〇〕

卷之十七 釋道〔一九四〕

卷之十八 夷考〔二〇四〕

穀山筆塵卷之一

制典上

唐制，天子御殿見羣臣，曰常參；朔望薦食諸陵，有思慕之心，不能御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曰入閣。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閣。由正衙喚仗，由閣門而進，百官隨而入見，謂之入閣。以此推之，乃以常朝御正衙，朔望御便殿也。本朝朔望御正殿，百官公服朝參，而不引見奏事；每日御門視事，百官常服朝參，諸司奏事。蓋以朔望御殿，備朝賀之禮，而以日朝御門，爲奏對之便。較之唐制善矣。

國初設官，以品秩爲上下。當時朝儀，想亦專叙品級，不分散要。世宗自甲午以後，凡三十餘年不視常朝，卽歲時肆禮，惟講會同之儀，而日朝之典，遂至無一人記憶。穆考登極，始復常朝，鴻臚搜求故實，多所散失，不知於世廟初年合否。以予所見，班行其東西分立，則勳戚在西上，東面，不與百僚齒。左班面西侍立，一品、二品爲第一行，三品次之，爲第二，四品五品京堂次之，爲第三，官坊五品六品次之，爲第四，翰林六品七品次之，爲第五，兩房中書次之，爲第六，此爲一段。其下，則六科爲第一，吏部第二，中書舍人第三，此爲一段。其下，則御史第一，五部

次之。自此以下，品級官制紊不可紀矣。右班面東侍，則錦衣在前，五軍都督府次之，其後，七十二衛指揮等官，不惟班次不可知，卽冠服藍纓，往往而是。叩頭禮畢，則左班內閣，右班錦衣，俱由玉陛升立金臺左右，六科升立甬道左右，東西向，御史立於甬道左右，北向。其北面行禮班次，則公、侯、駙馬、伯列三班於前，去文武階次稍遠，其下，則文武兩班同上御道，左右分立，一品、二品爲第一，三品第二，四品、五品京堂至翰林史官、吉士第三，科道、中書第四。其下，則六部郎官亦頗紊亂。其同班叙立，翰林七品在小九卿六品之上，官坊六品在小九卿五品之上，官坊五品在大九卿五品之上，講、讀學士在大九卿四品之上，惟讓僉都、少詹、光，學士在僉都之上。至於六部郎官，往時或叙衙門，一吏、二禮，其下則戶、兵等部，故有主事立於郎中之上者。其後，戶部主事賀邦泰者，以禮部在其上，嘗上書爭之，有詔：六部郎中並列，員外次之，主事又次之，以官品爲叙。然熟視諸曹與吏部齒者，咸踈踈若不敢先。久之，又稍稍紊矣。右班武臣，當以都督爲先。自世廟以來，錦衣權重，又陸、朱諸公皆三公重銜，官在都督之上，故立於首，若與內閣相視者，而都督以其貴寵，不敢與亢故也。萬曆戊寅，朱太傅已沒，掌錦衣者，俱都指揮等官，相沿舊規，仍立前列。其後，遂有爭議。部中以錦衣貴重，竟不能持可否，乃令錦衣仍前立，行稍下，都督立其後，稍上，鳴鞭行禮畢，則錦衣升立金臺，都督方爲首行矣。此遷就之方，非正禮也。

古時五等之爵，原有等級，如唐爵，國公一品，郡縣公二品，侯三品，伯四品，子、男五品。至宋，略倣其制。惟本朝公、侯、伯三等皆在一品之上，不與文武齒矣。

大明會典：「官員隔一品避馬，隔三品跪。」惟法從不然。今諸寺大卿皆三品也，乃避尚書、侍郎，公侯勳臣在一品之上，乃避內閣，六卿二品避內閣，亞卿三品避太宰，文官八、九品者，亦與公侯抗禮，道上不避，此倒施也。史官、諫議與六卿抗，抑亦過矣。會典所載，直爲不與同品者比，非欲以新進書生與朝廷老臣分廷而坐也。近世風俗大壞，人心不古，大臣持祿固位，折節於臺諫，臺諫怙勢恃力，抗顏於大臣，安所得廉遠堂高之義哉？若大臣不愛官爵，卽自重不爲抗，臺諫不畏強禦，卽守禮不爲詘。奈何其不然也？

國家典章制度掌故，所守不肯深考參稽，多所謬誤。往在部中，見一二事可笑。如金山列廟妃嬪，歲有遣祀，其諭祭之文，皆其初附祀典，出於先朝所命，叙其奉供之勞，此易世卽當更者。又或僅隔一朝，猶稱庶母，皆當世之稱謂也。今已累歷朝數矣，以倫輩推之，皆在高曾以上，而猶用舊文，此何理也？又國初仁、宣以來，爲天潢長支，其視諸王之行尊者，皆叔父也，故王書有叔無伯，其視諸王同行者，皆弟也，故王書有弟無兄，此自當時倫叙言之爾。今歷數世，長幼之倫，互有上下，而賜書之文，猶用舊稿，至有以伯爲叔，以兄爲弟，又何禮也？兩房中書惟據舊稿抄謄，不核世次，諸公以爲故事，不甚咨省，故謬訛至此爾。南京太廟已不設主，惟奉先殿有

五祖神主，以仁孝皇后配享，此亦一大謬也。

昔顏魯公請定唐列聖之謚，以爲周之文、武，稱文不稱武，稱武不稱文，蓋舉其至者故也。今列聖謚號太廣，有逾古制，請自中宗以上，皆從初謚，以省文尚質，正名敦本。議者皆以爲然。或謂，陵廟木主、玉冊，皆已刊勒，不可輕改，其事遂寢。不知陵廟所刻，乃初謚也。人臣當國家制度，苦於不能深考，爲識者所譏，此其證矣。魯公議謚號，最爲有見，然當時尊號徽稱至十餘字，何不并議更之？天無上之尊，近於無名，卽謚止一字，不爲貶損，然追崇祖先，褒述功德，卽稱名稍溢，亦不爲過，奈何身臨宸極，臨制萬方，而徽號尊稱重累不已？益無謂矣。本朝廟號多至十六字，比之唐、宋尤爲過溢，惟年號不更，及主上臨御，不上尊號，此唐、宋所不及也。然聖母徽稱累至數字，亦覺太溢，此與人主尊號何異？尊養之至，亦豈在彌文繁稱哉？

本朝謚法亦有參差。廟號十六字，而親王謚止一字，此以多爲貴也。親王一字，而郡王大臣二字，此則以少爲貴也。後世廟時，謚真人爲四字，則又以多爲貴矣。

宋高宗山陵，朝議以世祖爲號，尤表「一」駁之，謂：光武以長沙王後，布衣崛起，不與哀、平相繼，稱祖無嫌；太上中興，實繼徽宗正統，以子代父，非光武比。乃稱高宗。以子繼父，不當稱祖，誠萬世斷案，而嘉靖上成祖廟號，無以是告者，豈未深考與？抑知而不敢也？

唐制，二月八日及生日、忌日公卿朝拜諸陵。又有忌日行香於京城宮觀，天下諸司，亦於國

忌行香，至宋猶有宮觀行香之禮，外州不同也。漢、唐以來，諸帝升遐，宮人無子者，悉遣詣山陵，供奉朝夕，具盥櫛，沾衾枕，事死如生，至宋不聞有此。本朝國忌，上陵及內殿有祭，無行香宮觀之禮。諸陵惟中官灑掃，不遣宮女，皆前代所不及也。

本朝行出，樂設不作，回鑾乃奏鼓吹。初不解其故。及讀南史：梁武帝有事太廟，詔以齋日不樂。至今，鑾輿始出，鼓吹從而不作，還宮乃如常儀。方知駕出不奏鼓吹，蓋有所本云。

唐、宋郊祀之典，費至巨萬，每以國用不充，曠而不舉，此未達繭栗陶匏之義也。唐每郊祀，啟南門，灌其樞，用脂百斛，卽此一端，他可知矣。今都城南門亦閉不開，惟郊祀駕出方啟，不過數軍士推轉之耳，何至用脂數百斛耶？

本朝后妃多出民間，勳戚大臣皆不得立，亦其勢使然，顧於國家有益。觀漢宣帝許后起微時，登至尊日淺，從官車服甚儉。及霍后立，輿駕侍從日盛，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后時懸絕。女子若生長富貴，不知民間苦樂，起而居天下之上，縱志奢華，無所恻惜，人主又從而悅之，奇技淫巧必從此作，天下敝矣。閭閻子女，平生所見，固少奢麗之觀，一旦享至尊供奉，方且駭懼若不敢當，其於服飾器用，必有愛惜，不至暴殄。且在人主左右，得以民間所見，朝夕陳說，使九重之上，知閭閻情苦，勝於箴誦訓諫當萬萬也。祖宗立法之善，此其一云。

唐時公主下嫁，舅姑拜之，婦皆不答，至德宗始從禮官言：公主拜見舅姑、兄姊，舅姑坐受，

兄姊立受，如家人禮。此可爲後世法矣。本朝公主出府儀注：三日拜見舅姑，公主東向，舅姑西向，立受二拜。較之唐制已爲不侔，然尊卑之分猶自不紊，第不知果能如儀否。而王府郡縣主君出嫁民間，乃或持居尊之體，與舅姑抗，此不知令甲者耳。

制典下

古今規制大略相仿。自漢以來，奏事得請輒報曰「可」，即今之「是」也。江左詔書畫「諾」，唐時畫「聞」，即今之「知道」也，其稱「奉聖旨」，則自宋然矣。

唐時廢置州縣，除免官爵，中書爲發日勅，請御畫而行，想即所請制日也。今制，誥命惟書成進覽，用寶而行，不請御畫矣。

唐史：崔胤奏事，昭宗與之從容，或至燃燭。高駢子使人給畢師鐸曰：「已有委曲在張尚書所。」當時臣下奏對，謂之「從容」，機密文書，謂之「委曲」，此虛字實用也。唐時，臣下取旨，謂之「候進止」。宋時，臣下取旨，謂之「伏候指揮」。本朝謂之「請旨定奪」。此實字改用也。

唐制，降詔之外，有所訪於羣臣，則用朱書御札。今內降御札，猶用朱書，其例昉此。

今制，平行文移，率用「准」字，即「準」也。自唐以來，皆用「準」字，至寇準爲相，省吏避其名，遂減「十」字，至今不改。

唐初，詔勅皆中書、門下所撰，乾封以後，始召文士元萬頃、范履冰等待詔北門，謂之「北門學士」。玄宗卽位，始置翰林院於銀臺門內，以處藝能技術之士，又置翰林待詔，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學，又以詔書文告悉由中書，多至壅滯，始選朝官有學識者，入居翰林供奉。開元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稱學士，別建學士院於翰林之南，俾專內命。至德以後，天下用兵，深謀密詔，皆從中出，翰林學士例置六人，以年深德重者一人爲承旨，以獨當密命故也。貞元以後，爲承旨者，多至宰相。此唐時始末也。宋時，以中書舍人掌內制，翰林學士掌外制，每有除命，鎖院撰草，有所不合，貼黃執奏，而宰相之選，多在其中。至於醫卜供奉，亦附翰林。此宋時翰林大略也。今之內閣，卽承旨、兩制之遺而權任過之。學士以下，講讀、撰述分領藝文之事，若漢之承明、金馬，而書畫技術之流，分置兩殿，視宋之制爲盡善也。

唐之選法，五品以上，宰相商議可否，以制勅行之，六品以下，吏部銓才奏擬，詔於告身上畫聞，而無所可否。其後，宰相權日起，拾、補以下，皆不由吏部，非正法也。本朝卿貳開府、五軍都督及各邊大將，吏、兵二部會九卿推補，方面及將領，吏、兵二部各推二人名，詔用其一；守令以下，則徑擬一人，詔旨報可，無所可否矣。法與唐略相似，而就中主持，皆由本部，九卿與會議，無所從違，視古之吏部，不啻重矣。

漢、晉以來，朝官乘車猶有古制。唐將相王公皆乘馬，至元和中，宰相張弘靖出爲幽州節

度，雍容驕貴，肩輿造太極殿。又昭宗討李茂貞，長安市邀宰相肩輿訴其無罪。卽此數事，唐已有肩輿之制矣。宋初，朝臣亦乘馬，三品以上，方用羖座，以別等威。及建炎南遷，以江南街路滑，始許朝士乘檐子，亦肩輿之制也。承平日久，漸習安佚，自古然矣。國朝文武大臣皆乘馬，自景泰以後，三品文臣例許用轎，勳戚一品，惟年老寵優者方敢陳請，他不許也。

唐制，中官服色，卽中尉、樞密，皆襖衫侍從。僖宗之世，始具欄笏。至昭宗卽位，大祀園丘，又命以冕服劍佩侍祠，蓋楊復恭恃援立之功，威稜震主，故以是假之也。按唐初，士人服衿，馬周上言，請加欄袖襖，爲士人上服。開髻者，爲缺髻衿，庶人服之，想卽所謂襖衫也。衣裙分，謂之襖，如今邊將箭衣之製袍。施橫幅於下，謂之欄，今之欄衫。本朝中官，貴極於四品，其後多賜蟒玉，爲一品之服，而朝服則不以服，此亦襖衫之遺也。惟司禮之長，遣祭中霤，則有祭服，其徒多圖之畫像以爲榮觀。可見冠冕服法不施贅御，自昔然矣。

唐、宋宰相執政受命，皆宣麻，播告百官在廷，至節度使受命出節，撤閣屋無倒節理，以示不屈，其重如此。本朝自永、宣以後，大小除拜，止於題疏報可，不給誥勅，卽內閣、六卿，亦止片紙書名，傳宣所司，邊鎮大將，捧制勅而出，如遣一使，視古宣麻推轂之禮，抑何遠也！

唐制，拜官之日，卽給告身。其人先輸朱膠綾袖價錢，方請書給，卽今之誥勅也。宋制亦然，每至宣麻，誕告鎖院演綸詞頭已下，外人未知，其密且重如此。

國初，拜官之初，亦給誥勅。其後，除授陞遷，止奉成命，吏部備云旨意，移以咨劄，以爲憑據，至考滿覃恩，方給誥勅，以獎其成。是虛者反重，實者反輕也。世衰俗敝，惟利否所在以爲重輕，而不知大體，故訓詞累牘之褒，視如文具，而批答一言之報，寵若丘山，非累牘輕而片言重也，勸誠者虛而黜陟者實爾。夫君父之命，如綸如綍，恩則雨露，威則風霆，奈何以進用爲榮而因以重其言，以獎成爲虛而因以輕其典耶？人心世道，此足以觀矣。

唐時，致仕官朝參之班在本品見任之上，此意甚雅。至宋時，大臣雖隆貴顯赫，其考終書銜，以有致仕爲榮，故當時致仕大臣，相知爲詩賀，其重如此。本朝致仕官居鄉，禮體與現任同，而無朝請之文，然猶有古意也。乃邇來世俗薄惡，日趨頑敝，大臣懸車，至不見禮於小吏，而士大夫貪逐名寵，往往以致仕爲諱，而有得罷去者，輒曹聚而唁之，何論賀矣！嗟夫！此所關係甚大，非淺見者所知，卽語之亦不解也。

唐莊宗時，吳越求以金印玉冊封國王，有司言，故事，惟天子用玉冊，王公皆竹冊，又非四夷無封國王者。帝曲從鑠請，予之。今制，兩宮徽號用玉冊，親王金冊，郡王鍍金銀冊，印如其冊，而國王之號，亦惟施於四夷，字內不封也。

宋理宗諭羣臣曰：「近來早朝，多奏臣下辭免小事，而事件大者，乃從繳進，甚非臨朝聽政之意。今後宜就早朝面奏。」此與本朝制度大略相同。總之，承平之體，相襲而然，皆非開創之

規也。

元時，宰相拜住言：「朝廷雖設起居注，所錄皆臣下聞奏事目，上之言動，宜悉書之，以付史館。」可見起居之廢，肇自勝國，上下之隔久矣。觀通鑑續編所記元人事實，與今實錄規格不甚相遠，以此知本朝實錄，乃國初館閣諸公沿襲元人之法而成，所以遠不及古，良可慨也。

元至中葉，經筵之制大備，以勳舊大臣知經筵，次至同知講、讀以下，大略如今日之法。宋時所未有也。

至治三年，命學士曹元等纂輯累朝格例，名曰大元通例，頒行天下。天曆元年，又命儒臣采輯本朝故事，准唐、宋會要，名曰經世大典，即今會典體也。

宋、元封贈大父母，降父母一等，封贈父母，降本身一等，蓋推恩近重而遠輕也。然子孫之心終有不忍。本朝封贈三代，一如見爵，教孝之典，可謂大備矣。

校勘記

「一」「表」原訛作「衰」。尤表與洪邁議宋高宗謚號，見宋史尤表傳，茲據改。

穀山筆塵卷之二

紀述一

純皇之誕孝廟也，時萬貴妃寵冠後廷，宮中有孕者，百方墮之。孝穆太后舊爲宮人入侍，已而有孕。貴妃使醫墮之，竟不能下，乃潛育之西宮，報曰：「已墮。」上不知也。一日，上坐內殿，咄嗟自嘆，一內使跪問故，上曰：「汝不見百官奏耶？」小內使應曰：「萬歲已有皇子，第不知耳。」上愕然，問：「安在？」對曰：「奴言卽死。」於是太監懷恩頓首曰：「內使言是。皇子潛養西宮，今已三歲，匿不敢聞。」上卽勅百官語狀。明日，廷臣吉服入賀，遣使往迎皇子。使至，宣詔，孝穆抱皇子泣曰：「兒去，吾不得活。兒見黃袍有鬚者，卽而父也。」皇子衣小緋袍，乘小轎子，擁至奉天門下。上抱置之膝，皇子輒抱上頸，呼曰：「爹爹。」上悲泣下。是日頒詔天下。時孝肅居仁壽宮，恐皇子爲皇妃所傷，乃語上曰：「以兒付我。」皇子遂居東朝。自是，諸宮報生皇子者相繼矣。一日，上出，貴妃召太子食，孝肅謂太子曰：「兒去毋食也。」太子至中宮，貴妃賜食，曰：「已飽。」進羹，曰：「羹疑有毒。」貴妃大悲，曰：「是兒數歲卽如是，他日魚肉我矣。」忿不能語，以致成疾。初，孝穆爲宮人時，有宮人當直宿者病，而強孝穆代之，遂有孕云。孝廟既生，頂上有數寸許無髮，

蓋藥所中也。傳云：太子迎入東朝，貴妃使使賜孝穆死。或曰孝穆自縊。萬曆甲戌，一老中官爲予道說如此。

世廟晚年，諱言儲貳，有涉一字者死。穆考在潛邸，朝夕危懼。今上誕生，不敢奏聞，至兩月間不敢剪髮。一日，有宮女最幸者，乘間以聞，上怒而譴之，宮中股栗，莫知所爲。太監黃錦熟念無可爲策，一日，伺上色喜，卽命宮女、中官於殿廷欄楯所至皆置樽俎，上問何故，黃卽伏奏：「皇上有喜。」上曰：「何喜？」黃曰：「上自思之。」上遲迴曰：「念惟生一孫，差可喜耳。」黃卽呼宮女、中官頓首呼萬歲。於是，禮官始敢以皇孫聞也。

世廟久在西內，朝夕御膳，不用大官所供，皆以左右貴璫輸直供應，取其精潔便適也。諸璫以此市寵，務爲豐華。穆廟以來，相沿爲例。已而賜予日減，諸璫匱竭，而供饌之費，不減舊時，無論其他，卽司禮之長，日役內使百餘，以供厨傳，所費可知也。諸璫力不能供，無以爲資，往往請托諸司，以佐其費。蠹政之源，亦有在焉。嘗謂此事極爲不雅，以萬乘之主，玉食萬國，而受左右私養，是何體統？及考唐玄宗時，諸貴戚以進食相尚，每進水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廼知此風自古已然。彼或偶一進獻，非以爲常，故能極其侈靡若此。明皇荒侈之時，何所不至，豈聖世所宜有哉！

一日，從二三同列入觀西苑，見空地柱礎臺階皆爲瓦礫。問之，則隆慶改元，將世廟所建離

宮大半拆毀故也。予怛然傷之，以爲當時柄國之臣，輕損舊跡，非臣子之義。及讀南宋史，孝武奢慾無度，大營宮室，及帝殂，執政者卽罷南北二馳道，及孝建以來所改制度，悉還元嘉之舊。尚書蔡興宗以爲：「先帝雖非聖德之主，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道所貴，今殯宮始撤，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此。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嗟嗟！興宗數語，可謂知大義矣。大臣不明忠孝大義，本諸人情，協之天理，而徒以私智小慧牢籠天下，往往爲有識者所窺，竟亦莫之悟也。若此，而高談學術，自附聖賢作用，寧能使天下無識微之士耶？

蕭育論趙飛燕事曰：「褒獎將順君父之美，銷滅匡救既往之過，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爭，防禍於未然，各隨首阿從，以求容媚，及宴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訖，乃追探不然之事，訐揚幽昧之過，此臣所深痛也。」此數語，極中人臣不忠之弊。隆慶中，閣學新鄭高拱正王金之獄，其議與此暗合，雖其指在於矛盾華亭，加以大罪，而其言則大體所關，不可易也。然趙氏絕成帝之祀，方士損世廟之名，於法又不可不誅。若直爲君父隱過而不討其賊，則世之可諱而不敢發，有甚於此者矣。

嘉靖末年，文學侍從諸臣，多以撰述玄文人直西苑，恩禮優越，百僚莫望焉。隆慶以來，主上常御講筵，詞林諸臣，橫經入說，亦荷殊恩，歲時賜賚，從閣臣之後，回視西苑之遇，雖不如其

烜赫，然於儒臣之體則不失，賢者所樂從也。予在禮曹，中州郭文康公樸曾有一書，稱「公等遭遇聖明，荷恩以正。」蓋自嘆當年西苑之事出於不得已，而有慕於後進云。

穆考在位六年，恭儉寬簡，未嘗有過舉，一日思食驢腸，左右請宣索，上曰：「此宣一出，大官將日殺一驢以俟矣。」遂止不進。又東宮嘗欲啖市錫，召一中使問價，使請發百金於市，不時索進，上曰：「此在崇文街坊賣，銀二三錢可買許多，何必用如許？」乃以銀三錢，即買兩盒以入。上曰：「此需百金耶？」尤節賞賜，中官即甚愛幸，不賜金帛。在玄武門較射，中者以二胡餅賜之。其儉如此。

前代人主嗣位，有太后者，生母止稱皇太妃。我朝孝肅以來，始併稱太后，惟嫡母加徽號二字。隆慶壬申，上冲年即位，議兩宮尊號，召輔臣張居正等於平臺面諭，欲於皇貴妃尊號多加二字，蓋反欲尊慈寧也。面諭之明日，東閣會揖，江陵謂禮部曰：「故事，中宮當加二字，既同爲太后，多二字何用？」時豫章王希烈爲禮侍，署篆，即應曰：「諾。」于是，兩宮並尊。慈寧既不加多，亦不減一字矣。是時，皇上聖冲，虛心以聽，輔臣肯力爭一言，引古曲諭，當亦無難處者，乃迎合內旨，使祖宗舊法，一旦更變，識者慨之。嘉靖初年大禮之議，至於發言盈庭，死者接踵，茲乃至兩宮之禮，無一人片語者，可見士氣人心日以委靡。事若不急，所關甚大。

萬曆甲戌五月，穆考祔太廟，一日東閣會揖，相君謂少宗伯汪公鏜曰：「祔廟，新主當從左門

人，以高廟在上故。」汪曰：「故事，當從中門。」相君曰：「安知故事不謬？第從左門入，不必議。」汪俯曰：「唯。」萬曆初年，議禮論政之體皆倣此。

上卽位時，方十歲，以英明聞宮中，謂之小世宗。一日，穆廟恭妃院遣一內使持金茶壺闖出禁門，遺其私家，爲門者所奏。上曰：「此器雖妃所有，然大內器不當闖出。」詔答內使三十。乃使使以百金遺妃曰：「卽妃家貧，以此給賜。先帝所賜器，不可出也。」

上初卽位，宮中內宴，仁聖上座，慈聖猶在閣中，不敢同坐，其後稍久，乃併坐云。國朝家法極嚴，上詣兩宮朝，皆設席座前，起居叩頭，跽而受茶，迄不敢坐。卽時內宴上座，上坐東閣，中宮坐西閣，每一奏酒，上自執爵，中宮持樽，長跽而獻，仍各退入東西閣，再奏，又出，以至九奏，傳兩宮起，上與中宮仍跪請留。已，乃設小座於閣內，兩宮帝后同座，行爵無算，始爲家人語。蓋大宴，帝、后不坐也。宮中內宴，謂之上座。先期有奏書，宴有致語，皆詞林撰進。

甲戌，上一日御講畢，語輔臣曰：「昨日禁中花盛開，侍母后賞宴甚歡。」蓋指慈寧宮也。輔臣奏曰：「仁聖太后處多時寂寞，惟上念之。」上起還宮，以白慈聖，卽自駕往迎仁聖過大內賞花。母子傳觴而飲。

上一日御文華殿，語輔臣曰：「先帝雅好珠玉，朕思此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好之何用？」居正等奏：「聖諭甚善。第恐有妃后時不免要用。」上曰：「亦不用也。」時聖齡十有一歲。

經筵進講，在文華前殿，日講在殿後穿廊，正字在後殿東閣設一幄，次又東一室，乃上所遊息。一日，同二三講臣入視，見窗下一几，几上設少許書籍，又一二玉盆，盆中養小金魚寸許，上所玩弄也。西壁一几，几上筆硯無甚珍異，筆皆市中所買，上貼筆匠楊彥章名楮，皆折簡，一如士人所用。其樸如此。

江陵相君柄政，上眷顧殊絕，古今無兩。每日御講筵，講臣出就直廬，平漏，相君以待書人，在文華後殿東偏張一小幄，相君、司禮侍立，造膝密語，於此見之，上顧相君有所欲語，正字即却走，出殿門，少刻，聞語止乃入。一日，江陵在直廬感病，上御文華後閣，親調椒湯，使使賜之。又盛暑御講，上先就相君立處，令內使搖扇殿角，試其涼暄，隆冬進講，以氈一片鋪丹地，上恐相君立處寒也。

上一日御講，一中官旁侍，竊搖扇，上忽目之，還宮，召而杖之曰：「諸先生在旁，見爾搖扇，以爲我無家法也。爾不畏諸先生見耶？」

慈聖內教極嚴，上或宮中不讀書，即召使長跽面數之。每御講筵人，常戲作講臣進退之禮，進講太后前，以驗其記否。當朝日，五更至上寢所，呼曰：「帝起，今日早朝。」即呼左右掖坐，亟取水爲上沃面，挈之登車以出，故上宮中起居罔有不欽。而一二大璫，奉太后懿旨，左右夾持，時至過當。比上春秋稍長，積有所不堪，而難於發也。

上初登極，或時與宮中小內使戲，見馮璫保人，卽正襟危坐曰：「大伴來矣。」小內使侍上遊戲者，馮璫常陰罪之，故宮中皆嚴馮璫，璫亦稍專橫，卽上有所責罰，非出馮口，毋敢行者。及上稍長，積不能平，而左右一二親昵，稍稍以馮璫罪狀聞，上以太后故，不敢發，然心恨之云。一日，上戲以所御扇藏殿中隱處，戒左右毋泄，而令馮璫求扇，馮汗流四馳，求之不得，以是爲劇。又一日，見馮璫衣大紅色甚鮮，問曰：「何處得此。」方食蜜飴，卽以賜馮，親爲納之袖中，油盡污乃止。馮退而泣。

紀述二

上初卽位，好爲大書，內使環立求書者常數十紙，而外廷臣僚得受賜者，惟內閣、講臣數人而已。所賜江陵如「弼予一人」「永保天命」「爾維勗葉」「汝作鹽梅」「宅揆保衡」及「捧日精忠」。堂閣之扁，不可數計，字畫遒勁，鸞迴鳳舞，濡毫揮灑，頃刻而成。時聖齡十餘歲矣。一日，謂相君曰：「朕欲爲先生書『太岳』二字。」相君曰：「主臣不敢。」上乃已。

甲戌四月，內賜輔臣江陵張公居正「宅揆保衡」四字，桂林呂公調陽「同心夾輔」四字，六卿「正己率屬」各一，講臣六人「責難陳善」各一。時行尚未與講。六人者，學士丁公士美，宮坊何公洛文，陳公經邦，許公國、學士申公時行及翰撰王公家屏也。丙子，殿讀張公位及行補人講

幄。一日，上顧相君曰：「新講官二人尚未賜與大字。」相君曰：「惟上乘暇揮灑。」一日，內使濡墨以俟，上遂大書二幅賜位及臣行。字畫比賜諸公者稍大，而老成莊勁又若勝前歲者。蓋御齡已十五矣。

甲戌五月，翰林院中吏舍有白燕一雙，獻之內閣，又閣中蓮花早開，相君並以獻。上溫旨諭答之。已而出白燕送相公所，不知何故也。傳聞白燕奏人，馮璫使謂江陵曰：「主上冲年，不可以異物啟其玩好。」又一中使語予曰：「白燕，相君所獻耶？大非宰相事。不聞越裳之雉耶？昔正德時，中官橫甚，莫之敢指，惟太監呂憲者，以清謹著聞，甚惡其曹所爲，第不能拯耳。憲嘗鎮守河南，有獲白兔以獻者，中丞臺送憲，約共爲奏上之，憲乃置酒召中丞飲，腊兔送酒，中丞大愕，問故，憲笑曰：「夫貢珍禽異獸以結主歡，乃吾輩所爲，公爲方鎮大臣，奈何獻兔？」中丞大慚。憲，濟南陽信人也。」

萬曆丙子，內閣奏設起居之職，以日講六人日直起居，史官六人分纂六曹章奏。御門早朝，起居、史官立於螭頭之下，駕出則扈從。上一日顧見史官，還宮偶有戲言，慮外聞，自失曰：「莫使起居聞之，聞則書矣。」起居之設，有益於君德如此。惜其職不盡舉耳。

丙子三月，上出宮扇三十柄，命講臣六人題詩。扇繪花木鳥獸，各書四柄。六人者，學士申公時行、宮允何公洛文、陳公經邦、宮贊許公國、太史王公家屏、張公位也。

丙子，上於宮中檢得成祖四駿圖以賜相君。四駿者，成祖用兵所乘也。相君爲題咏奏之，上悅，賜金。已又檢成祖騶虞手卷一幅賜相君，相君藏之內閣，圖中一時公卿儒者皆有題咏，翰墨甚精。賜內閣者一小卷。仍有一卷，長數丈許，鋪文華後殿，僅乃竟卷，此則藏之內府矣。

丁丑十二月，上出畫冊一函，凡二十六幅，命講臣六人分賦。學士申公時行、宮諭何公洛文各賦五幅，宮洗許公國、宮允陳公思育、翰撰陳公于陞與行各賦四幅。奏上，賜銀豆。畫多蟲魚山水，半無款識，中有宣廟御筆數幅，精絕特甚。行所分者，宣廟汀鷺一幅，其二，則馬遠、馬麟山水及鸛鵲也。

丁丑，行在講筵。一日，講官進講論語，至「色勃如也」，讀作入聲，主上讀作「背」字，江陵從旁厲聲曰：「當作『勃』字！」上爲之悚然而驚，同列相顧失色。及考注釋，讀作去聲者是也。蓋宮中內侍伴讀，俱依注釋，不敢更易，而儒臣取平日順口字面，以爲無疑，不及詳考，故反差耳。此一字不足深辨，獨記江陵震主之威，有參乘之萌而不自覺也。

己卯，上在西城飲酒，有慈寧內侍二人在旁，上使歌新聲，辭以不能，上醉而怒，取劍將擊之，爲諸奄所勸而止，乃割其髮。翌日，太后大怒，遣人傳語閣臣。江陵具狀切諫，其詞甚激，有鬻拳之風，且草罪己御札，呈覽發行。而太后召上長跽，痛數其過，至云「天下大器，豈獨爾可承耶？」內中因有傳於上云：太后令馮璫向閣中取霍光傳人覽。上心以此大恨。再踰年，江陵遂

死，馮遂而張族矣。此後，太后憚上威靈，不復有所諭，輔導諸臣，亦不敢極力匡維，而初政漸不克終矣。江陵自失臣禮，自取禍機，敗在身家，不足深論，而於國家大政，有一壞而不可轉者，何也？凡天下之事，持之過甚，則一發而潰不可收，譬如張鼓急則易裂，譬如壅水決則多傷。卽以內使一事言之，人主在深宮之中，以醉飽過誤，斷一奄人之髮，不爲非過，而未至大失，輔弼大臣，付之不問，則猶有憚而改，卽欲規正，亦當從容陳說，使之自解，何至假太后之威，中外相應，制之股掌之間，使之藏怒忿志，蓄極而發，從此惟所欲爲，無復畏憚。數年以來，誅戮宦者如刈草菅，傷和損德，無可救藥，視一奄人之髮，相去何如？則持之太急故也。嗟夫！以善爲之，而不知其陷於太過，則不明於春秋之義者矣。

萬曆庚辰，文華殿西人內角門柱礎，有「天下太平」四字，拭之不滅。江陵以爲瑞也，請上臨觀。上見之不懌，曰：「此僞也。」因考宋史：紹興十六年，慶州民家朽柱有文，曰：「天下太平」。秦檜大喜，乞付史館，以飾和議之効。古今詐飾，往往暗合如此。然江陵倘曾考宋事，必不爲此。考武后時，有以丹漆書龜腹曰：「天子萬年」，詣闕獻之。宰相李昭德以刀刮盡，奏請付法。昭德雖有才略，而品地甚輕，猶能力排僞端，江陵自處何如，作此等兒戲，將爲昭德所笑矣。而聖明獨斷其詐，尤古帝王所不能及也。偶詢石上假字，蓋以龜尿書文入寸許，卽鑿取一層，亦自不滅，術家戲法類能爲之。上想知其故矣。

本朝家法極嚴，人主在母后前，跪而白事，立而侍食，不敢設座，此在事親之禮自不爲過。母后深居禁中，卽委裘植腹，不與大臣相接，前代垂簾之制盡罷不設，此在母后自處，亦甚有禮，然有一二太過，臣下瞻視心竊不安者。萬曆甲申，上奉兩宮同閱山陵，在兩宮輦前乘馬導引，不由中道，及山頂御帳，遙望兩宮幄前，主上立侍，臣下見之，心甚不寧，此亦失體。兩宮輦出，乘輿自當先行，卽以前導爲名，亦不必避道，御帳獻茶，上可退居別幄，亦不必立侍，使臣下望見也。宋時，明肅太后與仁宗同幸慈孝寺，欲乘車先行，魯宗道以夫死從子之義爭之，太后遽命輦後乘輿。冬至，帝率羣臣朝太后於內殿，范仲淹上疏，以爲天子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今顧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虧君體，損主威，非所以垂後世法。設使范、魯二公見今日之禮，必有以處此矣。而一時公卿侍從，倉皇望見，不敢冒陳，亦大闕典也。

後唐潞王卜相，以姚凱、盧文紀、崔居儉才行互有優劣，不能自決，乃置其名於琉璃瓶，夜焚香祝天，以筮夾之，此亦枚卜之意也。世皆傳金甌之覆以爲美談，而琉璃瓶事無引及者，豈以五代時事不足稱據耶？萬曆中，選擇尚主子弟三人入見，上親以其名呈太后，太后置金瓶中，焚香祝天，取其一，選上，卽時以緋袍覆之，送入春曹，其兩人陪人者，賜金綺罷出，送順天府庠。此昔所目覩，亦琉璃瓶之遺制爾。

穀山筆塵卷之三

迎鑾

一

天下之事有機，機之所在，有不可以理論而可以勢解者，以策士之所以勝也。凡天下之事，有可爲而不爲者，此其心必有所在而難於言，拂而語之，千百言而不入，探而操之，一二語而有餘，此所謂機也。秦檜之殺岳王，世以爲守金人之盟，綜其實，不然，殺岳者，高宗之志也，高宗志不在於迎淵聖而檜知之耳。我英宗北狩，羣臣疏請迎復，至再三不報，虜酋伯顏也先索人出迎，至再三不報，及送至都門，竟無一介行李及於迎駕，勢窮情極，遂至自入，景帝之心可知也。其語諸大臣曰：「當時大位，是卿等要朕爲之。」及遣使人虜，又命之曰：「若見也先等，好生說話，不要弱了國勢。」蓋欲激怒而絕之也。當是之時，君臣大義、骨肉至情，豈足動其聽哉？唯有利害可陳耳。設有戰國策士，必將說之曰：「今不亟迎上皇，虜日以上皇爲名，擁車駕於前行，人居塞上，攻剽城邑，守邊將吏不敢北向發一矢，又迫上皇傳旨，索金犒虜，邊臣何以予之？一年不迎，一年不止，是坐而自困也。此其小也。萬一上皇怨陛下不迎，扈從諸臣有如喜寧輩進策，擁

胡騎數萬，結一二邊將，由甘肅、寧夏而入，直至咸陽，復正位號，佈告天下，東向而請命於太后，陛下胡以處之？周王以狄兵人，有故事矣。此其遠者。萬一邊鎮親王有爲不軌之謀者，以迎駕爲名，稱兵塞上，假托祖訓，合從諸藩，卽其謀不遂，而朝廷固已多事矣。惟有亟迎上皇，奉入大內，則羣謀自解，禍難潛消，陛下安枕九重之上，孰與懸口實於天下而陰受其害耶？「此言一出，奉迎之使立遣矣。而在廷諸公，不聞有言及此者，迺徒以君臣骨肉之說進，宜其不入也。何也？利害之念重，必有甚於所慮者，乃可進也。」

二

嗟夫！于少保之功，豈不大哉！然君父蒙塵，普天怛痛，而少保以社稷爲重，擁立新主，無一語及於奉迎，豈非慮禍之深，不暇兩全耶？吁，亦忍矣！是時，去建文時方四十年，而人心不同，已至如此。然天下莫以爲非，豈非利害之說深溺而不可返耶？少保嘗自嘆曰：「此一腔血，竟灑何地！」其言悲矣。夫一心可以事百君，死生利害，惟其所遇，盡吾心而已，何所不可灑耶？當時，羣臣奉迎之請，景帝不欲也，使少保一言，未必不信；其後，易儲之議，使少保以死爭之，憲廟亦未必出宮。徘徊隱忍，兩顧不發，身死西市，欲恨無窮，可不哀耶！夫「社稷爲重，君爲輕」之言，爲人君設也，非爲人臣權衡於送往事居之間可以是語決也，若乃登埤而謝曰：「國有君

矣」，所以消敵人之望，如分羹之對耳，豈爲私議於君臣之間，可以是爲動止哉！而一時迂緩之士，卒以爲口語，至使君父辱在旃廬，坦然不問。社稷爲重，君其弁髦耶？

藩封

高皇帝衆建藩國，封二十四王，且半天下，惟吳、越不以封，以其膏腴，閩、廣、滇、楚不以封，以其險遠，慮至深也。然事有便利，不可不變通者。卽如雲南一省，上古所不臣，自入版圖，卽以西平世守，黔寧之烈，民吏畏服，二百餘年來，聲教洽暨，「一」可謂便矣。然沐氏盤據既久，人心頗附，漸有跋扈之志，如朝弼兇殘不道，自干法紀，朝廷索二婦人，至二十年而不得，非今上英明，縛而付之法吏，不幾唐之中葉哉？夫沐氏強，則尾大不掉，朝廷之法不伸，沐氏衰，則屏翰不固，朝廷之威不振，皆非長計也。莫如建一親王，開府其地，將鎮守之兵改爲護衛，使得統兵御史，與國初諸王等，黔國以下，悉聽節制，內可以裁沐氏不共之心，下可以堅滇人嚮化之志，即使楚、滇之路聲教有梗，雲南猶國家有也。假如交趾未棄時，建一藩國，使得握兵御史，毋與內諸侯同，其人以爲有王，不復生心，而交南長爲國家有矣，孰與捐之夷狄乎？故元混一華夏，六詔西域皆王其子弟，厥後，元帝北遁，梁王保有雲南，蜀夏既平，乃人王化。其在西方者，亦竟不得剪除，則封以爲王，哈密是也。此非其已效耶？或曰：王而握兵，不有江右之慮耶？此不達地勢

者也。寧濠據江漢之上游，謂之建瓴而下，滇南處一隅之絕徼，謂之仰面而攻，安有仰面而攻可以取勝者耶？且夫萬里遐荒之徼，而欲與中國爭衡，則公孫不國於白帝，尉陀不帝於南海矣。或曰：炎荒遐裔之區，以王親子弟，不幾於竄耶？此又不然。夫閩、廣、滇、貴皆膏腴樂土，百物所生，而齊、魯、燕、趙之地有不及也，其視山、陝邊郡，苦樂又相懸絕，試取山、陝邊郡一府宗室頗少〔二〕者遷之雲南有不樂就者耶？嗟夫！天下無事而爲迂恢之談，人必笑以爲狂，且言于時禁，動慮後患，誰肯倡不急之議以駭衆聽？姑記之，以備一策耳。

唐制，諸王食邑不過千戶，乃漢封一小侯也，公主不過三百五十戶，太平獨加至五千戶，可謂侈矣。本朝公主食邑不及前代，而親王歲祿，本色萬石，則過唐、宋遠矣。

國家分封諸王，體貌甚重，其後宗人蕃衍，族屬益疏，又以祿糧支給仰哺有司，於是禮體日以衰薄，故親王有不受方鎮之拜者，有以刺書名與百吏爲平交者，有守臣傳呼而出，郡王引車避之者，有下邑令長入郡城不謁親王者，皆非禮也。新進書生，不讀令甲，萬一有舉祖訓以摘者，其何說之辭？士君子立官行己，自有正道，不在以虛文取勝，博剛峻之名，反自干法紀，爲識者所笑。近見一二近臣出使藩府，卽與親王爭禮，取勝於揖讓之間，以爲不辱君命。予嘗笑其迂。蓋事有同形而異情者。如出使敵國，則折敵國之禮所以尊朝廷，奈何以敵國外夷視親藩而與之爭勝？天下一家，自分藩籬，此褻君之大者，不辱何居？

恩澤

古時，將相大臣祿賜甚厚，與今相去遼絕，如漢時，將相封侯皆有國土，而人主賜予動至千萬，卽如賜黃金百斤，將相之常也，以百斤計之，爲黃金千六百兩，直白金數千矣。如唐時，宰相食料，一月三千緡，一緡爲千錢，當直三千金矣。古之上將、三公，其富與今親王等，視一品秩祿何啻十百？亦其時物力充溢，公私給足，與今不同也。

漢臣賞賜，如官儀所載：臘賜，大將軍、三公錢各二十萬；特進侯十五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尚書三萬；侍中大夫各一萬；千石、六百石各一千；虎賁、羽林郎二人共三千。此舊制也。章帝寬仁，賞賜羣臣過於制度，則又不止於此矣。本朝三大節止於賜鈔，鈔法不行，止爲故事而已。世廟在西內，賞賚入直大臣，每每隆渥，而方士、法官之流，皆得橫賜，爲煩費耳。今上卽位，歲時大節，閣臣、講官多有金帛之賜，而六卿以下皆不得與。然每節費數十萬，則官眷內臣皆仰給歲時賞賚以自潤，其勢不可已也。較之前代，費亦嗇矣。

唐制，文武朝臣五時賜衣，皆以製成之衣賜之也。杜詩云：「意內稱長短，終身荷聖情」，又云：「賜分雙管筆，恩降五銖衣」是矣。又其時，百官遷轉賜緋，皆出內府。不知宋制何如。本朝絕無此典。惟百官月俸有折絹之名，而輔臣侍從間有匪頒之賜，亦內帑文綺，非有成衣也。新

中進士，國子監給羅襪，猶有古意。

唐初，三品以上賜金裝刀、礪石，一品以下則有手巾、筭袋。開元以後，百官朔望朝參則佩筭袋，各隨其所服之色，餘日則否。此則宋時魚袋之製也。本朝文武大臣扈從車駕，則賜繡春刀、柳瓢、茄帶，亦是此意。但唐、宋通服以爲章彩，今止以充賜近臣，而不以爲法服爾。

唐賜彩十段，爲絹三疋、布三端、綿四屯。若雜彩十段，爲絲布二疋、紬二疋、綾二疋、縵四疋，亦曰賜物十段。今制賜衣一襲，爲三匹。

三代以下待臣之禮，至勝國極輕，本朝因之，未能復古。第舉喪禮一節：兩漢時，王公將相葬日，天子御門望送，魏、晉哭於東堂，六朝人主臨吊，至唐、宋猶有望送臨吊之禮，本朝，惟國初二三元勛有車駕親臨者，自後無復此事，惟是一品大臣輟朝一日，人主素服臨朝，其後率從省便，惟於歲終一日并行而已。然賜葬賜祭頻繁優渥，恐前代不能及也。至於推恩三代，一如見爵，則尤千古曠絕之恩矣。

今元宵節假，卽唐人賜酺之遺意也。唐制，百官於春月旬休，選勝以樂，自宰相至員外郎，凡十二筵，各賜錢五千緡，玄宗或御花萼樓邀其歸騎，留飲盡歡，此雖非三代之法，亦太平之象，君臣相悅之風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人臣奉官修職，夙夜在公，而以一日之逸，償十日之勞，聖人不費焉。成祖遇元宵令節，百官休沐十日，飲食快樂，正是此意。近年以來，上以文法束

吏，下以刻核取名，今日禁宴會，明日禁遊樂，使闕廷之下，蕭然愁苦，無雍容之象，而官之怠於其職，固自若也。辟之天道，有煦嫗和熙之氣遊於兩間，而後萬物發生，百昌皆遂，必使慄慄迫慘，無樂生之心，此近於秋冬斂藏之氣矣，豈所以調六氣之和，養熙皞之福哉！

漢時，每大有慶，輒賜民爵一級，不知其制何如。唐時，如劉知幾所陳：「海內具僚九品以上，每歲肆赦，『三』必賜階勳，『三』至於朝野宴集，公私聚會，緋服衆於青衣，象板多於木笏。」可見當時賜爵之濫。然察其語意，蓋見任庶官普加階級，而不及平民，與漢稍異。宋時，每遇郊赦，普賜恩階，所及雖多而時頗希闊，與唐亦異。然皆賞不酬功，舉非論德，名器大濫，不足爲榮。本朝無此法矣。惟覃恩大慶，各與應得錫命以爲恩典，較之前代最爲得體。

三代，天子巡狩，有召見百年之禮。宋時，民間百歲者，部使以其名聞，詔賜粟帛及爵，猶有古意。近時此法不行，山澤之民，有年至百歲而長吏不知者，老老之仁，蕩無存矣。萬曆辛卯，武林鍾化民巡按山東，行部登萊海上，會有養老之令，詢訪二郡境內八十、九十者，召至行臺，面加存問，至繪爲一圖，中間至九十以上者，幾十人焉，可謂奉行德意，有三代之遺矣。而時俗目爲迂遠不急，俗之敝也久矣。

國體

本朝姑息之政甚於宋代，但其體嚴耳。宋時，待下有禮，然至於兵敗必誅，賊罪必刑，未有姑息遷就以全體面者。本朝無其恩禮，而法亦不行，甚至敗軍之將，可以不死，賊吏巨萬，僅得罷官，是吞舟之漏也。至於小小刑名，毫不假借，反有凝脂之密，則重輕胥失之矣。

宮禁，朝廷之容，自當以壯麗示威，不必慕雅素之名，削去文采，以褻臨下之體。宣和、艮岳苑囿，皆倣江南白屋，不施文采，又多爲村居野店，宛若山林，識者以爲不祥。吾觀近日都城，亦有此弊，衣服器用不尚髹漆，多倣吳下之風，以雅素相高。此在山林之士，正自不俗，至於貴官達人，衣冠輿服，上備國容，下明官守，所謂昭其聲名文物以爲軌儀，而下從田野之風，曲附林臯之致，非盛時景象矣。

唐莊宗苦禁中溽暑，欲擇高涼之所，皆不稱旨，宦者因言：「臣見長安全盛時，大明、興慶樓觀以百數，今日宅家曾無避暑之所，宮殿之盛，不及當時公卿第舍耳。」此雖迎合之言，其實，兩京盛時，公卿第舍有侈於洛州行宮者，盛衰之跡，此其可見者也。因考漢、唐以來，將相大臣祿賜豐渥，居處華盛，類合王侯，下至宋、元，稍覺不及，及我朝，則益儉矣。勳臣世爵，往頗繁華，近日窘迫已極，惟親藩、中貴猶覺華侈，文臣位至極品，一措大居耳，寓居都市，下同齊民，元輔之居，不容旋馬，其他可知。此於士風甚雅，於國容則未備也。

天下財力止有此數，不在此則在彼。漢時離宮別館至於百千，崇麗造天。宋、元以來，正衙

之外，離宮甚稀。至於本朝，則大內之宮亦止一二，而都城內外寺觀數十百所，金壁焜煌，略如帝居，則漢代離宮之盛，化爲佛土矣。前代公卿大臣，居處服食不減王侯，本朝卽元勳大臣，自奉儉陋，而親藩有土之貴，宮廷服用與人主相埒，則漢、唐大臣之饗，歸於天潢矣。夫人臣之盛歸於天潢，固其所也，人主之居化爲佛土，不亦過哉！

漢時，郡國守相置邸長安，唐諸路大使皆有進奏院，宋真宗時置朝集院於京師，凡陞朝官到闕，並館於院中，官給公券，兵士隨直，惟可至朝堂省部，不得他往，此法亦善。今人覲司府等官，皆自僦民居，及考察坐棚類如拘囚，殊非體面。若令一省自備公費，各置一邸，以待朝集之吏，亦大體也。今上下相察，密於鈎考，而紀綱所在，視爲不急，未有不以予言爲迂也。

大明門前府部對列，棋盤天街百貨雲集，乃向離之景也。往時五部升堂，或至午刻，予在南宮，自恐廢時失事，且示怠緩，令以巳時升堂，頗覺嚴肅。數日後，偶求一書，向部門書肆覓之，則以堂事早畢，投文人散，書肆隨之而撤。予因悔曰：「誤矣。」五部在天街之左，天下士民工賈各以牒至，候謁未出，則不免盤桓天街，有所貿易，故常竟日喧囂，歸市不絕，若使俱以巳刻完事，候者皆散，市肆無所交易，亦皆早撤，則日中之景反覺寥闊，非國門豐豫之景矣。因嘆前人舉事皆有深思，正不可以一時意見妄爲更移。且部堂之政，乃朝廷大體所關，與有司法守不同，亦不必慕勤敏之名，失博大之體也。因令所司，投牒升堂一如故事云。

儀司「四」集進表包袱，分送三堂，供僉從之衣，此古所謂集上書囊以爲帷帳者，雖未大傷，然於大臣體面，亦屬不雅。若將此項留作三堂公用，如出門中火及束套、書帙之費取足其中，歲可得數十金，亦頗足用。祠司既無別項支費，教坊編派勢不可已，宜將各項名役盡爲裁革，留作寫字名色，遇內府文移有所需索，令其稍備錙銖，以應其索，亦未爲過，惟以供億堂司，則甚失體耳。

管子治齊，設女閭七百，徵其夜合之資，以助軍旅，此在王政視之，口不忍道，卽後世言利之臣，亦未嘗權算及此者，此可鄙亦甚矣。而近日所在官司，乃有稅及此等者，如臨清之差役，通州之餽程，多取諸此。此弊政之當革者也。不但有司，乃至禮部堂司，出入供需，或令教坊人役治具以從，此最不美之事。當在部時，屢欲裁革，以請告匆匆，未及設爲章程，第遇公出，令所司別具資費給賞其人而已。此在必所當革而別議公費可也。後有賢者亟行之。

沈大宗伯在部，於禮教風俗銳意匡正，前後所奏禁奢抑浮不下數疏。一日，言及倡優一種，最傷風化，欲建議通行天下盡爲汰除。予曰：「此恐不能爲，亦不必爾。自古以來，有此一類，先王以禮防民，莫之能廢，必有以也。何者？天地六氣，自有一種邪污，必使有所疏通，然後清明之氣可以葆完，辟如大都大邑，必有溝渠以流其惡，否則，人家門庭之內，皆爲穢濁所留矣。先王救俗之微權，有不可以明喻者，存而不問可也。」沈公以爲然，因止其事。

三代以下，國體之尊，莫有過於我朝者。如漢、唐盛時，與匈奴、烏孫猶稱甥舅之禮，宋之全盛，與契丹爲兄弟之國，此其最尊時也。本朝控制四夷，皆爲臣妾，北虜之裔，厥角受賞，卽其君長，不敢與邊臣抗違，其他西域諸夷，自稱奴婢，視甥舅兄弟之國，何啻霄壤？乃近日一二小夷，梗化方外，在朝廷視之，猶蚊蟲癬疥，而當事之臣，不及遠稽前代，論事建畫，稱引失體，幾取唐、宋之末以相比，況非惟事機不合，其於名言之體，亦甚失矣。辱國之罪，莫大於此。

嘗謂天下之事，有不可膠柱而談者，因時制宜，在人所處耳。萬曆乙亥，西域獻千里馬，養之邸中，太宗伯以部檄却之，不爲上奏，時以爲得體。予竊以爲不然。何也？彼遠人慕義，從萬里獻馬，復使之持去，以爲朝廷惜賞馬之費，意必怏怏，不如以詔旨却之，而賞其道里之費，與所獻略相當，不則，受之以付北邊爲候騎，可以示西域，不貴其馬，以折其心，可以示北夷，中國候望有西域寶馬也。此與朝廷之體無損，而事又兩益。乃徒以漢文却馬事爲比，則迂矣。千里馬，乃天方國所獻，時儀部唐君鶴徵主會同館，嘗邀予輩數人往觀，馬青驄色，耳如竹篴，鹿頭鶴頸，不甚肥大，而神駿權奇，意態閑遠，步之堦墀，盤旋如風，恨不見其一騁耳。因憶李、杜詩中所稱，殆非虛語。

唐時，禁京城勾者，分置病坊於諸寺以廩之，亦謂之悲田院，卽今蠟燭、幡竿二寺也。從古都會之地，乞丐遊食者衆，故唐、宋以來，皆有悲田之設，第不知當時有司奉行何如。如今蠟燭、

幡竿二寺，所養貧人不及萬分之一，而叫號凍餒充滿天街，至於不可聽聞，則二寺之設亦何爲？公卿大老有載錢自隨，車馬所過，輒散以予之，每逢呵殿，羅列道旁，小民相傳以爲美談，此所謂惠而不知爲政也。身爲公卿，海隅一夫，咸使得所，闕廷之下，流離叫號，是誰所致？而乞與一錢以爲私惠，若里巷婦人之爲者，豈惟不知職掌，亦非所以壯國容也。

校勘記

- 〔一〕「洽暨」，暨「天啟本作」洎」。
- 〔二〕「頗少」，少「疑當作」多」。
- 〔三〕「唐會要卷八」階條引劉知己疏「肆赦」作「逢赦」。
- 〔四〕「儀司」，天啟本作「儀制司」。

穀山筆塵卷之四

相鑒

宋時，宰相省閱進奏文書，同列多不與聞。熙寧初，唐介參政，謂首相曾公亮曰：「身在政府而事不與知，上或有問，何辭以對？」乃與同視。後遂爲常。介之請，公亮之從，皆政體也。朝廷防宰相之專，設參知以爲陪貳，而不與省閱，職守安在？勢之所歸，不免專擅，有自來矣。本朝六部奏疏，例皆三堂同署，而謀畫源委，左右二卿往往不得與聞，惟奏牘已成，吏衙紙尾請署，二卿以形迹顧避，亦不問所從，至於曹銓進退人才，頗關要秘，甚或在廷已聞，而兩堂不知，惟太宰一人與選郎決之，此非與衆共之之義也。正卿與郎吏爲密，視同列爲外人，及有不當上心，奉旨對狀，左右二卿又難以不知爲解，是不使之與其謀而使之同其譴也。豈但政體有失，亦非人情矣，而積重難返，至於成習，不亦異哉！內閣本揭署名，體亦類此，往往復有密揭，則更無從與聞矣。臺衡之地，遂樹荆榛，可慨矣！

首相之權，自古爲重，賈似道「一」當國，葉夢鼎爲右相，有愬求恩澤者，夢鼎以爲可與，似道以爲非己出，罷省吏數人，夢鼎怒曰：「我斷不爲陳自強。」卽上疏，又爲似道所阨，乃引杜衍故

事，單車宵遁，可謂不降志矣。大體次相之體，取拱默爲容，引嫌自避，稍涉可否，便是異同，相沿成俗，牢不可破，要皆叔季之風也。今元凱岳牧集於一堂，同心一德，甲可乙否，不失爲和，安取此瑣瑣形迹爲也？

宋王珪，自政府至爲首揆，凡十六年，無所建明，有「三旨相公」之目，傳笑史冊。本朝泰陵在位，淵嘿日久，一日召見輔臣，有所訪問，猝不能對，但叩頭呼萬歲而已，當時目爲「萬歲閣老」，可作一對。

貴溪夏公言以大禮得幸，從都給事中遷御史中丞、翰林學士，遂至大用，世廟眷禮寵遇，無所不至。其後，上於宮中祈禱，禁直大臣皆賜星冠，夏不受，上大恨之，卽賜策免。已而復思之，一日，於几上書「公謹」二字，公謹者，夏字也。左右窺知上意，因留其字不除，上復過之而笑，左右密語分宜。分宜固恨夏，不得已，欲自爲功，因白上：「故輔臣言可詔用也。」有詔徵詣闕下，比至，數使迎問於道，寵眷倍昔。分宜心害之，未有間也，而事之甚謹，至不敢與分席。夏公性頗伉直，見上委任，無所顧忌，視分宜如無也。分宜益恨，日夜求以中之。會督府曾公銑建議請復河、隍，夏公喜事，從中主之。然上意頗憚，不欲，爲分宜窺知之，因以此中夏。先賂左右爲計，伺上禱祠時，卽日以曾公請兵疏上，上固不快，令夏公擬旨，力贊其議，又以上有事時奏之，上因問曰：「此事竟可成否？」左右皆曰：「萬歲不問，奴不敢言。」曾見銑疏來，舉朝大臣，相顧駭愕，

以爲召釁生事，危可立待。」上色動，以札密問分宜，分宜密疏：「此事決不可成，獨言力主之，臣等實不與聞。」上怒，遂逮銑下吏於死，夏公亦以其故死西市也。

分宜相嵩既殺貴溪，逐諸城，專任二十年，獨華亭與之左右，勢且不免。會吳中有島寇，華亭卽卜宅豫章，佯爲避寇之計，有司爲之樹坊治第，附籍江右，又與世蕃結親，江右士大夫皆講鄉曲之誼，於是分宜坦然不復介意。已而謀逐分宜，世蕃誅死，卽鬻南昌里第，解江右之籍。

分宜相在位，江右士大夫往往號之爲父，其後，外省亦稍稍有効之者，趙文華者，其最也。文華既以父分宜，故位至卿佐，得上寵眷，廼稍欲結知人主，不稟其命。一日，密進藥酒，方言「授之仙，飲可不死。獨臣與嵩知之。」上曰：「嵩有此方不奏，文華奏我。」分宜聞之，大懼且恨，立召文華問曰：「若何所獻？」對曰：「無有。」分宜取進酒疏示之，文華長跪頓首，分宜怒叱之，不起，呼左右拽出，命門者毋敢爲文華通。當時，分宜一睚眦者，立族矣。文華日夜憂懼，不知所出，從世蕃乞哀，世蕃憐之，爲白夫人，夫人以其兒也，殊不忍其穀觶。一日，相君洗沐，義子皆來起居，置酒堂上，相君、夫人上座，義子及世蕃列侍，惟文華不得入，乃曲賂左右，伏於櫺軒之間。酒中，夫人曰：「今日一家皆在，目中何少文華？」相君嘻曰：「阿奴負人，那得在此？」夫人因宛轉暴白，相君色微和，文華遽走入，伏席前涕泣，相君不得已，遂留侍飲，盡歡而出。其後竟不能免也。蓋分宜所殺甚多，大抵元出門下而後棄去者，此其人得罪，深於不相知。足爲奔走

權門者之戒矣。

豐城有大司空，才臣也，其始，因緣分宜得九列。壬戌，萬歲宮災〔四〕，分宜請還大內，上甚不悅，乃稍屬意華亭，分宜肺腑卽有去事華亭者，司空其前茅也。一日，分宜在直，司空侍坐，分宜嘆曰：「近日少湖間承一二密札，遽作驕腸，何其不廣？此老夫二十年前光景也。」司空卽大聲曰：「徐老先生自是高義，相公未可厚非。」分宜大詬曰：「若非吾里子耶？何得爲他人乃爾！」司空應聲曰：「某官一品尚書，奈何以語言辱我！」分宜罵曰：「尚書誰所乞與？敢爲此態！」司空卽走白華亭，華亭密奏狀，上札報曰：「嵩非詬禮，乃詬卿也。」自是，分宜日轡矣。

分宜相在位，權勢薰灼，中外累脇。家僮永年用事，公卿與之抗禮，號爲霍山先生〔五〕。得與霍山先生一遊者，自謂榮幸，方鎮牧守以下，不得與永年遊，一見蒼頭下走，無不折節。一日，有士人候門，久不得見，因求空地澆溺，一僮兒見之，卽提其耳大詬，其人遜謝求解，識者走視之，則一寺卿也。又一監司求見胄子東樓世蕃者，彷徨移時，一蒼頭方坐便房，令人理髮，監司求爲一通，蒼頭不應，監司以十金奉之，蒼頭卽擲於鑷工，以示不屑，其人駭懼，謀之相知，益金若干以進，蒼頭方首肯，令得一見。至其所奉東樓父子者，又不知幾何矣。

東樓狎黠，善以數御物。一日，與客坐，適有餘氣，客卽拂鼻問何異香，東樓佯驚曰：「失氣不臭者，病在肺腑，吾其殆矣。」以釣客語，客少許又拂鼻曰：「却也微有氣息。」東樓大笑，以告所

親。蓋亦輕之也。

膠州有藍道行者，善降紫姑〔六〕，走住長安，出入公卿門下。華亭欲逐分宜，念無以間其寵，有言道行者，因薦之。上召入禁中，使言禍福，奇中，上甚信其言，待以決事。一日，分宜有密札言事，華亭以報道行，道行即爲紫姑語：「今日有奸臣奏事。」上方遲之，則分宜札上矣。上即疑焉。或以告鄒御史應龍，鄒以爲奇貨，恐有先之者，即遽上劾。不及盡得其事，惟取一二著者列之，使稍從容，當頗詳耳。

分宜在位，權寵震世，華亭屈己事之，凡可以結歡求免者，無所不用，附籍、結姻以固其好，分宜不喻也。其後，分宜寵衰，華亭即擠而去之。林御史潤復奏世蕃怨望謀逆，有旨藉沒其家，將處以極刑。分宜托華亭之客楊豫孫、范惟丕者居間求解，以重賂進，華亭欲弗受，二客曰：「公若不受，彼將疑公，受之以釋其疑可也。」賂入，華亭心動，欲爲道地，免世蕃死，二客又曰：「彼若得免，人將疑公，殺之以絕衆疑可也。」翌日命下，世蕃赴市矣。一客幸於華亭，意氣張甚，知者意其必有陰報。已而，楊至湖廣巡撫中丞，謝罷，夫人爲弟所殺，楊又正弟於法，死者二人，范至雲南副使，一子舉於鄉，携一名妓北征，死於舟中，輿尸而歸，人以爲嚴氏之報也。又三十六年，爲萬曆丁酉，嚴之孫貧甚，往往嚇徐以寄貲爲言，徐氏弗應。

華亭相，其父故府吏也，生兩子，長者相公，其次陟爲少司空，並以進士位至卿相，可謂榮

矣。然其昆弟頗失歡，積久成郤。相公柄政，少司空以南廷尉攷績諸闕，相君處之落落，司空甚恨，卽上書告相公陰事，其詞甚不可掃，因自罷去。相君遜政，司空逆諸江上，素服而泣，相君亦不問也。

吳人以織作爲業，卽士大夫家，多以紡績求利，其俗勤嗇好殖，以故富庶。然而可議者，如華亭相在位，多蓄織婦，歲計所積，與市爲賈，公儀休之所不爲也。往聞一內使言，華亭在位時，松江賦皆入里第，吏以空牒入都，取金於相邸，相公召工傾金，以七銖爲一兩，司農不能辨也。人以相君家鉅萬，非有所取，直善俯仰居積，工計然之策耳。愚謂傾瀉縣官賦金，此非所謂聚歛之臣也？以大臣之義處之，謂何如哉！

分宜業罷，華亭柄政，人心向慕，羽翼亦廣，新鄭高公拱一人樞府，卽與爭權。隆慶改元，新鄭自以御日登極，又性素直率，圖議政體，卽從旁可否，華亭積不能容。廣平人齊康者，新鄭門人也，上疏劾華亭，極其醜詆，時新鄭勢甚孤，又康言多謬，於是，舉朝大臣各具一疏，劾新鄭及康，而爲華亭解請，自六卿、棘寺下迨中書、行人，外至藩臬無耻者，凡二十八疏，時上方嚮用新鄭，左右又多其舊人，堅欲留之，後見舉朝嘵嘵，不得已罷新鄭。方是時，江陵張公居正與新鄭厚，見其狀，不平，往請華亭，華亭不聽。一日，華亭以政務咨之，江陵謝曰：「某今日進一語，明日爲中玄矣。」其明年戊辰，華亭卽罷。蓋江陵有力焉。

隆慶己巳，上特旨相內江趙公貞吉。內江素豪直自用，又爲上所識拔，江陵恐其逼也，謀召新鄭，而內監陳洪者，又新鄭里人，於是以太宰召還。庚午，新鄭入，其年罷內江。已而南充陳公以勤自去。其明年辛未，罷淮南李公春芳，又罷歷下殷公士儋。於是，新鄭以首相行太宰事，江陵並相，有詔不再卜云。新鄭之人也，對士夫語常曰：「華亭有舊恩，後小相失，不足爲怨。男兒舉事要正大磊落，若恩怨二字不能擺脫，尚何可云？」其時，朝臣盡信以爲大度。後柄用頗久，情志稍露，而門下奔走之士，各務鑿空効奇，以博寵祿，於是報吳之計決矣。廣平蔡國熙者，故華亭門下士也，以講學事華亭，號爲入室，至是，攘臂請行，至吳，卽諷郡邑刺華亭蒼頭不法。文致其三子皆論戍邊。三子者，一爲奉常，兩爲尚寶。華亭子孫牽衣號泣，華亭應曰：「吾方逃死，安能相活。」卽跳西湖避之。平湖陸五臺光祖者，亦華亭門人，與蔡同侍揮塵，因往爲華亭求解，冀以門牆故誼動之，蔡曰：「凡吾所爲者，皆爲相公地也，不如是，相公不安。」陸知不可奪，亦無所爲計。奏上，部覆未報，而新鄭逐矣。

新鄭之人也，江陵有力。其始，相得甚驩，如出一口。既而諸相皆逐，惟二人同事，新鄭稍稍自用，用宋程之策，間摘江陵之黨，江陵不能平也。己，會今上卽位，新鄭條上五事，大率禁中官之權，使政歸內閣，中官見之大恨。一日，內使奉旨至閣，傳諭云云，新鄭曰：「旨何人調？」中使以上意應，新鄭卽曰：「上冲年，安知調旨？」皆若曹所爲也，吾且逐若曹矣。」中使人言狀，馮璫

大恐，新鄭又已令臺諫六人劾之，馮璫又恐，謀逐新鄭益亟，按其奏不下。江陵卽行視陵地，往返三日，抵邸，稱病不出。一日，有旨召成國、內閣、六部至會極門宣諭，新鄭以爲臺諫疏行，且法馮璫也，甚有喜氣。或叩今日宣諭何事，卽應曰：「當是雙馬。」謂處馮璫也。江陵方卧病，令二人掖之而入，皆伏門下，中使捧詔，新鄭以手仰接，中使不也，以授成國，新鄭色變，及發讀之，乃逐新鄭旨也。自是官府一體，同心若蘭矣。

馮璫與陳洪有郤，洪者，高公同里，故亦忌高，而深與江陵相結。及上初政，高以顧命自居，目無羣璫，馮愈恨之，既去，猶不能釋然。會有王大臣之事，因風使引高公，使校逮其舍人。初高公大恐，而欲自決，及聞使者來第逮其僕，遂止，而御史大夫葛公守禮爲高力解，江陵意亦憐之，又朱太傅希孝多行金及賓客請於馮，馮知不可誣，亦稍解。及高公僕逮至，雜之衆人中以問大臣，乃不知面，遂奏釋僕。高公無恙也。

新鄭既爲江陵所逐，罷歸里中，又有王大臣之構，益鬱鬱不自安。一日，遣一僕入京，取第中器具，江陵召僕問其起居，僕泣訴：「抵舍病困，又經大驚，幾不自存。」江陵爲之下泣，以玉帶、器幣雜物可直千金，使僕齎以遺之。又新鄭家居，有一江陵客過，乃新鄭門人也，取道謁新鄭，新鄭語之曰：「幸煩寄語太岳，一生相厚，無可仰托，只求爲于荆土市一壽具，庶得佳者。」蓋示無他志也。萬曆戊寅，江陵歸葬，過河南，往視新鄭，新鄭已困卧不能起，延入卧內，相視而泣云。是

年，新鄭卒，無子，夫人張氏遣一僕入京上疏，求卹典，因齎千金器物往獻江陵，江陵却之，其僕泣曰：「夫人使告相公：先相公平生廉，所愛惟此器物，無子孫可遺，謹以獻相公，庶見此物如見先相公也。」江陵色動，憐之，乃盡納其所獻。翌日，卹典下矣。

萬曆初年，江陵用事，與馮璫相倚，共操大權，於君德夾持不爲無益，惟憑籍太后扶持人主，束縛鈐制，不得伸縮，主上聖明，雖在冲齡，心已默忌，故禍機一發，遂不可救。世徒以江陵摧抑言官，操切政體，以爲致禍之端，以奪情起服、二子及第爲得罪之本，固皆有之，而非其所以敗也，江陵之所以敗，惟在操弄主之權，鈐制太過耳。

自古大臣殊禮，至於贊拜不名而止，過則不臣矣。宇文護爲周太宰，有詔：「自今詔誥及百司文書，並不得稱公名。」甚於贊拜不名矣。頃者，江陵柄國，禮遇殊絕，上而旨勅，下而題覆，不曰「元輔」，卽曰「太師」，並不著其名氏，此待宇文護之禮也。當此之時，識者已爲之寒心矣，而羣小噲噲猶以爲未至也。假以歲月，何所底止？噫，亦險矣！人主年少，未能專決大政，大臣不宜受重爵，如漢武帝遺詔封金日磾，日磾以昭帝少，不受封，其後病困，大將軍乃自封之。日磾有大臣之義矣。今上十齡踐祚，未親大政，江陵遽逐中州，儵忽自貴，官至極品，何其識不如一亡虜也？

乙亥十二月，御史傅應禎上疏論事，引「三不足」之說以適江陵，而其辭不著，左右以江陵之

指，從臾激怒，目爲誹謗，上遂震怒，下吏問狀，大司寇王公崇古當之罰金，上不從，令謫戍極邊。丙子正月六日，上御文華殿開講，上召江陵問曰：「應禎以『三不足』誣，朕欲予廷杖，先生何以不肯？」江陵對曰：「無知小人，狂悖妄言，死有餘辜，但朝廷待言官當存體面，昨如此處置，外人已知朝廷紀綱，祖宗法度，皇上不必介懷。」上曰：「先生當盡忠報國，不要避怨。」江陵奏曰：「先帝臨終，親以皇上付臣，臣受皇上厚恩，捐糜難報，何敢避怨。」上曰：「昨文書官持本詣閣，二先生何不出一言，想也是避怨。」江陵復奏：「二臣皆臣所拔以事皇上，盡心爲國，決不避怨，但二臣事體與臣不同，凡此皆臣之責。」上曰：「科道何以申救？」江陵奏曰：「此皆故套，亦非有所欺慢。」上曰：「渠等疏中說應禎有八十老父，卽取登科錄檢之，禎但有母無父，此何謂不欺？」江陵又申解一二，天顏乃霽。二公竟無一言。二公者，桂林呂公調陽、蒲坂張公四維也。故事，朝紳下詔獄，同官及里人送至錦衣門外，及應禎下獄，江陵令錦衣余蔭偵送者以聞，於是給事中徐貞明、御史喬岩、李禎皆得謫去。未幾，而劉御史臺疏至矣。

丙子正月，劉御史臺方按遼東，具疏論劾江陵，而蒲坂、武林亦在指中，武林者，冢宰張翰也。有詔繫臺下吏，上使謂相君杖臺戍邊，江陵上疏論救，奪官爲庶人。臺與應禎同邑人，應禎以「三不足」之說奏，不過微文指斥，而臺疏數千言，攻擊相君不遺餘力，然應禎得禍甚於臺者，禎詞連袞職，故得中以危法，而臺直劾二相，不涉乘輿，卽上亦不甚欲竟之也，然江陵恨臺甚，竟

以法戍之，使至於死。

士夫相與，顧平日疏密如何，若爲浮慕一時之名而納交於賢者，亦好名之累也。劉御史臺與予舊曾相處，其出按遼左，亦曾分俸相遺，及論江陵逮舍，予策馬往候，同年故舊，視者甚少，惟習太史時甫在焉。或曰：「時甫子女姻家，不得不爾，子亦若爲往視，可謂好名。」予曰：「不然。人若素昧平生，卽有今日之名，而無因而交，若平時有舊，卽冒不韙，亦不得絕。此君原有往返，固不可畏咎而避，亦不爲慕名而交也。」

萬曆丁丑，江陵奔喪辭朝，上御文華殿西室，江陵墨纓入見，泣涕陳辭，上亦爲之拭淚，一時相傳以爲古今寵遇，而不知賈似道故事也。似道平時尊禮，至於入朝不拜，退朝而出，人主避席目送殿廷始坐。已而稱疾乞歸，人主涕泣拜留，至命大臣、侍從傳旨固留，日四五至，中使加賜，日十數至。此何禮也？江陵晚節禮遇，亦略相倣，至稱「太岳先生」，又過於往代矣。嗟夫！君上寵榮出於迫脇，大非人臣之福，有識之士以爲懼，不以爲榮也。

萬曆初政，一日，文華講退，上顧輔臣問閣臣呂本在家安否，江陵大怒，退召其子中書兗至朝房，問曰：「主上問尊公起居，何緣受知？」兗大恐，卽上疏自罷，旋被內察。蓋見上問及，恐其復用，故排抑之如此。然呂公事世廟，上尚未生，不知何以知其姓名，此亦必有說矣。因考宋史有一事相類，學士皮龍榮嘗爲東宮舊僚，理宗一日問龍榮安在，似道恐其召用，謂所司誣劾謫

竄，飲藥以死。權奸之專主，先後一揆，可嘆也。

江陵剛愎自用，頗類王安石，亦有「三不足」之說，爲御史傅應禎所劾，然其心術之公，尚不如安石遠矣。一日雷擊奉天吻，臺諫欲上公疏，往請江陵止之曰：「何必紛紛如此，既是雷電，如何能不擊物。」此其一證也。

方江陵盛時，士論洶洶，以爲必有異圖，予獨策其不然。自古奸雄欲盜人國，未有不結人心者，江陵十年在位，所行無一事不失人心者，此無他志可知也。又諸子連舉鼎甲，各列華要，方且慕圭組之華以爲榮寵，使其果有大志，安用此爲？以此二事，策其不然。

小人諂態，無所不至，古今一揆。蔡京在位，其黨有薛昂者，以京援引，得至執政，舉家爲京避諱，或誤及之，輒加笞責，已嘗誤及，卽自批其口。諂至如此，良可哀也。江陵在位，有朱御史者，爲人幕之客，江陵卧病，舉朝士夫建醮祈禱，御史至於馬上首頂香盒馳詣寺觀，已而行部出都，畿輔長吏例致牢餼，卽大驚，罵曰：「不聞吾爲相公齋耶？奈何以肉食餽我！」此又甚於昂矣。嗟夫！佞人也，誠以趨事權要之心事其君上，必爲忠臣，事其父母，必爲孝子，而甘心於此，人奴廁養不足爲污矣。

游七、宋九，卽梁氏之秦宮、霍家之馮子都也。一時侍從、臺諫多與結納，密者稱爲兄弟，一二大臣亦或賜坐命茶，呼爲賢弟，邊帥武夫出其門下，不啻平交矣。九之聲勢稍不及七，而能作

字，頗爲主人代筆，其富又過於七，求其所以得寵，皆食桃之歡也。同時有王五者，文雅不及七，而富次之，第其主人未甚當事，且以清謹爲名，不大烜赫耳。一日，五謂人曰：「近日有給舍過我家，宋九適一邊帥，遣使伺候元老，先通阿九，給舍問：『此誰也？』九對：『此某邊大將，在我相公門下。』給舍卽云：『煩兄通息於渠，願與交歡。』世有此等諫官，向吾輩求薦與邊帥遊，大可笑也。」以此言之，五之識過七、九遠矣。恨嘉靖間鶴山先生不及見後輩人品。東海漁人作五七九傳志之。

韓侂胄生日，羣寮畢集，吏部尚書許及之後至，閤人掩關拒之，及之大窘，會門闢未及閉，遂偃僕而入。及久之不遷，見侂胄流涕乞憐，不覺屈膝，遂得參政。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參政」之語，傳以爲笑。嘉靖中之嚴氏，萬曆初之張氏，公卿輻輳其集，蜂屯蟻慕，由竇、屈膝之事頗不乏人，不欲著其姓氏爾。權勢之薰灼，士風之萎靡，不亦可慨哉！

近世一二名文章家，虎視一代。嘗讀其所爲文，無論體格，卽識見志趣，有大可哂笑者。第舉一事：江陵相父七十，朝紳各以文賀，貢諛獻佞，惟力是視。衆方屬目一二作者，及見其文，莫不絕倒。或稱，嘉靖初年，上帝南顧荆土，將產異人，以相君寄之封君。或稱，相君爲衆父，封君爲衆父父，衆父父者，蒼蒼是也。中間不典之詞，大都類此。非其才不足，利害之心勝也。韓子論張旭草書，以爲「天下事無可動其中而後其書始精」，若諸公者，其有所動於中耶？

唐時，宰相領吏部尚書，選事悉委侍郎以下，尚書不親也。隆慶中，新鄭以首揆兼太宰，辰入內閣，已入吏部，部疏、擬票俱出一手，是左右奕也。新鄭之罷相，道出某郡，郡守某以其忤華亭也，故不爲謁送，留其行二日，或問故，曰：「此公得罪朝廷，義不當奉。」其後，新鄭再相，掌太宰，辛未大計，郡守已至憲使，新鄭於衆中數之，其人大慚，聞者皆笑。

萬曆甲戌，有詔發帑金若干，橋涿之胡良渡，大司空朱公衡力爭，又建玉女祠於涿，以內帑二千召司空修之，司空又爭，內中滋不悅。江陵故薦南司空武林張公翰爲太宰，司空以望當得，不能無怏怏，武林心害之。司空以甲戌六年滿九載考，其前十日，林諫議之疏上矣。江陵使謂馮璫：「太后比有興造，司空從旁格阻，司空門下多客，能撓內權。」馮璫主於中，司空遂罷。太后又嘗爲武清治第，費以數萬，司空稽故事，請多所裁抑，太后亦頗啣之。

河中太宰楊公博既去，當推太宰者，大司空、御史大夫。已而廷議會推，首御史大夫，次大司空，次南司空。明日，上御講幄，呼相君問曰：「昨所推葛某，非年老者耶？」對曰：「是。」上曰：「置之。」張某何如？對曰：「疎遠之臣，用之不敢負國。」上曰：「善。」命下，舉朝大駭，不知所出，蓋相公以御史大夫素戇，不能左右，大司空有才，交游多，恐其難制，不如疎遠者易指使耳。其票云云者，迹也。

賈似道加平章軍國，五日一朝，賜第葛嶺，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大小朝政，一切決於館客廖

瑩中、堂吏翁應龍，而宰執不與聞也。此與江陵盛時大相似。江陵聞喪在疚，三日不出閣，吏以函捧章奏就第票擬，次相在閣坐候，票進乃出，此與呈署文書又不侔矣。若徐爵以武校、游七以家奴與聞朝政，則又不啻瑩中、應龍之比矣。然宋雖末葉，猶能斬瑩中、應龍以正法典，而聖明之朝，乃不能明加典刑以法二豎，而使之老死獄中，姑息之政，何甚於宋乎？

校勘記

〔一〕天啟本作「宋賈似道」。

〔二〕「趙文華」、「文華」，原皆作「某某」。茲據天啟本改補。

〔三〕「卿佐」，天啟本作「尚書」。

〔四〕「萬歲宮」，當作「萬壽宮」。

〔五〕據世宗嘉靖實錄卷五百九「永年」作「嚴年」，「霍山先生」作「鶴山先生」。文曰：「嚴年尤爲黠狡，世蕃委以腹心，諸所謂官賣爵自世蕃所者，年率十取其一。不才士夫，競爲媚奉，呼爲鶴山先生，不敢名也。」

〔六〕「紫姑」，天啟本作「紫姑仙」。

穀山筆塵卷之五

臣品

古豪傑用事，求其才略，固亦可企而及，惟氣魄與望不可強。何謂氣魄？與人同恩，而能使天下感其恩，與人同威，而能使天下畏其威，此必有出於慶賞刑法之外者，所謂氣魄也。何謂望？位有與之齊而其勢獨尊，功有與之并而其名獨著，求其故，則不可得而指，此所謂望也。人臣之望有三：有德望，有才望，有清望。然近世若御史大夫德平、葛端肅公所謂德望，若太宰蒲坂楊襄毅公所謂才望，若大宗伯華亭陸文定公所謂清望。

穆考初政，新鄭以藩邸之舊，即欲自用，華亭積不能堪，因百計逐之。目太宰楊公、御史大夫王公及六官之長各率其屬上疏，及臺省屬官交章論奏，凡二十八疏，大略保華亭之功，劾新鄭之罪，以爲不可一日使處朝廷。穆考甚眷新鄭，及見論者日衆，不得已策罷之。是時葛端肅公守禮爲大司徒，而獨不上疏。少司徒二人，其一桂林徐公養正，新鄭之同館也，其一扶溝劉公自強，新鄭之里人也，皆請葛公上疏，葛終不肯，曰：「人之所見不同，有者自有，無者自無，何可強乎？」二公不得已，乃爲白頭疏上之。已而葛公自罷，徐遂遷南大司空去。其後二年，新鄭再

相，感葛公之誼，因召而用之。時劉方爲大司寇，新鄭從容語曰：「當時公等作白頭疏時，一何忍也？」劉曰：「當時若無此疏，今日安得在此？」新鄭曰：「葛先生尚在此耶？」劉爲赧然。葛公，廉直人也，新鄭第以舊恩用之，新鄭當大權，多所快恣，而葛掌御史臺，不肯附麗，新鄭亦少踈之。其後王大臣事，葛公又爲宛轉，以不及禍。交道始終如此公者，世不幾見。

御史大夫葛端肅公終身不置姬侍，年且五十，夫人以其老，求一姬奉之，公固不肯，夫人從臾百端，不得已一往，至則姬直侍卧內，略無羞澁，公卽拂衣而出，竟不復往。夫人挈至山西，往返數年，乃召其家返之，則猶處子也。公「」不好觀戲，掌臺時，嘗上疏禁之，長安中有潛用者，惟對公不敢作。隆慶辛未，東省迎新郎君，故事皆當用戲，御史以例備之，不敢白公，時濟南相君在座，御史對相君請問，葛公面斥御史，相君曰：「是某意也。」葛公曰：「公亦不宜有此。」疏吾所題，內閣所票，奈何自相矛盾。」相君不能應，遂揮妓樂以出。

華亭陸文定公樹聲登第四十年，立朝不盈數載，每遷一官，輒以病罷，閉門宴坐，焚香啜茗，卽親戚故人，罕接其面。嘉靖數十年間，海內清望，必以平泉先生爲第一。自其爲吉士移疾歸里，其後告滿詣闕，分宜柄國，官無大小，皆有定價，而館職尤重。世蕃知公無所繫，第使人索松江綾子二百疋，當以翰苑予之。陸公謝曰：「本不敢希翰苑，又實無一綾，惟公所置之。」遂不往謁。張龍湖公治，陸之座主也，爲之解於分宜，分宜曰：「彼陸生者，何其徑廷。」張曰：「蠢人，不

足較。」乃令出試。以南宮舉首，不得已授館職，而意終不釋然。龍湖憂之，乃私以錦幣四雙、白金四十使人持候分宜門下，使使召陸：「吾爲汝謁，可往見相公一謝。」陸從命往，龍湖又使嚴太史介之同行，至門，張公所遣使持金幣者以刺授陸，使自爲獻，陸公大愕，嚴告之故，陸公不言，懷其刺而入，一指卽出，終不出刺，分宜出送二公，見門左持金幣者，問曰：「此誰所具？」陸曰：「不知。」竟不獻而出。分宜大恨。陸公授職未幾，又以告去矣。數告數起，歷南雍、南部時，華亭當國，公落落穆穆也。萬曆改元，以大宗伯召，在位踰年，與內閣論事不合，復稱疾求去。

汶上太宰吳介肅公嶽，清操絕代，嘉靖末年爲真定巡撫，見分宜虐焰，卽移疾自罷，屏居南旺湖上，茅屋數間，薄田一二頃，僅給衣食，日惟默坐一室，閱禪經數卷。客有過者，亦時或出見，或留設食，食不過數品，率脯菜三四品。然不出謁客，有時遊行，惟跨一驢，或諷其矯，公曰：「吾罷吏居家，從來不用邑中夫役，欲覓輿夫，力又不能，老不能騎馬，故跨一驢，取其簡便，實不矯也。」及嘉靖乙丑，分宜罷相，華亭當國，收羅海內人望，乃起公爲御史中丞，報者以檄至，僕入白狀，公方趺坐行氣未已，僕白一二語，搖首不答，僕不敢言，出俟門外，可炷香頃，乃下牀索檄觀之，擲不更視，已而親友從臾，乃出就徵。一時士論翕然，以爲得人。

瓊山御史大夫海忠介公瑞，嘗爲閩中邑博士，御史行縣，詣學宮，令長以下皆伏謁堂下，惟公平立不跪，曰：「若至臺院，當以屬禮見，此堂乃師長教士之地，不當詘體。」兩訓導夾公而跪，

公立其中，時謂之「筆床博士」。已而，浙江省試，延爲主考，公欲以故事自出試目，御史不肯，公卽呼其從者，出聘幣返御史，曰：「試目，考官事也，以考官召而不得與事，於義謂何？」卽拂衣出。二司宛轉留之，竟出一目乃已。後遷一令，召入爲戶部主事，止携一奴入京，寄居一寺，出門，未嘗有鑰，僧入其室視之，惟故袍一領而已。乙丑，上封事，時自分必死，人亦無有以更生望之者，已而竟免，蓋華亭相公有力云。傳聞公疏卽入，世廟震怒，握其疏，繞殿而行，曰：「莫教走了！」一宮女主文書者在旁竊語曰：「彼欲爲忠臣，豈肯走乎？」已而，召黃太監問之，黃曰：「此人極戾，朝臣皆惡之，無與立談。昨此疏既上，其僕已亡去矣。」上問：「何以處之？」黃曰：「彼欲以一死成名，皇上殺之，正彼所甘心，不如置獄中，使之自斃。」上是其言，既而有旨：「此畜物有比干之心，但朕非紂也。」公在獄中三年，遇穆考登極，赦以爲大理丞，已而拜都御史。

海忠介公爲御史中丞，出撫蘇、松，行事過於核尅，出入自乘一馬，以二杖前呵，如在內，僉堂之儀，自令長佐吏下逮津令，皆令錦繡人見。此雖故事，一時創見，無不駭耳。至於裁革過客夫馬及抑損士夫，則其致怨之由。以是，吳人大譴，不能安席矣。傳聞吳中大飢，海公欲勸借富室，先召溧陽史太僕，使出三萬，太僕不得已，以三萬應，海乃往請華亭相君，乞捐所有以振鄉里，相君不得已，以數千畀之。又，華亭家人多至數千，有一籍記之，半係假借，海至相君第，請其籍削之，僅留數百以供役使，相君無以難也。然自是華亭賓客、蒼頭毋敢借聲勢橫溢。世謂

海受華亭恩厚，以是窘之爲負義，其實有益華亭，然於報施之義則左矣。

萬曆十年，籍沒馮璫，閱其簿籍，公卿大臣皆有問遺，惟無司寇嚴公清名，上甚重之，內中因呼爲「嚴青天」。未幾，拜太宰，蓋特簡也。

商丘太宰宋公纁，老成練達，有古大臣風，從司徒秉銓。東明石公星代爲司徒，欲振剔奸蠹，以清儲蓄，日夜焦思，不遑洗沐。一日，與宋公侍漏同坐，欣然語曰：「今日又一快事查出，某省羨金若干，可供國用，奈何無人及此？」宋公曰：「不然。朝廷錢穀，寧可蓄而不用，不可搜索無餘，且使主上知各處羨贏之數，或生侈心，不如且莫刮洗，留在彼處，終是國家之用。」石公默然。一日，有人言及太倉陳腐若干，明年錢糧或可改折，宋公曰：「不然。太倉之穀，寧使紅腐，不可不足，今見少許贏餘，便欲改折，一旦脫有不給，從何處措處？」言者亦阻。皆予在座所聞。大臣長慮却顧盡如此公，天下事縱不能成，可保不壞，奈何其不盡然也。

今上在御日久，習知人情，每見臺諫條陳，卽曰：「此套子也。」卽有直言激切，指斥乘輿，有時全不動怒，曰：「此不過欲沽名爾，若重處之，適以成其名。」卷而封之。予嘗稱聖明寬度，具知情狀，有當事大臣所不及者，而太宰宋公獨愀然曰：「此反不是。時事得失，言官須極論，正要主上動心，寧可怒及言官，畢竟還有驚省，今若一概不理，就如痿痹之疾，全無痛痒，無藥可醫矣。」同列皆服其言。此後數年，百凡奏請，一切留中，卽內閣密揭，亦不報聞，而上下之交日隔矣。

迴憶此公之言，爲之三嘆。

南昌有魏公者，道學名流也，爲刑部侍郎時，一日早朝後至，候於千步廊下，朝退點查，掖門卽閉，鹵簿從王門出，渠卽迎之而入，由西橋奔上，混於右班，却從橋北東趨，雜入左班，以待查點。予與張宮諭一桂同立史館門下，遙見其狀，宮諭指謂予曰：「試看道學先生。舉動失朝事小，何至對萬衆屬目之地，作此舉措。」相顧而笑久之。

一日，在賞房侍漏，鼓聲既聞，部院諸公出至庭中，相對而揖，值諸貢生見朝，望見公卿威儀，聚觀如堵，揮之不退，魏公怒形於色，呼吏驅逐，曰：「此是何所，村野秀才敢爾！」予笑顧曰：「此謂『觀國之光』，利見大人」爾！」公斂容曰：「公言是也。」

關中太宰孫公丕揚，清謹品也，平生建樹表儀，取信海內，及掌天曹，甚副人望，而一二舉動，頗失大體。如以訪單揭帖按丁此呂之賊，罷免其官，此未爲過，及見丁黨交攻，急於自白，遂將原開揭帖進呈御覽，以明其不妄，而揭帖所開賊至數萬，致激聖怒。丁適戍，江右之士羣然交攻，而孫不能安矣。以揭帖察吏，已失公平，至將私揭呈覽，尤非體例，且揭中賊至數萬，如果得實，豈止罷官？是自實其縱也。又患內人請托，難以從違，大選外官，立爲掣籤之法，一時宮中相傳以爲至公，下逮小民間巷翕然稱誦，而不知其非體也。古人見除吏條格，却而不視，以爲一吏足矣，奈何衡鑑之地，自處於一吏之職，而無所秉成，亦以陋矣！至於人才長短，各有所宜，

員格高下，各有所便，地方煩簡，各有所合，道里遠近，各有所準，而以探丸之智爲挈瓶之守，是掩鏡可以索照，而折衡可以懸決也。從古以來，不聞此法。

嘉靖中，華亭相君爲大宗伯，其同邑孫公承恩亦以大宗伯掌詹，二公對巷而居。徐公賓客甚盛，延接不暇，孫公生平寡交，退食閉門深卧而已。一日，着一布袍，負暄讀書，其僕竊語曰：「同爲尚書，他家車馬盈門，相公第中，鬼亦不至，我曹何望？」孫公聞之，呼其僕曰：「任爾等他去，留我一人在此，教鬼負去。」其廉靜如此。

嘉興許君應達爲東平守，甚有循政，而爲同事所中，得論調去，吏民走送，哭泣不絕。許君晚至逆旅，謂其僕曰：「爲吏無所有，只落得百姓幾眼淚耳。」僕嘆曰：「阿爺囊中不着一錢，好將眼淚包去作人事，送親友。」許爲一拊掌。

東平司馬劉公源清，正德末年爲進賢令，會逆濠反，使二校往招進賢，公開門延入，手刃二校於庭，懸其頭城上。濠兵大至，公扃妻子於室，環以積薪，戒守者曰：「卽聞我敗，舉火焚之。」擐甲出迎，大敗濠兵，濠氣遂沮。方濠起兵，進賢士人往謁公議，公謂客曰：「事勢已急，無城可守，諸公有何方略，共命禦敵？」一文學前曰：「邑故無城，決不能守，惟令君爲邑生靈權宜取計。」公厲聲曰：「若欲從賊耶？」呼吏急縛此生先刃之，以安衆心，諸客惶恐拜請，生乃得釋。於是設立牌棚，一邑士夫編於行伍，有不如約，立以軍法從事。城守既備，二校至，乃斬之，於是進賢

無恙矣。

海豐太宰楊公巍，天性純孝，母夫人年百餘歲，食啖猶健，楊公朝夕上食，躬嘗以進，即有不樂，輒拍手歌舞，作小兒態，以娛母意。母夫人當冬月病，思食西瓜，走使四方覓致，至則不及飯含，楊公以此大痛，終身不思西瓜，暑月渴甚，但飲水而已。一日諸公會坐，左右以西瓜進，見楊公不食，詢故，乃得其詳，後問公門下親識，餽送無以西瓜入門者。此亦人所難也。

楊公好奇，多雅致，平生宦遊所歷名山，皆取其一卷石以歸，久之積石成小山，閑時舉酒酬石，每石一種，與酒一杯，亦自飲也。予慕其事而無石可澆，山園種菊二十餘本，菊花盛開，無可共飲，獨造花下，每花一種，與酒一盃，自飲一盃，凡酬二十許者，徑醉矣。

山陰大司馬吳公兌，自郎署不數年開府，蓋得之新鄭云。吳，新鄭門人也。隆慶丁卯，新鄭爲華亭所逐，門生故人無一敢送者，惟吳送至潞河舟中，握手垂泣而別，新鄭大感，而華亭因深恨焉，爲郎數年不調。新鄭再相，遂不次用之。吳善結客，諸貴人長者無不得其歡心，下至遊客談士，皆揮金養之，有鄭莊、田蚡之風。江陵秉事，吳事之尤備，每有獻遺，先通其舍人游七，所以事游七者亦無不至，以故兩相君皆愛用之。吾鄉福山大司馬郭公宗臯，於嘉靖庚戌謫戍陝西，幾二十年，隆慶改元，乃召爲南大司馬，未幾，以年滿七十自罷，居家甚貧，其長子學書不成，無所資賴，公命詣長安求一道地故人，同里有一二在位，薄其落魄，不肯一處，郭公子客久

大困，又不敢歸，乃走宣大軍門，求見吳公自効。吳與郭本不相知，第以其故幕府子，憐而收之，爲處百金，使人貲爲千戶，充軍門贊畫，所以存卹甚至，每與衆將大會，面命曰：「若等毋以郭公子厄故不相提挈，視之當如吾子，他日吾子若來，知亦如郭公子也。」諸將皆更提携之。郭公子感出望外，士夫聞之，咸稱吳公長者云。

沈青霞鍊者，浙之四會稽人也，以進士任錦衣衛經歷，疏劾分宜，指其十大罪，至呼爲「嵩賊」。世廟大怒，徙保安爲民。鍊故狂士，扼腕語難，至塞上，從遊者衆，相與指天畫地，日夜談議，至刻木爲秦檜，與其徒角射，又好刺譏邊臣，詰其隱匿，督府以下，咸睚眦之。會總督楊順、巡按御史路楷承分宜風旨，刺鍊起居，得其狀，因上疏劾之，監司承兩臺旨，曲加文致，當鍊不道論死，家屬連坐爲士伍。隆慶改元，鍊子襄上書訟五會，華亭柄國，故與順有郤，遂逮順、楷下吏論死，諸監司同事者謫戍邊，順瘐死獄中云。往順爲御史，監南直試，華亭長子入試取代，御史發其狀，欲上疏論，同事御史張某卽馳使先告華亭，以順且上疏，已不能挽，華亭得預爲左右。疏至，貫不盡法，於是甚德同事御史而怨順，以爲阿分宜，故抑己耳。然方爲分宜所用，不得報順也。已而有鍊事，又數年，穆考卽位，乃正其罪云。順既論死在獄，少司寇洪朝選者，華亭所善客也，又阿華亭旨，困順令死，死時五月中六，越數日方奏，奏下，已有齊桓之慘矣。又其後數年，朝選家居，爲巡撫勞堪所劾，逮繫獄中，縊死，其狀與順正同。天道好還，可爲明誠。御史

張某者，蜀人也。

王司成維禎者，華州人也，以文章鳴世，學士家宗之。而爲人使氣彊直，自南都還關中，行過河南，河南守遣吏以刺逆之，王公怒其不敬，卽答所遣吏，守大怒，閉之傳舍，不發吏卒送，又不給食，下令城中，無敢賣食與客，如是三日，王公大困。大司馬鳳泉王公里居，聞狀，請守爲解，乃得去，遂忿不接賓客。至里第，華州守來謁，王公以病謝守，守語其僕，欲求一見，僕入言狀，王公叱曰：「已謝，何白也？」僕不敢出報，守候良久不出，又怒而去，王公亦不知也。其後，王公往謁守，守欲辱之，以求當，使門者延之人，卽返閉大門，守故不出，王公久立門下，不得出入，卽大罵守，守因使吏伺王公之第，捕其宗戚，因持王短長，王公亦摘守不法，皆白兩臺，事未竟，而王公以地震死。

隆慶辛未吉士宋儒者，險詐人也，熊敦朴者，有才而踈傲，兩人積不能下。一日，諸吉士避雨朝房，守吏拒不納，諸吉士格吏，吏走白太宰，太宰大憤，敦朴爲人使氣，衆遂以歐吏盡歸之敦朴。而儒無行義，舊爲諸公所薄，及解館，諸吉士以次授翰林、臺省，儒得禮部，敦朴兵部，敦朴不能平，口語怏怏，儒以故卻思中之，盡籍其言。會有飛語敦朴欲論太宰，江陵召儒往，令以私問熊生有無論太宰狀。儒謁敦朴，第謾語，不言所欲問而還，白相公云：「敦朴不獨論太宰，且欲論相公。」因口占疏語數十。相公大愕，亟報太宰，馳過大司馬，以相公指趣，使具疏劾之，疏成，夜

叩禁門遞入，旦日平明，相公入閣，票出，遂敦朴。居二日，有言敦朴枉者，相公召兩人面折，則盡儒所爲也。於是言官交章劾儒，儒亦補外。距兩生授官方一月耳。敦朴父南沙過者，有文名，己丑選吉士，亦授兵部，改禮部，爲宗伯嵩所劾，外補，其後四十年，敦朴亦以吉士授部，爲堂官所劾，若合符節，亦一奇也。敦朴敗時，南沙在京邸，太宰乃其同年，往慰南沙，且曰：「吉士之事，某殊不知，命下，爲之駭汗。」南沙曰：「兄爲太宰，有社稷之重，乃爲一書生駭汗，何其不弘？」太宰大慚。

宋吉士儒者，貴州土官子也，僞籍定州，中順天鄉試，素行無籍，與孫尚書應鰲有親，嘗乘傳，稱尚書父，爲識者所發，其後，辛未登第，選爲吉士。在京邸，豪侈如勳貴，姬妾十餘人，士論不齒。已而與熊構，俱再躋不起。家居，益爲橫溢，至僞爲印符，發屬夷兵，及所殺人以數十。蓋其父已老，卽以儒子嗣官。土夷不用漢法，自其常態，而儒已爲近吏，猶以夷法自恣，爲兩臺所劾，論死，遠近稱快。第不知當時何以得進，使禁署儒英列一夷虜無賴，殊可恨也。

隆慶戊辰五月，考選吉士，在金水橋南設几，北向，几上各貼姓名。一江左同年，几案當在日中，以爲不便，顧見一江右同年，几案適在簾廊陰處，而身就他案閒談，江左瞰其不在，遽走據其案，除其紙帖，以己姓名帖之。江右望見，極走還與爭，江左據案不退，曰：「此吾案也。」相持久之，竟不能奪，江右但顧同事曰：「試看此作何解！」同年亦笑不能面質也。此事予親見之。兩

君皆名士，同人館選，列在詞林，其後江右入相，江左官止史局。

戊辰，館中有盛名士，年方甚少，文采傾動一時。見一江北同年，頗相狎侮。一日，至江北几案，見異書一帙，展閱良久，輒袖之而去。江北亟呼取之，笑曰：「知兄無用此爲也。」江北默然。其後少年官最不進，江北人相，以文行顯。此亦足爲少年輕傲者戒矣。

近世有一士夫，得人私書，奏而詰之，兩敗俱傷，爲公論所薄。因考唐長慶元年，錢徽知貢舉，段文昌、李紳各有所屬，榜出，皆不得與，文昌搆之於上，徽遂貶官。或勸奏其私書，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非士君子所爲。」取而焚之。觀徽此舉，何等心事。凡人刻薄者，必不正大，阿媚者，必不寬弘，能受私屬者，必能奏私書，不奏人私書者，必不受私屬，君子小人公私明暗之分，正於此觀之。

處士以虛名被徵爲世所譏者，代有一人焉。漢之樊英、唐之田遊巖、宋之種放、國朝之吳與弼是也。英之徵也，王良以書責之，遊巖之仕也，蔣儼以書責之，放之匿情求名，爲杜鎬所譏，與弼之實行不敷，爲張嘉禎〔七〕所鄙。高識深見之士，有并世而立者，奈何其可咨名而欺世耶？蔣儼之責遊巖曰：「足下受調護之寄，是可言之秋。唯唯而無一談，悠悠以卒年歲。」嗟夫！是數言者，豈惟遊巖愧之，千古士人，多爲汗浹。

校勘記

〔一〕天啟本「公」下有「素性」二字。

〔二〕「三」原作「尤七」，茲據天啟本改。

〔四〕「浙之」，「之」，天啟本作「江」。

〔五〕天啟本「訟」下有「冤」字。

〔六〕「中」，天啟本作「終」。

〔七〕「張嘉禎」，「嘉」當作「元」。張元禎，字廷祥，號東白。據明儒學案卷一崇仁學案：張元禎譏評吳與弼，有「上告素王，

正名討罪，豈容久竊虛名」之語。

穀山筆塵卷之六

勳戚

嘉靖間，成國希忠〔一〕以元公位太師，其弟希孝以掌錦衣篆位太傅，兄弟并爲三公，貴寵無兩。太師恭謹寅畏，善守其家，太傅豁達有文，交遊甚廣，一時朝士莫不傾慕。故自世廟所寵任如武定、咸寧不保其世，陸氏雖獲正命，子孫亦不能免，唯朱氏兄弟以功名終。蓋恭謹之効也。

萬曆癸酉，成國希忠薨，其弟太傅方掌錦衣，爲希忠請爵，下所司考議，竟以寧陽王張懋例追封定襄。令甲：非爲軍功不王。魏、定王者，唯中山一人，張氏三王，河間靖難，祥符平交，又死土木之難，〔二〕其一懋也。朱氏三王，東平靖難，平陰戰死，其一希忠也。彼四王者，皆與令甲合，惟寧陽在正德中以射獵獲寵，與彬、寧等。武廟自欲封之，爭者舉朝，迄不見聽，然猶假平曹欽之功，不爲無名。至於希忠，直於誠謹有行，爲三朝元臣，遂疏異王之爵，非法甚矣。當時內而馮璫，外而武清爲之左右，而江陵居其中間，左提右挈，其中有說，世莫得言也。

成國兄弟孝友著聞。成國多藏，太傅好客，成國時時分金予之，卽太傅鉅費，往索成國，成國無不如請。成國病卧東第，太傅第相去稍遠，則列羽林於道，直至成國卧內，成國欠伸飲食及

何人侍左右，傾刻傳報，或有不加節，應時而至。及成國没〔三〕，太傅日夜號泣，每上食几筵，即取座飲食其旁，若與相對，且食且泣，遂至發病以死，聞者悲之。太傅無子，子其弟子，成國有子不慧，嗣爵未久而没〔四〕。數年之間，門第零落，賓客盡散，盛衰之感，有足悲焉。

武清以外戚貴重，大臣因緣內交者有之，河中、上黨二太宰皆與之結歡，號爲同里，而上黨尤密，呼武清夫人爲嫂，與之對弈，以是得再起云。江陵相君善把持武清，不使得肆，馮璫又持之於中。武清者，一木樸老傭，見士大夫謹畏不敢作威福。河中王司馬鎮宣大求人，使賄武清，江陵卽諷言官劾王，謂其以三千金賄要地而不指其人，江陵調旨，責問言官令實狀，亦竟不明，蓋虛惕之使畏耳。武清嘗從孝懿皇后外家東李第舍，穆廟初在潛邸，慈寧故因東李以進，穆廟卽位，孝懿雖卽山陵，而慈寧不忘東李，武清每賜，常分賚之，爲之周旋恩澤，經理家事，一如孝懿在時，都人稱其不背德云。

丁丑，武清舍人任軍士布花儼人，多所乾沒，軍士大譁，內使以聞，上命取軍士所支布一疋驗之，果紕繆不堪，上卽謁太后言狀，太后怒甚，遣諭內閣，欲革武清之職，上御講筵，亦召相君言狀，江陵爲營救乃止。太后乃召武清父子立宮門外，遣中侍出數之，而抵其家人於法，武清父子服罪，至此少戢矣。

閹伶

國朝既罷丞相，大臣體輕，以故權歸宦豎，士鮮廉節。如成化間，汪直用事，至使卿佐伏謁，尚書跪見，書之簡策，貽笑千古。嗟夫！士氣所關甚重，惟在主上振作，平時若不甚要，一旦緩急，爲害不淺。今上御極六日，顧命元臣以片言譴罷，如叱一奴。平時輔弼重臣，多夤緣中官，進退在手，積爲所輕，故敢以片言易置耳。今廷中品階，如奉命出使，公、侯、師、保皆在中官之下，不知起自何時，決非高皇帝之法。中官之秩，極於四品，其腰玉服蟒，皆出特賜，非其官品所得，奈何以師保重臣反出其下？周禮：奄人巷伯，皆屬太宰。漢法：丞相位諸侯王上。今之公孤，卽古太宰、丞相，何至列於奄人之下？若曰，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之上，則在廷公孤不但王人而已，豈有於闕廷之間自分內外者耶？

萬曆初年，一日常朝，未明陞座，班行皆訝其早，及詢所以，乃馮保新造壽地，延相君致酒，奏乞早朝卽出，而保又不親陪，第遣掌家張壽往也。其貴倨如此。壽地在黑山會，去都城可四十里許，後保籍沒，永年伯王偉乞爲兆域。

今內監權璫管事者，內家呼之爲爺，皇親駙馬見之皆拜，呼爲公公。及考唐史，高力士承恩日久，爲中外所畏，太子呼之爲兄，諸王呼之爲翁，駙馬輩直謂之爺。自古已然矣。

唐玄宗時，十王宅、百孫院皆其子孫也，凡有婚嫁，皆以錢千緡賂韓、虢使請，無不如志，及憲宗時，十六宅諸王久不出閣，其女嫁不以時，選上者皆由宦官，率以厚賂自達。當時宗室皆子孫近屬，聚居都邑，猶不免夤緣嬖寵、交關賄賂如此，何況以千里之藩封，二百年之支屬，有不結納左右以爲倚托哉？古今之變，事同一揆，悲夫！

古今事體，大有懸合。元稹爲御史，與一中使爭驛，中使以馬鞭擊稹傷面，貶爲士曹，白居易等言：「中使陵辱朝士，不問其罪，而朝士先貶，恐自今中使出外益橫暴，無人敢言者。」憲宗不聽。此事與隆慶二年掖門內官毆御史李學道極相類，當時中使與杖，御史得貶。

唐時，給役禁中多名爲小兒，如苑監小兒、飛龍小兒、五坊小兒是也。五坊者，德宗所立，曰鵠坊、鵠坊、鵠坊、鷹坊、狗坊。漢有狗監，正德中豹房，皆是此意。

德宗宮市既賤買人物，仍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錢。門戶者，進奉所經門戶皆有費用，漢靈帝時謂之導行費，卽今之門單也。宦官之弊，自古如此。

自漢晉以下，京兆之權最爲要重，至唐、宋猶然。史載，柳公綽爲京兆，有神策小將躍馬衝導，公綽杖殺於途，憲宗無以罪也，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文宗甘露之變，禁軍暴橫，薛元賞爲京兆，嘗詣宰相李石第，聞石方坐廳事，與一人爭辯甚喧，乃神策將軍訴事也，卽命左右擒之，俟於下馬橋，卽杖殺之，囚服往見仇士良，說以禮法，士良無可奈何，呼酒與之歡。

飲而罷。此二事與申屠之辱鄧通，董宣之數公主相類。唐時神策將軍，卽今錦衣之在東廠者，而權位過之。其時宦官暴橫，廷臣大小，無敢目逆中尉，而二君能折其鋒，可謂有力，然亦見當時京兆之權非諸司所及也。宋之開封尹至以皇子領之，禮秩尤重，肅清輦轂，壓彈京邑，其勢固有余矣。乃今之京尹，養望待遷，幾成散局，卽有柳、薛之才，將安所施乎？

唐德宗初政，疎斥宦官，親任朝士，張涉以文學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既而皆以賊敗，宦官武將得以籍口，曰：「南牙文臣，賊動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罔耶？」於是上心始疑，不知所仗矣。近有文學之臣以隱匿官銀一敗塗地者，亦涉邕之類也。

南唐劉鋹以宦者龔澄樞爲相，軍國之事皆取決焉，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宦者近二萬人，謂士人爲門外人，不得預事，以是亡國，尤可笑恨。後之人主，無使士人爲門外人哉！

唐僖宗使陳敬瑄等擊毯，賄三川節度。莊宗與李存賢手搏，曰：「汝能勝我，當授藩鎮。」存賢奉詔，仆帝，乃授幽州節度。方鎮之權，古之方伯連帥，而以毯搏得之，推轂授鉞之任，成兒戲矣。

莊宗入梁，以伶人陳俊爲景州刺史，王衍在蜀，以樂工嚴旭爲蓬州刺史。當時勳臣禁旅有從軍百戰未得典州者，亂世之政，何所不有。

敬新磨者，唐莊之優孟也，莊宗田於中牟，踐民禾稼，中牟令當馬前力諫，叱去，將殺之，新磨追禽至馬前，數之曰：「汝爲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奈何縱民耕稼以妨馳騁？汝罪當死，請行刑。」帝笑而釋之。後世伶官多因戲劇時有諷諫，其智蓋本於此。

南唐徐知誥召知詢飲，以金鍾酌酒賜之，曰：「愿弟壽千歲。」知詢知其有毒，引他器均之，跪獻知誥，曰：「愿與兄各享五百歲。」知誥變色，不肯受，左右莫知所爲，伶人申漸高徑前爲恢諧語，掠二酒合飲之，懷金鍾趨出，知誥密遣人以良藥解之，已腦潰死矣。此伶人可謂有功於徐氏者，然不知齊客之妾伴僵而覆酒能自全也。「各享五百歲」，語亦有味。

正德中，樂長臧賢甚被寵遇，曾給一品服色，然官名體秩則不易也。相傳本司門曾改方向，形家相之曰：「此當出玉帶數條。」聞者愕而笑之。未幾，上有所幸，伶兒入內不便，詔盡官之，使人爲鐘鼓司官，後皆賜玉，至今內中諸署，指鐘鼓司爲東衙門，賤而不居，當以此故耳。嘗考元史，玉宸樂院，秩正三品，與六部同階，其長有加銜平章者，則愈可笑矣。

潮樂有呼鷹臺，元至大間所築也，元人以鷹坊爲仁虞院，秩正二品，使首相領之，夷俗之可笑如此。

校勘記

〔一〕「成國希忠」，天啟本作「成國公朱希忠」。

〔二〕「祥符」，疑當作「定興」。按：張玉，祥符人，以靖難功封河間王，玉子張輔以平交功封定興王。見明史張玉傳、張輔傳。

〔三〕「沒」，天啟作「歿」。

〔四〕「沒」，天啟本作「卒」。

穀山筆塵卷之七

經子

《易》「本隱以之顯」，由隱而顯也，是以天道合之人事；《春秋》「推見至隱」，由顯而隱也，是以人事本之天道。《易》理從內向外說，《春秋》是從外向內說。「見」字讀作「現」字，與「顯」字同。今世讀者，以「推見」見字作「見物」見字，而謂《春秋》能推見至隱處，左矣。只將本文添一「以」字，云「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顯以至隱」，即知之矣。

「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神屬目爲明，智屬耳爲聰。「神以知來」，即人之悟性，謂之明；「智以藏往」，即人之記性，謂之聰，世所稱聰明者是也。有悟性者，資質發揚，屬陽魂之精也；有記性者，資質沉着，屬陰魄之精也。有一等術數，能推人已往，洞見纖毫，而不能知前，所謂藏往；有一等術數，能推未來事多驗，而已過事不能懸曉，所謂知來也。大抵神可兼智，智不能神，智則聖人以下有幾之者，神則非聖人不能也。

《易》九厄曰：「初入元，百六，陽九」，謂初入元百六歲有厄者。曆法一元有四千五百六十歲，初入元爲陽九，謂早九年也；次三百七十四歲爲陰九，謂水九年也，其後又爲陽九、陰七、陽七、陰

五、陽五、陰三、陽三，此一元之內水旱陰陽之大數也，故曰：「陽九之阨，百六之會。」律曆志云：十九歲爲一章，四章爲一部，二十四部爲一統，三統爲一元。則一元有四千五百六十歲。初入元一百六歲有陽九，謂旱九年；次三百七十四歲，陰九，謂水九年；以一百六歲并三百七十四歲爲四百八十歲；（注云：六乘八之數。）次四百八十歲，有陽九，謂旱九年；次七百二十歲，陰七，謂水七年；次七百二十歲爲陽七，謂旱七年。（注云：七百二十者，九乘八之數。）次六百歲，陰五，謂水五年；次六百歲，陽五，謂旱五年。（注云：六百者，以八乘八，八八六十四，又以七乘八，七八五十六，相并爲一千二百歲；於易七八不變，氣不通，故合而數之，各得六百歲。）次四百八十歲，陰三；次四百八十歲，陽三。除入元至陽三，「一」除去災歲，總有四千五百六十年，其災歲總有五十七年，通爲四千六百一十七歲，「三」而一元之氣終矣。此陰陽水旱之大數也。

禮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此天也，鄭玄以爲，天皇大帝者，耀魄寶也。禮曰：「兆五帝於四郊。」此五行精氣之神也。鄭玄以爲：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紀者，「三」五天也。由是有六天之說。緯書之鑿，視道家圖籙之文殆有甚矣。唐初，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圓丘；正月上辛，祀感生帝靈威仰於南郊；感生帝者，東帝也；季春，大享明堂，祀五天帝。顯慶元年，以高祖配昊天於圓丘，太宗配五帝於明堂。明年，禮官奏四郊迎氣，存太微五帝之祀南郊、明堂，廢緯書六天之義，而玄說盡黜矣。顯慶二年，又詔禮官議明堂制度，以

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五人帝者，東方帝太昊，西方帝少昊，南方帝炎帝，北方帝顓頊，中央帝黃帝也。六天之說，卽漢之五時，使五行之吏進而並於有昊，說之最謬者矣。

翼奉曰：「詩之爲學，性情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觀性以曆，觀情以律。」解五性者曰：「肝性靜，靜行仁，甲己主之；心性躁，躁行禮，丙辛主之；脾性力，力行信，戊癸主之；肺性堅，堅行義，乙庚主之；腎性智，智行敬，丁壬主之。」六情者，「廉貞、寬大、公正、奸邪、陰賊、貪狠也」。

予讀焦氏易林，其詞古奧爾雅而指趣深博，有六經之遺，非漢以下文字，然世徒以爲占卜之書，學士弗誦也。及讀京房傳，房受易延壽，延壽嘗曰：「得吾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京生談易主於占氣候卦，流於讖緯，而焦氏明於易理，得聖人之微，宜其不相逮也。

東京諸儒，以七緯爲內學，六經爲外學。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度、抽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璇璣鈴、考靈耀、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記歷樞、含神霧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什國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鈞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苞、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漢含嘉、佑助期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此兩節是一串意，總論慎獨耳。蓋云：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可離則非道也，君子知道之不可離，惟恐見聞不及，至於離道，故戒慎乎其不可睹，恐懼乎其不可聞，而慎獨如此。然君子何爲必慎其獨也？政以不睹不聞，若是隱也，而天下之最顯見者在焉；不睹不聞，若是微也，而天下之最昭著者在焉。君子必戒慎恐懼而慎其獨也以此。戒慎恐懼卽是「慎」字，不睹不聞卽是「獨」字。注分動靜，非是。

「道不遠人」章意亦一串，只是忠恕。蓋云：道不遠於人，人之爲道而遠人，則不可以爲道矣。何也？「執柯伐柯，其則固不遠也」。以人治人，正是「則」字。其則維何？忠恕是也。忠恕違道不遠，非則而何？何謂忠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而已。何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譬如爲臣而忠，己之所求於臣者，吾所願也，而未能施之於君，則臣之所施於己而不願者，亦勿施於君可也。爲子而孝，己之所求於子者，吾所願也，而未能施之於父，然則子之所施於己而不願者，亦勿施於父可也；至於兄弟朋友，亦莫不然。蓋以責人之心責己，卽以恕己之心恕人，又不啻如執柯以伐柯者矣。然則人之爲道，豈必遠人以爲之哉？惟於庸言庸行之間致其進修而不爲虛僞之學，卽已矣，所謂不遠人以爲道也。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一以貫之，正在此處，不可以忠恕爲下學，一貫爲上達也。曾子一唯之功，全在此章。解者自「執柯」以下分作三段，誤。

「衣錦尚絅」一章與首章相應，亦是一串說去。蓋云：衣錦尚絅，惡其文著也，是故君子之

道不必著見於外，惟用心於內，「闇然而日章」，正尚綱之意也，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其闇然日章如此，故知遠之出於近，風之出於自，則知微之必至於顯，微即闇然，顯即日章也。然則人德之方，其必由慎獨乎？人之所不見者，獨也，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而君子於此慎之。慎獨之功何如？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是矣。不動、不言，正人之所不見也，君子之謹微如此，誠之所感至於不賞而勸，不怒而威，則百辟刑之而天下平矣。然其機始於篤恭不顯，篤恭不顯，正慎獨之功，所謂闇然者也。至於天下平，則聖神功化之極，位育之効臻焉，所謂日章也。夫微之顯如此，微乎？微乎？聲色倫類不足以擬之，其殆與天合德乎！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上天之載，天命之性也。三節即二節之意，皆慎獨之事也。五節即四節之意，言天下平由於不顯也，六節但形容其至耳。注以動靜分體，變化分用，失本旨。

好惡拂人之性者，非拂人之性也，乃自拂其性耳。人之所好好之，人之所惡惡之，此人已同然之性也，好而不知其惡，遂至好人之所惡，惡而不知其美，遂至惡人之所好，此乃昧其好惡同然之性，即失其好惡本然之真也，豈但拂人之性已哉？曰：「然則『鄉人之好惡必察焉』何也？」曰：「此正流俗曹好曹惡而各失其同然之性者也。凡同者，同以理而已矣。理所當好，舉天下之所好而好之可也，如違道以干譽，則鄉人之所好，理所不當好矣，豈可徇人不察而失己真好之理乎？理所當惡，舉天下之所惡而惡之可也，如負俗以致毀，則鄉人之所惡，理所不當惡矣，豈可

狗人不察而失己真惡之理乎？故必以理察之，得其好惡本然之真，即得乎人已同然之性矣。能察，則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不作好惡以自違其性，而又何拂人性之有？惟仁者能之。」喜怒哀樂愛惡欲，七情也，不言「憂懼」二字，何也？七情雖出於心，而已着於物，憂懼雖動於情，而實關於思，故「思」字從心，憂懼皆思也，故詩之言憂，不曰「疚如疾首」，則曰「維憂用老」。夫至於疾首且老，其思深矣，七情之發有如是之深者乎？故不可以例論。

人生而靜，性也，感物而動，吉凶悔吝生焉。吉一而已，喜怒哀樂之未發，情之正也，發而不中節，忿懣恐懼憂患好樂生焉，樂一而已，人欲於未發之中，存所謂生而靜者，則吉凶之兆泯而喜怒之萌遏矣。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謂「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助、勿忘，所謂「當云何住，云何降服其心」也；忿懣、恐懼、憂患、好樂之不得其正，則有所住而心不在矣。夫有所，即住也，情之離性而乖於心也。「之其所親愛」云云，情之由心而施於物也。此二節「所」字即「能所」之「所」。

「學而不思則罔」，漸教之流弊也；「思而不學則殆」，頓教之流弊也。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却可語以何事？「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其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却至何時可聞？知其所以聞，則知其所以語矣。

博學、審問是問，慎思、明辨是思，篤行是修，其理一也。儒謂之知，佛謂之聞，儒謂之行，佛謂之修，所以貫之者，思也。

孟子「何以異於教玉人」節，舊解未明。蓋以雖萬鎰爲小，「何以」以字解作「其」，皆非本旨也。「教」字當作「教悔」之「教」爾。大意謂：王有玉，雖萬鎰之多，必付之玉人而已，不與琢焉，未嘗誨玉人而爲玉者也。然則王之國雖萬乘之大，亦必付之賢者而已，不自治焉，未有誨賢人而爲國者也，今用賢人爲國矣，而顧欲其從我，則是誨賢人而爲國，何以異於誨玉人而彫琢玉哉？夫誨玉人爲玉，玉必壞，誨賢人爲國，國必危。任之可也。

「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注云：「非因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此解甚是。然卽其偶合時，卽是掩襲時，非待偶合之後而方掩以爲取爾。今人平日立身行已無所積累，見有一事可以立名，惟恐不得到手，急忙襲取將來，掩人之不備以自爲名，此正襲而取之耳，雖意氣盈溢，如何算得浩然之氣？少時露出頭角，依舊是本來局面，故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譬如人腹中不飽，襲取簞食壺漿以救目前，少頃依舊飢餒，如何充養得肌膚？所以下個「餒」字，極有意在。

「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蓋惟取人爲善，正其舍己從人也，故下文只接取人句說去。註分人已非。「與人爲善」，卽善與人同，猶言和人爲善也。註解「許」，又解「助」非。卽「天下

歸仁」，亦止言同歸於人也，解以仁與我非。

目之於色，吾可得而見，人亦得而見之，耳之於聲，吾可得而聞，人亦得而聞之，惟口之於味，甘苦溫涼得之於我耳，人不得而與焉，故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貴其自得之也。夫士君子窮平生之志慮以爲富貴紛華、宮室輿馬、鐘鼓帷帳，盡心力而求之，不過爲傀儡人，供他人之玩耳，求之於身，何嘗有所滋益？故君子必有自得於心而人不知，乃爲貴也。

孟子說齊、梁之君，其抑揚捭闔，大有策士之風，卽如齊王問卿之對，雖道理自如此，其實有爲而發，世儒不察耳。考史，宣王之時，靖郭君父子厚招遊客，權傾一國，孟子甚危之，故直言貴戚之權以悚動齊王，使其惕然知懼，有所裁制之，此其微指也。厥後，滑王之世，孟嘗得罪宗國，遂連五國之師攻齊七十餘城，斯極重之勢矣。然此可想像而悟，難以文字中求之，迂儒見此轉語，徒一笑也。

孟子「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小體，卽佛經色身；大體，卽佛經法身。夫人於飲食起居之節而調護其肢體者，從其小體也；養生之說是已；於身心性命之蘊而勤修其行業者，從其大體也，無生之說是已，而吾儒之道兼焉。今蚩蚩之氓，汨沒於聲利以成其天和，沉酣於嗜欲以傷其元氣，是尚不能從其小體矣，況大體乎？

孟子曰：「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夫所謂懷利者，非必利於己而不利於君，利於家而不

利於國也，剥民以奉上，損下以益上，利於君而不利於國，利於國而不利於民，皆謂之懷利，如周之榮夷公，漢之桑弘羊是也。故曰：「亦有仁義而已矣。」

老子「天地不仁」四句，解者皆誤。此設詞也，欲言天地聖人以無心順物，故兩設險詞以聳人之聽耳。若曰：天地一何不仁哉！以萬物爲芻狗，然則天地非不仁也，順萬物而無心者也，若以有心爲仁，則天地不仁矣；聖人亦何不仁哉！以萬民爲芻狗，然則聖人非不仁也，順萬民而無情者也，若以有情爲仁，則聖人不仁矣。以天地聖人之仁，且必以無爲爲理，又何煦煦然以多是爲哉？

「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解者謂：蓬累者，頭戴物兩手扶之而行。此解非是。「蓬累」累字，當是「果」字，言蓬首裸體衣不蓋身而行也。不然，則蓬累者，轉蓬相累而行，如萍飄梗泛之意耳。奈何云云。

商君曰：「凡民難於慮始，可與樂成。」此真見也。然但就凡民言爾，士大夫則不然，可與慮始，而難與樂成。何也？民之疑在始，而士大夫之忌在成也。

人有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者。彼之患難，則號伯助予，彼之安樂，則棄予如遺也。人有可與共安樂而不可與共患難者。我之安樂，則側肩爭門，我之患難，則掉臂不顧也。嗟夫！非涉世之深，孰可語此！

管子富國之法，大要在籠山澤之利，操金穀之權，以制民用，而不求之於租稅。使民之器用服食皆仰足於上，而上無所求於民，第以市道交之，使其輕重之權在上不在下，而富商大賈無所牟利，此其大略也。漢時，桑、孔之徒法其微指，以爲均輸、平準之法而不知合變。何也？管子之法，霸道也，可施於一國而不可施於天下，一國之地有限，智數法令可以周徧，而四海之遠，惟精神意氣潛移默運，非智數法令所及，一也；霸其國者，不顧鄰國，可以利吾國則爲之，鄰國雖害，不恤也，可以利吾民則爲之，鄰國之民雖敝，不顧也，故常以我國之財操其輕重，以御鄰國之敝，其勢然也，若夫爲天下則不然，此有餘則彼不足，不足者，亦王土也，此嚮其利而彼受其敝，敝者，亦王民也，譬之一身，血脈周流，無所不貫，疾痛疴癢，不論而知，安有損手而益足、剝膚而實腹者？故管子之說不行也，二也。是故桑、孔用之漢而耗，王、呂用之宋而亂。然則王天下者不理財耶？曰：大學之十章備之矣，此王道也。

申、韓刑名之學。刑者，形也，其法在審合刑名，故曰：「不知其名，復修其形，形名參同，用其所生。」又曰：「君操其名，臣効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也。蓋以事考言，以功考事，所謂施於名實者耳。形，或作形，或作刑，其意一也。今直以爲刑法之刑，過矣。所謂本於道德者，韓子之書有之，其言曰：「道者，萬物之始，是非之紀也。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原，治紀以知善敗之端，故虛靜以待令。」又曰：「道在不可見，用在不可知。」又曰：「虛靜無爲，道之情也。」又曰：「道

不同於萬物，德不同於陰陽。」至如解老、喻老諸篇，大抵本虛靜無爲之指，第其言專主於用，非道之本體也。

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此駁論也。至陸贄始正其非，謂權之爲義，取類權衡，若重其所輕，輕其所重，則非權矣。程子曰：「權只是經字。」正此意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較量其親疏，權也；修身而齊家，齊家而治國，斟酌其厚薄，權也。近日高少師發策會場，論輕重之義，極爲了徹，可爲萬古不磨之見矣。

典籍

劉歆典領五經，總羣書奏，其七略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才技略，凡書五百九十六家，萬二千二百卷。其敍諸子，分爲九流：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縱橫、曰雜、曰農。

漢靈帝詔諸儒校定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爲古文、篆、隸三體書之，刻石太學門外。古文，蝌蚪書也；篆，大篆也；隸書，今之八分。今關中郡學有十三經石刻，非其舊矣。

洛陽三字經石經，五胡之亂未嘗損失，至元魏馮熙、常伯夫相繼爲洛州刺史，取以建浮圖精舍，大致頽落，間有存者，委於榛莽，其後，侍中崔光嘗請遣官守視，補其殘缺，竟不能行，而古跡

泯矣。視焚書之慘，輕重不同，其爲吾道之阨，一也。

隋煬帝好讀書著述，增祕書學士至百人，常令修撰，自經術、文章、兵、農、地理以至蒲博、鷹狗皆爲新書，無不精妙，共成三十一部，萬七千餘卷，可謂富矣，惜其不傳於世，無可考索耳。又西京有書三十萬卷，煬帝除其重複猥雜，得正本二萬七千餘卷，納於東都修文殿，亦不知兵燹之後所存幾何也。古時書籍甚多，如歷代藝文志所載，後世所見者，十之二一。世徒恨三代之書燼於秦火，不思自漢至今，其爲秦火者，又不知其幾矣！可勝嘆哉！

唐文宗以宰相鄭覃判國子祭酒，剏立石壁九經，卽今陝西石經也。

後唐長興三年初，命國子監校定九經，雕板印賣，至後周廣順乃成。而蜀人毋昭裔亦請刻印九經。故雖在亂世而九經傳佈甚廣。及後周，和凝始爲文章，四有集百餘卷，嘗自鏤板以行於世。雕印書籍，始見於此。不知隋、唐以來，雕板之法已有行之者否？

宋徽宗時，立書、畫、算學，當時留心藝文，厚昭技巧，五故縹緗翰墨至今珍之，亦一時之盛也。書學，卽今文華直殿中書，畫學，卽今武英待詔諸臣。然彼時以此立學，時有考校，今止以中官領之，不關藝苑，無從稽其殿最。故技藝之精，遠不及古耳。宣、憲二宗，雅好畫品，武英待詔，精者頗多，然皆工畫也。秘殿書法，皆以姜立綱爲宗，類如文奏之書，視宋時書、畫二學，相去懸絕矣。

元人破宋，用楊璉真珈之言，將宋故宮殿郊廟悉毀爲寺，復欲取高宗所書九經石刻爲浮屠臺，爲杭州推官申屠遠所拒而止，此亦秦火之再見者也。遠，壽張人，素有文聲，書畫甚富，號爲「墨莊」。

人主好文章書畫，雖於政理無裨，然較之聲色狗馬，雅俗不同，且從事文墨，亦可以陶冶性靈，簡省嗜慾，未必非養身進德之助。世儒動云，人主之學與韋布不同，不必尋章摘句，必使何所依據，何所函養，而後爲人主之學？求而不得，無所用心，則聲色狗馬玩好遊娛雜然進矣，孰與尋常摘句以收束其身心耶？然供奉左右，必得通經博古之士參備顧問，「六」不可以技藝下流干預其間。如漢靈帝時，召諸生能爲文賦者，待制鴻都門下，諸爲尺牘、工鳥篆者，皆加引召，一時無行趣勢之徒，多置其間。蔡邕上書言之，不能用也。此等小人，雖有文技而不本於經訓，其進身之途多出私門，不由公辟，故經生文士耻爲伍耳。

自古興王之主有好文者，多是表章經訓，勸學崇儒，如漢武、唐宗是也；敗王之主有好文者，多是耽精技藝，善畫工書，如陳叔寶、李煜是也。然使陳、唐二主留心國政，憂勤萬幾，卽耽精文藝，政自何妨？惟其庶政怠荒，萬事不理，而一於流連光景，弄筆染翰，與雕蟲之士爭長短於尺寸，斯其所以敗耳。

歐陽修遊隋州，得韓愈遺稿，讀而慕之，苦心探賾，至忘寢食，遂以文名天下。彼時韓公之

文猶未盛行於世，歐公從斷簡遺編，遂受正法眼藏，可謂天授。今韓、歐之文布滿天下，有能苦心探賸而得其玄珠者幾何人哉？蘇氏之文出於孟子，其時孟子之書未列學宮，固侯鯖之一味也。乃今舉世服之，如布帛菽粟，人人厭飫，而無知其味者矣。自古藝文經籍，得之難則視之必重，見之少則人之必深。何也？得之易則不肯潛心，見之熟則忘其爲貴也。今夫墨池之士臨揭舊帖，多於殘編斷簡得其精神，不以其難且少耶？試使爲文者如揭帖之心，則蘭亭數語、嶧山片石用之不竭，何以多爲？不然，卽積案盈箱，富於武庫之藏，亦不足爲用矣。

女真初無文字，及獲契丹、漢人，乃以漢人楷字合契丹字體制爲女真字，及元入中國，又作蒙古字，今元朝遺碑多用蒙古字體，而今之遺刻無用女真字者，正不知其狀何似。今遼東女真表文字與北虜相近，不似漢字契丹所合而成，韃靼館字體又都不似蒙古，豈蒙古字體亦非其國人所通用耶？

漢、唐、宋開國之初，皆嘗博求遺書，故其時內府之藏，盡天下之有，若史籍所志，何其富也！本朝則不及遠矣。永樂間，亦嘗遣使四購，不知所得幾何，乃今祕閣之藏，不及士人積書之半，天祿石渠之奧，空虛等此，亦大缺典也。南昌張直閣位在翰苑，嘗上疏請令史官行人奉使四方，各求遺書一部，送國學翰林收藏，業已允行，而久之竟無應者，政之因恬，亦已極矣。都下所當積書者有五：其一，內府監局當儲其全，以備御覽；其一，內閣祕書當儲其全，以備顧問；其一，

翰林院庫當儲其全，以備考訂；其一，兩京太學當儲其全，以備頒行；其一，禮部庫房當儲其全，以備參核。五者即不能兼得，一二焉可矣，而今皆無之，徒使坊肆訛刻日滋月盛，毀瓦書漫，寢失舊本，其去秦火之災一間耳。

校勘記

〔一〕「除人元」，「除」疑當作「從」。孟康注漢書律曆志「經歲四千五百六十，災歲五十七」句謂：「經歲，從百六終陽三也，得災歲五十七，合爲一元，四千六百一十七歲。」

〔二〕原作「四千六百一十歲」，脫「七」字。

〔三〕「汁光紀」，「汁」原訛作「叶」。據周禮小宗伯鄭玄註改。

〔四〕「始」，天啟本作「好」。

〔五〕「厚昭技巧」，天啟本作「厚招技巧」。

〔六〕「通經」，天啟本作「通今」。

穀山筆塵卷之八

詩文

學術不可不純也，關乎心術；文體不可不正也，關乎政體。

今之文體當正者三，其一，科場經義爲制舉之文；其一，士人纂述爲著作之文；其一，朝廷方國上下所用爲經濟之文。制舉著作之文，士風所關，至於經濟之文，則政體污隆出焉，不可不亟圖也。然三者亦自相因，經濟之文由著作而敝，著作之文由制舉而敝，同條共貫則一物也。何者？士方其橫經請業、操觚爲文，所爲殫精畢力、守爲腹笥金籙者，固此物也，及其志業已酬，思以文采自見，而平時所沉酣濡載入骨已深，卽欲極力模擬，而格固不出此矣。至於當官奉職，從事筐篋之間，亦惟其素所服習以資黼黻，而質固不出此矣。雅則俱雅，敝則俱敝，已亦不知，人亦不知也。故欲使經濟之文一出於正，必匡之於制作，欲使著作之文一出於正，必端之於制舉，而欲使制舉之文一出於正，反之於經訓而後可也。

夫詔令制勅之文，朝廷所以御臣民也，體在莊而且簡，昭如日星。乃或組織求工，聱牙爲古，鋪衍太煩，獎借過當，既褻上體，亦淆下觀，此訓令之體失矣。夫建白題奏之文，臣下所以弘

獻納也，體在詳而且明，較如指掌，乃有猥鄙雜陳，隱約無緒，藏頭露尾，繪絢雕章，正使朋輩讀之了不可解，何以仰孚高聽，納牖上心？此奏對之體失矣。夫纂述紀錄之文，史局所以傳信也，故必質而且贍，可以傳遠，乃或借古之奇字、奇句以飾今之事跡，或改今之官名、地名以就古之成語，平實則以爲俗，明切則以爲樸，而欲以必不可解之辭紀必不可磨之事，欲以昭示萬世，比隆二京，不已左乎？此紀述之體失矣。符牒檄命之文，諸司所以喻官守也，故必整而且實，致在必行，今者頒布下吏，或修鞞輓之詞，申請上官，或作雕篆之語，故有錢穀士馬之數以文而不明，比讞訊鞫之條以文而有害，是以三尺爲兒戲，民命爲木偶也，此文移之體失矣。夫訓命之體失，而朝廷之政不宣，奏對之體失，而臣下之志不達，紀述之體失，而一代幾於無史，文移之體失，而百司幾於無法。此其所關者政也，非文也。

文體之弊，大端有四：曰譎而不平，曰駁而不粹，曰巧而不渾，曰華而不實。此皆生於不足，非有餘也。夫文者，取裁於學，根極於理。不足於學，則務剽剝以爲富，纂組以爲奇，而譎與駁之弊生。不足以理，則以索隱爲鈎深，談虛爲致遠，而華與巧之弊生，卒之有跂而及，無俯而就，有鼓之而出，無按之而應，心力盡於此矣。世方慕爲瓌璋之聲，卓絕之調，舉羣趨之，何哉？

夫不稱御馬而稱御龍，謾以所不習也，不學畫人而畫鬼魅，欺以所不見也。文之敝亦

然。

先年士風淳雅，學務本根，文義源流皆出經典，是以粹然統一，可示章程也。近年以來，厭常喜新，慕奇好異，六經之訓目爲陳言，刊落芟夷，惟恐不力。陳言既不可用，勢必歸極於清空，清空既不可常，勢必求助於子史，子史又厭，則宕而之佛經，佛經又同，則旁而及小說，拾殘掇剩，轉相効尤，以至踵謬承訛，茫無考據，而文體日壞矣。原其敝始，則不務經學所致爾。

夫狂瀾橫發，汹涌滔天，是水之奇觀，而決之兆也；開顏發艷，耀日從風，是花之綢彩，而落之端也。故文至今日可謂極盛，可謂極敝矣。川不可障則疏其源，華不可斂則培其根，亦反經而已矣。誠令講解經旨，非程、朱之訓不陳，敷衍文辭，非六籍之語不用，此培根疏源之方也。

兩漢文章，莫盛於武帝時，然其文有三種、如枚、鄒、相如、莊助、吾丘之流，皆以詞賦唱和，供奉乘輿，是詞賦之文也；太史包羅諸史，勒成一家，是記事之文也；淮南賓客，攝諸家之旨，發明道術，是著述之文也。顧武帝所好，不過詞賦夸靡之文，子長本爲史，不以文稱，其時書亦未出，至於淮南之言，山東大儒所不能道，而八公者流，曾不得一至人主之前，稱說往古，曳裾侯門，卒成不軌，則不用之過也。嘗謂此三種文章，至今爲世所宗，淮南論道術，其言有識，不可磨滅，上也；史記不號爲文，而其文之妙爲千古絕唱，次之；至於夸麗求工，曲終奏雅，薄於技矣。

蘇、李二詩，千古流傳，爲五言之祖，其風骨遒勁，氣調雄渾，十九首之外無可彷彿者，信風

雅之正宗矣。然考其始末，則有甚可疑者。蘇建、李廣二傳，在馬遷時，二子終身履歷尚未及詳，時則然矣，至班氏漢書，紬繹國史而成，在百年之後，諸人傳中，有文字、詩篇無不記載，而李陵傳止載短歌一曲，乃垓下、大風之體，使五言贈答之詩流傳世間，豈有舍而不載者？至於蘇武傳中載報任安，而李陵傳中亦無報蘇子卿，則此書亦非真也。竊意，五言古風起於枚、鄒，在蘇、李之前，而蘇、李二詩，必兩漢士人設爲贈別之辭以詠其情事，若報子卿書，則晉、宋、六朝所爲，亦不似漢人語矣。

選詩所載，無諸王詩，法帖所集，無諸謝字。古今才士，亦無兼長如此。

蜀道難一篇，解者謂爲章仇兼瓊而作，又謂爲杜甫客蜀而作，皆非也。察其語意，乃爲明皇幸蜀耳。遠別離篇亦爾。

李詩似放而實謹嚴，不失矩矱；杜詩似嚴而實跌宕，不拘繩尺，細讀之可知也。然皆從學問中來，杜出六經、班漢、文選而能變化，不露斧痕，李出離騷、古樂府而未免有依傍耳。

宋文之淺易，韓文兆之也；宋詩之蕪拙，杜詩啟之也。韓之文大顯於宋，而宋文因韓以衰；杜之詩盛行於宋，而宋詩因杜以壞。雖然，宋文衰於韓而韓不爲之損，未得其所以文也；宋詩壞於杜而杜不爲之損，未得其所以詩也。嗟夫！此豈可爲世人道哉！韓、杜有知，當爲點頭耳。

古人之詩如畫意，人物衣冠不必盡似，而風骨宛然；近代之詩如寫照，毛髮耳目無一不合，

而神氣索然。彼以神運，此以形求也。漢、唐之古風，盛唐之近體，贈送酬答，不必知其爲誰，而一段精神意氣，非其所與者不足當之，所謂寫意也；近代之詩，贈送酬答，必點出姓氏、地名、官爵，甲不可乙，左不可右，以爲工妙，而不知其反拙矣，此所謂寫照也。

古人之文如煮成之藥，今人之文如合成之藥。何也？古人之文，讀盡萬卷，出入百家，惟咀嚙於理奧，取法其體裁，不肯模擬一詞，剽竊一語，汎而讀之，不知所出，探而味之，無不有本，此如百草成煎，化爲湯液，安知其味之所由成哉？今之工文者不然，讀一家之言，則舍己以從之，作一牘之語，則合衆以成之，甚至全句抄錄，連篇綴緝，爲者以爲摹古，讀者以爲逼真，此如合和衆藥，萃爲一劑，指而辨之，孰參，孰苓，孰甘，孰苦，可折而盡也。乃世之論文者，以渣滓爲高深，湯液爲膚淺，取古人之所不爲，謂其未解，拾古人之所已吐，笑其未嘗，不亦鄙而可憐也哉！

短簫鐃歌，漢之黃門鼓吹也。漢曲二十有二，存者有十八，務成、玄雲、黃雀、釣竿四篇，其辭已亡，魏、吳以下，准其曲數，各製鐃歌一部，漢曲多不可解。蓋樂府傳寫，大字爲辭，細字爲聲，聲詞合寫，故致錯迕。魏、晉所制，如以某曲當某曲，皆各敘其開創功德，與漢曲本辭絕不相蒙，體制亦復不類，而謂其當者，想祖其音節，或准其次第然耳。宋何承天私造鐃歌十五篇，皆卽漢曲舊名之義而以己意詠之，與其曲之音節不復相準，謂之擬題。自是以後，江左、隋、唐皆相繼模倣，惟取其名義，而樂府之法蕩然盡矣。近代一二名家，嗜古好奇，往往採掇古詞，曲加

模擬，詞旨典奧，豈不彬彬，第其律呂音節已不可考。又不辨其聲詞之謬，而橫以爲奇僻，如胡人學漢語可詫，胡不可欺漢，令古人有知，當爲絕倒耳。

漢饒歌二十二曲，蓋騎吹也，其中多言登降山陂、弋射鳥獸之事，而其詞旨所寓，又多感遇傷時之嘆。魏、晉以降，不能傳其聲譜而擬其曲數以修鼓吹。齊、梁以來，又不能擬其篇數，而取其篇名以模樂府。總之其體絕矣。近世王、李諸公，好古釣奇，各模擬饒歌十八曲，歷下之詞旨頗近，而不能自爲一詞，婁東稍脫落，卽不甚似，然其舊曲之名與其辭不可解者，卽二公亦不知也。惟寄性深遠，「」可以發難抒之情，則君子有取焉耳。

古樂府之題，蓋今之曲名也。其古詞有與其題相涉者，有與其題絕不相涉者，則用其曲也，然其節奏不可考矣。後人擬之者有二：有擬其曲而爲之，而辭不相蒙；有擬其題而爲之，而曲不相中。大體唐人多取題目字面爲古歌行，而不用其曲節，則世變遠而音節異也。

古人用韻有不可解者，卽四聲亦與後不同，如韋孟詩云：「微微小子，既耆且陋。豈不率性，穢我王朝。」又云：「我既遷逝，心存我舊。夢我瀆上，立於王朝。」陋「舊」去聲，而以叶「朝」，則四聲亦不同也。

宋、元詞曲有出於唐者，如清平調、水調歌、柘枝、菩薩蠻、八聲甘州、楊柳枝詞是也。朱溫歸鎮，昭宗以詩餞之，溫進楊柳枝詞五首，今雖不傳其詞，彼時曲度多是七言絕也。以全忠之凶

悍而能爲歌詩，可與青陵嗣嚮矣。

史、漢文字之佳，本自有在，非謂其官名、地名之古也，今人慕其文之雅，往往取其官名、地名以施於今，此應爲古人笑也。史、漢之文如欲復古，何不三代官名施於當日，「三」而但記其實耶？文之雅俗固不在此，徒混淆失實，無以示遠，大家不爲也。予素不工文詞，無所模擬，至於名義之微，則不敢苟，尋常小作或有遷就，金石之文，斷不敢於官名、地名以古易今。前輩名家亦多如此。

將軍裴旻請吳道玄畫東都天宮寺壁，道玄請裴將軍舞劍以助之，裴爲舞一曲，道玄奮筆立成，若有神助。夫舞劍之於揮毫，不相及矣，然能助之者，以神會也。文章亦有神會，大而天地，小而蟲魚，耳之所聞，目之所見，無不可以發人之精思，而鼓人之神魄，何必方尺之函，數寸之管哉？古之制器者，見轉蓬而爲車，聞風鳴而制律，豈拘拘於形聲之中耶？蓋必有以神契者矣。

選舉

漢世用人之法，皆自州縣補署，公府辟召，然後升於朝廷，當時未設選部，百官進退，屬之丞相。魏、晉以來，始專委選部。及唐亦然，猶分東西兩銓，使左右侍郎分領。及東都、嶺表復別有銓選，不盡領於吏部，而吏部侍郎魏玄同上言銓選之弊，猶謂以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委之

數人之手，力有所極，照有所窮。後世以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委之一郎之手，不尤舛耶？

宋法文選屬審官院，武選屬樞密院，王安石欲奪樞密之權，乃以文選、武選皆屬吏部，尚書左選主文，侍郎一人主之，謂之審官東院；尚書右選主武，侍郎一人主之，謂之審官西院。蓋文彥博爲樞使，安石爲此以阻之耳。

唐天授元年，武后親策貢士於洛城殿，此殿試之始也。長安二年正月，初設武舉，其制有長垛、馬射、步射、平射、不同射、馬槍、翹關、負重、身材之選，此武舉之始也。

宋時臨軒策士，本用詩賦，熙寧三年，用呂公著之請，殿試進士專用制策，至今遂爲定制。

熙寧四年，更定科舉法，罷詩賦、帖經、墨義，令士各占易、詩、書、禮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此卽今科場之始，而四場不同耳。殿試則專以制策，罷去詩賦，分爲五甲：第一第二等賜進士及第；第三等賜進士出身；第四等賜同進士出身；第五等賜同學究出身。此卽今殿試之法，而五甲不同耳。蓋宋初學校之制原未大備，而科舉試士，惟以明經詞賦爲主，安石以爲，古之取士必本於學，請興建學校，講三代教育之法，專以經術取士，而科場之法遂爲近代剏始矣。此豈可以新法少之哉！

熙寧四年，廣太學齋舍，增置官師，分生員爲三等：始人太學爲外舍，定額七百人；外舍升內舍，員三百人；內舍升上舍，員百人。每月考試其業，以此升舍。上舍免其發解，及禮部試，召對

賜第。此卽近代積分之法也。至於免解、免試、徑召廷對，則上舍生卽禮部進士矣。荆公此法甚善，宋人行之，甚著得人之効，恨今不能舉爾。

司馬光在位，盡變安石之法，惟經義取士則不以爲非也。光謂：「神宗顓用經義論策取士，乃復先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但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先儒，令天下師生講解。」此大公至正之論，安石復起，亦當心服也。經義之法至今遵用，安石於選舉之制，可謂一開剗矣。

宋初用詞賦取士，安石變爲經義。及元祐初，呂大防、范純仁當國，乃立經義、詞賦兩科，凡詩賦進士，習一經，試本經、論孟義及詩賦、論策，凡四場；經義進士，習兩經，試本經、論孟義及論策，亦四場。兩科通定高下，而取解中分之，各占其半，此亦調停之法也。紹聖初年，盡復熙豐之政，又令進士純用經義，而改置宏詞一科，於進士登科後試之，所取不過數人，卽今之館選也。

宋自熙豐以後，經義、詞賦二科更爲廢興，已而合爲一科，至紹興之末，復分而爲二，蓋宋時取士之途惟此兩科，而離合不一如此。本朝以經義爲主而盡黜詞賦，則學醇而路狹矣。

元時，科舉之法至仁宗始定，從李孟之請也。其制，三歲一開科，以八月郡縣鄉試，明年二月會試京師，中者策之於廷，賜及第、出身有差，卽今制所由始也。但彼有兩榜，以蒙古、色目爲右，漢人、南人爲左，各命題耳。

嘉靖壬戌，一甲三人皆至宰相一品，隆慶戊辰，一甲三人，一爲元輔，二爲正卿，自世廟以來所未有也。戊辰會魁五人，張、沈、陳三公同時爲相，亦往時所未有也。

嘉靖己酉，浙江舉人內唐公汝楫爲狀元，陶公大臨爲榜眼，趙公志皋爲探花。南直甲子舉人焦公竑爲狀元，余公夢麟、劉公城皆爲榜眼，一榜三及第，亦異事也。

萬曆丙戌、乙酉以後，「三」內閣三公俱南直人；申瑤、泉狀元，王荆石會元，許穎陽解元。內閣三公應三元之數，皆出南直，又大奇事。

國家以科舉取士，視爲重典，其中得失去取，皆有成數，非人所能爲。姑舉一二事於左：嘉靖丙午，浙江省試，主者已如額取足九十人，每十卷一束，置之榻上。偶主者困卧，夢一朱衣達官，自稱杭州知府，直入卧內，云：「尚有一卷未取。」主者寤而疑之，少間，又夢如前，寤而案上有一卷，不知所自來，因於九十卷中拈取一卷，以較案上卷，良不及也，遂以易之。其後所夢者得第爲顯官。又浙中士夫相傳：嘉靖初年，浙江省試，主者燈下閱卷，不中者皆擲地下，忽見一披髮婦人取地下一卷返置案上，主者不驚，取而復投之者再，婦人長跪而泣，主者感動，卽取中。此卷乃餘姚一生名田麟者。榜後，問田生以狀，生哽咽久之，乃對：「母本側室，爲嫡搗殺，死時狀正如此。」卽此二事，「四」場中皆有鬼神，主者亦不得與也，可不畏哉！

萬曆己丑，科場覆試，予獲與事。先是，戊子，京兆都試黃宮庶、洪憲主考，黃遊申、王二相君

間甚懽，而太倉公子雅有家學，即非黃典試舉首，亦其分內，徒以出於黃，所爲衆指目，而榜中復多黃所厚士，關節居間，都人懸書于衢。及京兆試卷呈送禮部，宗伯朱公命郎吏檢閱，于儀郎孔兼因摘其兩卷以呈，其一李鴻者，吳門之婿也，朱公語予其狀，予謂：「郎吏既聞，公即當奏，不奏，即當密止，亦不可向予道也。」朱公猶豫久之，密以白吳門，因寢其事。于復封送禮科，令其參劾，禮科苗給事朝陽，吳門之客也，亦寢不奏。于見形迹已露，不可中止，因風郎中高桂，桂，抗直人也，遂上疏劾黃及太倉公子、吳門東床，凡八人。詔下禮部查核，且會都察院及科道覆試。御史大夫吳公、中丞詹公皆爲二相，宗伯稱病，亟不出，右堂田公轉自祭酒，以八人皆國學所選，避不閱卷，惟予及臺長司其事。試畢閱卷，予先閱畢，稍定次序，以送吳公，吳公即送臺省諸君，令其校定，而所指屠大壯者次爲第八，與予所定相合。予因謂吳公曰：「甲子舉場覆試，丙戌午門覆試，皆分二等定去取以聞，今奉旨覆閱，雖不定去取，亦宜分作二等，請自上裁。」乃召郎吏具草，以七人爲「平通」，一人爲「亦通」，其人即屠也。舊例，「亦通」者黜。吳公見屠在黜例，懼無以復二相，即起取卷再閱，曰：「此卷之文義甚優，老夫亦不能作，奈何棄置？就不作官也罷，要全天理。」揖臺諫諸君共閱。都諫黃縣王君指卷對曰：「卷內數語老先生所稱者，以某觀之，正是極不通處。」都諫苗君取視，指曰：「如此數語，却亦甚好。」都諫張君曰：「數語若是秀才，可居五等。」於是吳公大憤，噤不能語，而儀司呂正郎與周與高直前力爭，請落其二三卷，予因謂

吳公曰：「郎官所請黜落太多，惟此卷差下分別不妨，既奉旨品閱，豈得盡無可否？」吳公猶欲持之，予卽厲聲命吏書奏，卽可印封，俟闕門開卽上，時已三鼓矣。予甫抵舍盥漱，卽入候講，黎明在文華直廬，三相已至，延予問狀，相顧失色，新都曰：「奏可追否？」曰：「已上矣。」衆印封，亦不可改。二相公曰：「然。」退而大怒，謂予曰：「如屠生文義，可作程式，奈何黜之。」予笑謂曰：「郎中云不通亦過，老先生云可作程式亦太矯枉。總之，非甚不通，但要京兆中式，亦屬濫進。」二相默然。自是，高、呂、王、張諸子皆二相所切齒，而吳、詹、黃、苗諸君皆爲公論所扼腕。其持二相或末次於黃，而啣予者次於高、于矣。覆試奏既上，次日，卽以查核疏奏，大略云：「連日查訪，關節未有明據，事屬曖昧，遽難指名。但科場去取原憑文藝，今諸生試卷既經多官會閱，無甚相懸，可知當日科場未必有弊云云。二相以其辭微，亦不悅也。而吳、詹二公以不能全勝，復有從臾，滋不見與云。」

唐時牛、李之黨起於對策，成於覆試。蓋宗閔對策譏切吉甫，爲德裕所恨，又與元稹爭進，平日有郤，及楊汝士、錢徽知貢舉，不受段文昌、李紳之屬，爲其所嫌，而宗閔之婿及第，故德裕、文昌、紳、稹皆以科場之事攻擊主司，而宗閔亦譴焉。由是宗閔、德裕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其機括所發，惟借科場一事以傾之耳。古今事體，大略不遠如此。

唐渭南尉劉延祐弱冠登進士第，政事爲畿縣最，李勣謂曰：「足下春秋甫爾，遽擅大名，宜稍

自貶抑，無獨出人右也。」此時風俗尚淳，後進少年爲長者所誨如此。近時，年少甲科，出爲令長，稍有一二薦疏，視臺省要津如持左券，長年先輩降顏撫接惟恐不及，有以是勗之者，其肯受乎？且亦長年先進無勸其人耳。誠有如勸者，亦必不俯仰假借以媚少年也。

宋大觀三年，集英臚唱，執政林摠當傳姓名，不識「甄盜」字，以寡學被黜。近世上人，以經義致身，不暇博覽，誤書誤讀者不可枚舉，設令古人見，何如爲笑？記在朝時，有一臺諫上疏，曾以草相示，內有「竊鉄」二字，蓋以「鉄」爲「鉄」也，予難於面質，第曰：「此字莫是誤寫。」渠愕然不答，及奏牘已成，却已寫作大「鐵」字，不可復正矣。甚悔當時不曾明告，使陷於可笑如此，亦與有責焉。

校勘記

〔一〕「寄性」性，天啟本作「興」。

〔二〕「官名」下，天啟本有「地名」二字。

〔三〕「乙酉」，天啟本作「丁亥」。

〔四〕「二事」下，天啟本有「可見」二字。

穀山筆塵卷之九

官制

漢時，有中書，有尚書。霍山錄尚書，有上書言其罪者，山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盡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不關尚書，可見尚書是士人，中書則宦官也。及江左以後，乃以中書、尚書列爲兩省，中書傳命，尚書受而行之，則尚書外廷吏也。又設翰林學士於禁中，專掌制命，而中書亦少疎矣。及元設中書省，而以尚書隸之，則中書外廷臣也。今之內閣，則漢之尚書令、唐之中書省，而司禮中官，則漢之中書令也。

漢制，大將軍位三公下，及竇憲伐匈奴還，位次太傅，而在三公之上。自是，東漢官制：太傅第一，大將軍次之，太尉次之，司徒故丞相也，又次之，司空故御史大夫也，又次之。

東漢以三公爲三司，鄧騭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自是，江左以來有「儀同」之名。西漢有三府：丞相、御史大夫、大將軍也。其後增二將軍，謂之五府。東漢有五府：太傅、大尉、司徒、司空、大將軍也。

西漢所謂三公者，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而已。其後，以大將軍代太尉，而以大司馬號冠之，

然猶一官耳。東漢承元、成之舊，以司徒代丞相、司空代御史大夫、司馬代太尉爲三公，而大將軍位三公之上，與司馬爲二官矣。曹操爲丞相，位三公之上，而丞相與司徒亦爲二官矣。東漢之末，以太傅總百揆，爲首相，太尉次之，司徒次之，司空次之，而大將軍號或在太傅之下、太尉之上，有五公矣。晉初，以太師、太保、司徒、司空爲文官公，而以左右光祿大夫開府者爲從公，大司馬、大將軍、太尉爲武臣公，而以驃騎、車騎開府者爲從公，有八公矣。已而齊王冏之徒又自爲丞相，不在八公之數，則又冗矣。官制之濫，至於公孤盈朝，安所稱治體也。

漢順帝時，武都太守趙冲平羌有功，詔冲督河西四郡兵，爲節度，節度之義昉此。質帝時，以參撫爲中郎將，督揚州軍事，都督之義昉此。

漢靈帝時，以黃巾之亂，置西園八校尉，以小黃門蹇碩爲首，諸校尉皆統於碩，卽大將軍亦領屬焉，此後世監軍之始也。

六朝官制不甚可知，惟梁武帝定九品十八班，粗可考識，然亦濫矣。十八班者，以丞相、太傅、太保、大司馬、大將軍、太尉、司徒、司空爲十八班；其次，開府儀同爲十七班；其次，尚書令、左右光祿大夫爲十六班；其次，尚書、左右僕射、中書監爲十五班；吏部尚書爲十四班；中書令、列曹尚書爲十三班；侍中散騎爲十二班。當時三司以下，尚書令、僕射皆號爲宰相，而其品乃如此。太尉、司徒、司空謂三司，三司常置，大將軍以上不常設。儀同者，諸將軍以下體與三公同。

也。然以三公、卿、監、尚書爲外朝，門下省爲內朝。蓋門下已重矣。是時南北官制頗同，北朝重門下，三公令僕非冠以侍中之號則不得筦樞，蓋門下乃真相也。

江左自陳氏受禪，國之政事，並由中書，有舍人五人分掌二十一局，各當尚書諸曹，並爲上司，尚書聽受而已，此中書之重也。北朝則重門下，三公、尚書非帶侍中銜不得聞政，此門下之重也。唐則並重，已而遞重，已而重中書云。

北朝官制，自大丞相以下，有太宰、三師、大司馬、大將軍、三公。三師，卽太師、太傅、太保也，准古，上公非勳德不居，大將軍、大司馬謂之**二大**，**二大**之下乃爲三公，三公者，太尉、司徒、司空也。夫三公古之極品，其上乃增如許，其濫而不經如此。皆由僭竊之臣位寵已極，遞相崇稱，遂爲定制耳。

唐時，文官五品以上及兩省供奉官、監察御史、員外郎、太常博士日赴朝，號常參官；武官三品以上三日一朝，號九參官；武官五品以上五日一朝，號六參官；其文武官九品以上，則朝朔望而已。

唐初，宰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及裴炎爲中書令，始遷政事堂於中書省，蓋兩省共聚一堂也。其制度不可曉。

唐初三省之制，尚書省有令、僕射，以太宗嘗爲尚書令，避不復設，以左右僕射爲長，中書省

之長爲中書令，卽隋之內史；門下省之長爲侍中，卽隋之納言，皆正宰相也。武后初年，改尚書省爲文昌臺，僕射爲左右相，六曹爲天地四時六官，門下省爲鸞臺，侍中爲納言，中書省爲鳳閣，令爲內史。中宗復辟，乃復舊名。玄宗卽位，又改中書爲紫微省，門下爲黃門省，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然僕射雖改丞相而不同中書、門下，卽不稱爲宰相。及天寶元年，又改侍中爲左。

唐高宗以郭待舉、岑長倩、郭一正、魏玄同爲相，以其資任尚淺，未可與諸相同名，且令預聞政事，與中書、門下同受進止平章事，此平章之名所由起也。此時左右僕射、中書令、侍中爲真相，同三品者次之，同平章者又次之。至宋時，遂以同平章事爲正相，而以參知政事爲次相，然則宋之參知政事卽唐之平章也。

蕭梁有壽光殿學士之號，殿學之名始此。

唐初設弘文館，有學士、直學士之號，中宗在位，用上官昭容之言，置大學士四人，以象四時，直學士八人，以象八節，學士十二人，以象十二時，每遊幸禁苑，無不畢從，賦詩屬和，使昭容第其甲乙，文采流傳雖有足觀，其實非士流之榮也。大學士之名起此。至宋時，卽以爲宰相兼官矣。

唐時學士院在禁中，凡十廳，南廳五間，北廳五間，中隔花甬道，承旨居北廳第一間，其任最重。

唐制，中書、門下一二省皆供奉外官，隨朝士人見，謂之內供奉，隨翰林院班者，謂之翰林供奉。蓋今兩殿、兩房皆翰林供奉之遺法也。

自唐中葉以後，學士之權重於宰相，如陸贄之在奉天，鄭絪之在貞元，裴垕、李絳在元和之初，皆以帷幄密謀決軍國大計，用人行政，惟所獻替。及其爲相，寵遇反不若焉，即有所建白，視在北門亦若少減。地之親疎不同也。漢所謂不任三公，政歸臺閣，政如此。

唐時，銓選之法，三品以上冊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勅授，皆由尚書省奏擬，文屬吏部，武屬兵部，尚書曰中銓，侍郎曰東西銓。神龍、景雲之間，嬖倖用事，選舉混淆，無復綱紀。睿宗卽位，乃以宋璟爲吏部尚書，李義、盧從願爲侍郎，姚崇爲兵部尚書，陸象先、盧懷慎爲侍郎，而文武二選皆稱公平矣。彼時尚書侍郎分主選法，品藻甄識，各盡其察，故稱平也。後世以天下士人之衆委之一人，責既太重，明亦難周，士之不得於仕者必多矣。

景雲元年，薛訥爲幽州鎮守經略大使，此節度使之名所由起也。天寶以後，其任愈重，受命之日，賜雙節，專制軍使，行則建節，樹大纛入境，州縣築節樓，迎以鼓角。宋時，其權雖輕，而拜節之禮猶重，節出，拆閣毀屋以示不屈。本朝制臣，各賜旗牌制勅，雖名器不同，而意象相似，然其權任則不及遠矣。

唐制，節度使掌兵事，觀察使掌民事，故租庸催徵皆牒觀察使司，此初制也。兩河藩鎮各

據疆理，租、庸貢賦不入三司，不知觀察之權亦復何在。蓋亦有節度兼其職者矣。

天平節度使。天平卽淄、青、淄、青卽平盧也。平盧在永平。安祿山既平，肅宗乾元元年，節度使王玄志死，朝廷遣中使往撫將士，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於是裨將李懷玉殺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爲使，朝廷因而授之，此軍中廢立之始也。未幾，希逸渡海而南，據有淄、青、沂、密、青、齊六州之境，猶冒平盧之號。已而懷玉復逐希逸，復并登、萊、棣四州，賜名正己。及李靈曜之亂，諸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爲己有，正己又得曹、濮、徐、兗、鄆五州，乃自青州徙東平居焉。正己卽懷玉也，傳師道、師古，及納而誅，因賜鄆號爲天平軍，故淄青、平盧、天平，其地不同，其爲一軍之名一也。

高宗儀鳳元年，遣大臣分道巡撫，以宰相來恒爲河南道大使，薛元超爲河北道大使，左丞崔知悌、司業鄭祖玄爲江南道大使。後又謂之存撫，卽今巡撫之所由起也。

唐初，遣御史按察十道，卽今之巡按。立二十四府都督察所部刺史以下，卽今之巡撫。都督旋廢，按察復停。其後，改爲五十四道，各置採訪使，以刺史領之，又一變也。

宋時，宣撫之體甚重，卽今之總制也。鄭剛中爲宣撫副使，大將吳玠官至少師，請講鈞敵之禮，剛中曰：「少師雖尊，猶都統制耳，倘變常禮，是廢軍容。」玠乃惶恐聽命。近日邊帥有爵至三公者，於制府大臣皆用屬禮，卽此體也。

唐制，御史臺有侍御史六人，以久次者一人知雜事，謂之雜端，不出累月，遷登南省，故亦謂之南牀，殿中監察以下，皆稟而隨之。蓋御史之長，卽今之京畿河南道也。

監察御史裏行，「三」以其資敍尚淺，未正除御史，先令於御史班內行也。今之試御史，其原蓋出於此。

漢之中書令，本宦官也，至江左而爲宰相；唐之樞密使，本宦官也，至五代而屬外朝。官名之沿革如此。

五代以樞密使爲內輔臣，宰相爲外輔臣，而樞密之權重於宰相，如宰相兼樞，則得顓大政，如罷樞密之權，但爲宰相，其任反輕，亦如唐之左右僕射也。郭崇韜之於莊宗，安重誨之於明宗，皆以佐命元功入爲樞密，刑賞陟黜，無不由之，其勢然也。後晉太祖懲其橫肆，遂廢樞密，以印付中書，而宰相之任始專矣。二人勳名相似，際遇亦同，皆以剛愎自用，久擅大權，叢怨四海，以及於禍。總之，不學無術，未聞大臣之道已矣。

唐初樞密之設，蓋於政事堂後列五房，有樞密房以總曹務，乃宰相文書之所也。宣宗以後，始設東西樞密兩院，以宦者爲使，而樞密之任歸之，其權與宰相等矣。唐莊宗卽位，以豆盧革、盧程同平章事，郭崇韜、張居翰爲樞密使，則始以外官爲之，而樞密之任親於宰相，以其與聞密勿也。有宋建國，因五代之舊，以中書爲相，樞密爲將，謂之兩府，而宰相之權重於樞密矣。

唐時，金吾衛屬南衙，卽今之錦衣，羽林衛屬北衙，卽今之東廠。李輔國欲選羽林騎士五百以備巡邏，蓋欲以北牙禁旅侵南牙之職，故宰相李揆急奏止之，輔國又置察士數十人，潛令於人間察聽細事，有所追索，諸司無敢拒者。魚朝恩專權，亦於北軍置獄，使坊市惡少年羅告富室，沒其家貲，則成化間之西廠矣。

唐末，兩樞密使及左右中尉柄事禁中，與宰相表裏，號爲中貴，亦稱內大臣。樞密卽今司禮，中尉卽今東廠也。

元用御史臺言，各路按察巡行郡邑之法，設官八員，二使留司，副使以下，每歲二月分巡按治，十月還司。已，又改爲肅政廉訪司，卽今按察分巡之規也。其時，按察司官屬御史臺，卽今御史巡歷、分巡從行之法，然彼時行臺官僚自大中丞以下全設如內，今惟以御史巡按，無行臺之設，而巡撫中丞以保釐爲職，雖有行臺之號，其實不相蒙也。大要本朝之制，以行省爲藩司，廉訪爲臬司，行司爲都閫，而中丞同事一方，參有御史之體而不相統攝。此官守之因革於元者也。

元時風憲之制，在內諸司有不法者，監察御史劾之，在外諸司有不法者，行臺御史劾之，卽今在內道長，在外按臺之法也。惟所謂行臺御史者，竟屬行臺，歲以八月出巡，四月還治，乃長官差遣，非由朝命，其體輕矣。本朝御史（三）總屬內臺，奉命出按，一歲而更，與漢遣刺史法同，唐、宋以來皆不及也。

今之指揮使司，卽元之萬戶府也。元人既平江南，於浙東一道置三萬戶府，高郵、泰州置兩萬戶府，揚州、建康、鎮江置七萬戶府，杭州行省置四萬戶府。其體貌責任若今都閫之體而權力倍之。國初衛所之設，權力亦重，後稍陵夷，至於今日，其號爲指揮者，以金紫之服，低眉俯首，奔走使者之前，若隸卒然，使折衝捍衛以展報國之猷，其將能乎？

春秋時，縣大而郡小。秦併天下，郡大而縣小。漢有郡國，皆統於州，然州乃分部之名，或十二，或九，及南北分裂，天下至百餘州，而郡猶屬焉。隋併天下，廢郡而存州，州卽郡也，煬帝又改州爲郡，而州之名廢。唐初，又罷郡置州，而郡之名廢，其實一也。宋、元以來，設府於州，府卽州也。本朝以州屬府，則分而爲二矣。此郡縣名實之辨也。

宋時，大縣四千戶以上選朝官知，小縣三千戶以下選京官知，故知縣與縣令異。縣令卽古長吏之職，知縣則以京朝官之銜知其縣事，非外吏也。朝官、京官亦自有別。

元大德七年，郭守敬以先朝舊德，累請謝事，不許。自是，凡翰林、太史官不得致仕，遂著爲令。彼所謂翰林者，兼有書畫供役之流，所謂太史，卽今之欽天臺官，非詞林也。今制，臺官世業天文，不與大察，其年高自願致仕則聽，否，雖七八十歲不解其官，自郭太史始也。

唐、宋時，州郡有孔目之吏，亦謂之都吏，言一孔一目無不總也。後以之名官。

月俸

唐時，一品月俸八千，後以防閣庶僕俸銀雜用，以月給之，總稱月俸，爲錢三萬一千。比以今制，俸薪直堂筭之數亦相倣，然唐時猶有職田祿米，一品歲七百石，此爲優爾。及至大曆以後，權臣月俸有至九十萬者，刺史亦皆十萬，則不啻倍蓰矣。

開元二十四年，定百官月俸：一品月三十千，二品月二十四千，遞至九品，月一千九百有奇。大曆十二年，加京官俸，三公、宰相每月各一百二十貫文，中書、門下侍郎月各一百貫文，遞至雜職，月各一貫九百餘文。一貫當是一千。開元之制與今略相倣，大曆則溢三倍矣。

唐時，百官皆有職田，其名有二：一謂之職分田，一品十二頃，至九品二頃而止，皆給百里內地；一謂之永業田，一品六十頃，至九品二頃而止，卽口分、世業之意也。永泰元年，軍興費劇，百官請納職田以充軍糧，而此不可復矣。宋時猶有公田。惟本朝官仰俸薪，別無給賜，郡邑所在，田皆起科，亦不聞有公田之名。惟邊方大將有養廉地土，頗收其人，以代公費，有職田之遺耳。

唐世俸錢，自會昌以後，不復增減，三師二百萬，三公百六十萬，侍中百五十萬，中書令、兩省侍郎、左右僕射百四十萬，尚書、御史大夫百萬，節度使三十萬，蓋計一歲言之也。萬當爲十

絹，二百萬則二千緡矣。至北漢劉崇以太原一道正位建國，宰相月俸止百緡，節度使止三十緡，較之唐末已爲太減矣。乃今一統之盛，宰相月俸猶不能半此，則近代之俸可謂至薄也。

郭子儀自河中入朝，代宗命宰相置酒其第，一會之費至十萬緡，準今銀數當作十萬兩也。亦太甚矣。

代宗時，回紇以馬萬匹來市，有司患其太多，請市千匹，郭子儀恐違其意，自請輸一歲俸爲國市之，當時馬價，一匹值四十緡，計馬萬匹當用四十萬緡，子儀一歲之俸能市萬匹，其時將相之富，可想見矣。史記子儀月入俸錢二萬緡，絹爲一千，一歲俸入，卽今二十四萬兩矣。

長慶元年，王承元移鎮，以錢百萬緡賞鎮州將士，劉總辭鎮，以錢百萬緡賞幽州將士。百萬緡，當爲銀百萬兩也。唐之濫費亦太甚矣。使在今日，以二鎮費二百萬金，安所措給？第以前段月俸准之，當是十萬耳。

唐自中葉以後，軍士驕橫，賞賚無紀。穆宗卽位，神策軍士人賜錢五十千。敬宗卽位，力不能繼，神策軍士人賜絹十疋，錢十千，畿內軍士又減五千。李逢吉之策也，稍能裁，時人善之，然較之往代已爲濫矣。宋時，每遇南郊慶禮，大賚六軍，至以費用浩煩，久虛大禮，此亦五代積習所致也。我朝養軍之費雖不減於前代，而賞賚之格，所損不啻十倍，法可謂善矣。

校勘記

〔一〕「埒」，原訛作「拍」，茲據舊唐書裴埒傳改。

〔二〕「唐之監察御史」，原作「御察御史」。茲據天啟本改。

〔三〕「本朝御史」，天啟本作「本朝風憲之制，御史」。

〔四〕「糧」，天啟本作「餉」。

穀山筆塵卷之十

謹禮

本朝承勝國之後，上下之分太嚴，二祖、仁、宣時猶與侍臣坐論，英廟冲年卽位，相接頗稀，以後中貴日倨，堂陛日隔，卽密勿大臣，無坐對之禮矣。今上禮御儒臣，優於前世，講筵接以揖讓，稱以先生，皆殊禮也。第行在講幄，歲時從相君以下與賜服食，每有宣賜，相君第具一公疏上謝，遣閣校領至私第，竟不詣廷一拜，卽次日進講，亦不一叩首，竊甚以爲嫌。古人君臣之禮極嚴，卽萬石君傳所載：「上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恭謹如此。今平交執友有所問遺，未有見而不一揖者，況君上之賜，直受而無一言，心何以安？業從衆人之後，不敢有異，惟御賜頒及，無問服食時鮮，卽一魚一蔬，皆頓首拜受，焚香獻之祖考，乃敢嘗爾。又目睹江陵一事，如班賜誥命，百官朝服，唱名給散，而內閣不出，止遣典籍代領。夫賜命之典，古之所謂虎拜稽首者，內閣到橋南不數武，而安坐閣中，使從吏代受，甚非事君之禮也。

凡臣子對君稱謂有體，李泌對德宗曰：「臣若苟合取容，何以見肅宗、代宗於天上？」此稱謂法也。凡人言死則曰「見某於地下」，人主之祖、父則曰「見於天上」，此不可不知。嘉靖中，上在西

城召太醫令徐偉入，胗龍脈，進殿蒲伏膝行，見上倨坐小牀，龍衣曳地，不敢以膝壓衣，奏曰：「皇上龍衣在地上，臣不敢前。」上遽以手捫衣，出腕而胗，偉但一時語耳。出至直廬，手札賜內閣曰：「偉適胗脈，稱『衣在地上』，足見忠愛。地上，人也；地下，鬼也。」云云。賞賚甚厚。偉見札惶懼失色，自謂若有神佑，設使誤稱「地下」，罪萬死矣。蓋世廟嚴而多忌，誤有所犯，罪至不宥，而偉偶中上旨，非慮所及，故且喜且懼耳。此與泌「天上」之稱，亦偶合矣。

萬曆丁亥，有言者請復午朝，疏入，報聞，未有成命也。一日，同沈公在部，將至巳刻，忽傳午朝，追班百官且驚且喜，踉蹌奔趨，行至東長安門，已聞鼓聲，則益張皇疾奔，惟恐後至，予且行且告沈公：「此未必朝，且恐有他，禮官姑徐行以俟，不可爭先而進，以駭瞻望，政使失朝，所失反小。」沈公以爲然。及至賞房，各部諸公皆已先至，而駕竟未出也。入內探之，茫無影響，乃鐘鼓司內使誤聞傳說，直上鳴鼓，而會極門內使因卽掃除內座，以待臨幸。總之，皆誤也。此亦訛言之妖矣。大臣當此類事，不宜輕遽。

予在南宮，一日早朝後至，點查列名，當事中貴遣閣校來言：欲隱予名，以是市交。予亟遣人馳謝曰：「失朝事小，欺君罪大，忝爲大臣，豈敢以欺自處？可列吾名以上，如有所隱，當上書自首，反於中貴不便。」其人慚懼而止。蓋失朝之罪不過奪俸，何忍以是欺上？且中貴以此市交，他日請托橫至，何以應之？正宜謝絕爲當耳。

近日大臣，多因數被攻擊稱病求去，盡廢面辭之禮，聞命之日，促裝就道，早夜啟行，帷車而出，故舊官僚或不及面。具疏辭謝，往往自謂得請，故作出樊之態，此皆內含悻憤，外示狷潔，既非人情，亦非臣禮，吾甚不取也。辛卯九月，九疏陳請，蒙恩予告，勅使再臨，予方以爲榮寵，而諸公狃於故習，謂予必朝發夕行，不肯信宿。予笑曰：「何爲乃爾？人臣位至上卿，得請而去，主上恩禮周渥，有光行色，此在古人，方且侈爲畫圖，耀諸簡冊，有何不榮？而故爲悻悻之跡！吾必不然。」翌日，具疏陳謝，又三日，具疏辭。疏中數語曰：「江湖跡遠，雖稍隔於瞻依；臣子情深，實無分於去就。舉頭見日，終身戴天，擊壤可以詠太平，呼嵩可以祝聖壽。」末綴數聯，勸上講學勤政，早正大本云云。又數日出城，以日高登車，送客滿路，皆與揖別，惟請告之禮不設酒爾。是日，諸公以予必循故事，未明而出，皆遣吏持刺候於郊門，及至日高未出，乃始趨至城外，相候一別。予謂，去就之禮，自覺不差。惟葛端肅公去時頗同此意，他公皆不爾也。

建言

今制，相傳臺諫風聞言事，考之令典，無所證據，心竊疑之。後讀唐史，武后以術制羣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監察御史，得互相彈劾，率以隱誣相傾覆，此風聞言事之始也。夫人之功罪必有其實，按名責實，猶恐不稱，況以風聞？武后之令，蓋羅織告密之別名。

耳，而承平之世習爲典故，不知其出於此也。

門籍之名起於唐，其制，記官爵姓名，一月一易，非遷解不除，卽今制也。第彼時有門籍者，皆得出入殿廷，直至御前，如其無門籍者，如有急奏，許門司仗家引奏，無得關礙。故貞觀以來，羣臣士庶皆得進言。李林甫擅權，羣臣奏事有不諮宰相者，則托以他事陰中之，然猶未敢明禁百司之奏事也。元載爲相，乃請百官論事先白長官，宰相定其可否，然後奏聞，則明爲杜塞言路之謀，「一」載之拒諫擅主，又甚於林甫矣。嘗虛心論之：諫官御史有所論列，先白宰相，非體也；六曹郎吏有所建白，不關長官，亦非體也。何也？臺諫職在言責，於天下事無所不當論，如必先白宰相，則言責杜矣，故不可也；郎官職在官守，「二」其所守之官，卽長官之職也，有所建白，當先咨之長官，長官不能行，然後聞之於上可也，如必越職有言，而不使長官與聞，則官守亦紊矣，故不可也。臺諫不白宰相謂之盡職，郎吏不白長官謂之越職，相似而實不同。但以元載之奸，意在塞諫，非爲官守言責計也。

宋孝宗時，因補闕薛叔似論列時相，謂曰：「卿等以補闕、拾遺爲名，專主規正君上，不任糾劾，今所奏乃類彈擊，甚非設官命名之意。」蓋拾、補兩省僚屬，官爲侍從，與臺諫不同，故孝宗以此諭之。本朝六科給事中，「三」沿門下舊僚，主於封駁，各道御史，沿臺官之舊，主於彈擊，今皆以糾劾爲事，亦非設官意也。

宋理宗置籍中書，記諫官御史言事，歲終考其成績，此法甚善。若使銓曹年例考察，皆取任內建白以爲上下，而不必以曖昧之過、飛搖之辭爲定官之殿最，卽有分處，亦將無辭矣。

唐史一事甚類今日。中丞姚廷筠奏：「比見諸司不遵律令格式，事無大小，皆悉聞奏，至修一水竇，伐一枯木，皆取斷宸衷」云云。蓋上要下煩，上煩下亂，若米鹽瑣細一一上聞，則所遺者反大矣。一則法網太密，不得伸縮，一則大臣權輕，不得展布，其究反成彌文，無益於國也。

明刑

古時受贓，法極重，如唐肅宗上元間，或告宰相第五琦受人金三百兩，遣御史按之，遂坐長流，可謂重矣。近世，贓吏受財五百以上，法方遣戍，其汎指贓數不可核實者，卽至千萬，不過罷免。又肅宗時，宦官受財爲人求官於宰相呂諲，事覺，宦官杖死，諲亦罷免。近時，中貴請托宰相，如取如携，縱遇事發，不過革退，未聞杖死，亦未有連坐宰相者。蓋今之人情似刻而實縱，今之法紀似密而實疎也。

唐代宗時，優崇宦官，公求賂遺，無所忌憚。宰相嘗貯錢閣中，每賜一物、宣一旨，無空還者。出使所歷州縣，移文取貨與賦稅同，皆重載而歸。德宗知其弊，有中使受方鎮之賂，杖而流之，自是皆莫敢受，可見中官求索乃古今通弊也。近世此風尤甚，閣部大臣奉旨、宣賜、問勞，皆

厚有贈遺，卽傳一旨至部，亦不空還。在今視爲固然，不以爲異，其實，中涓奉旨臨問，大臣卽少
有勞遺，亦不爲過，惟不當苦索耳。至於宣索州縣，毒流吏民，則蠹政之大者。乃至勛臣持節冊
封親王，索至千金不已，文臣爲副使，盃盤花幣亦皆不受，相懸如此。彼誠何心，獨不知愧。此
皆所當懲革者也。

元載爲相，主書卓英倩竊權用事，士之求進者，非結英倩無由自達。元和初，有堂後主書滑
渙久在中書，與權璫相結，宰相議事，有與內中異者，令渙達意，常得所欲，罪發賜死，籍其家財，
可數千萬。此輩近亦有之。中書省吏謂之主書，堂後主書尤其親密，卽宋之堂後官也。此輩外
挾宰相以要士夫，內挾中貴以鈐宰相，一時不得，則血脈不通，政多齟齬，此其數千萬宜爾。

咸通中，路巖爲相，頗通賂遺，左右用事，言者請破邊 咸一家，可贍軍二年。邊 咸者，巖之親
吏也，與卓英倩、滑渙同。考之近事，亦頗有之，如權相紀綱號七與九者，破其家貲，不當贍一軍
二年之費耶？

竇參爲相，其族子名申者爲給事中，招權受賂。參每遷除朝士，常與申議，申因先報其人，
時以喜鵲目之。及參賜死，申亦杖殺，喜鵲亦自不吉如此。今之卿相子弟爲喜鵲者，可以戒矣。
德宗既貶竇參，欲籍其家，陸贄諫曰：「在法，叛逆者，盡沒其財，贓汙者，止懲所犯，皆須結
正施刑，然後收籍。今罪法未詳，已存寬貸，若簿錄其家，恐以財傷義。」德宗不聽，竟賜參死而

籍其家。唐法如此者多矣。蓋籍沒之法，因種族其家，然後奴婢貨財皆爲官有，若其罪未至族，則家固無恙，從而籍之，不相中矣。近日一事與此相類，而在事之臣無引贊語以進者，刑政一失，其可收乎？

憲宗既誅李錡，有司籍其家財，學士裴垍、李絳請以逆人資財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田租，憲宗嘉嘆，卽從其言，此事可以後法。蓋割剝六州之民以富其家，故卽以其所有，寬六州之民也。近日江西、湖廣乃以二相籍沒，累及闔省，而所籍之財盡入內帑，於主德民瘼均有損焉。使當事諸公肯舉李錡故事爲明主告，未有不嘉嘆也，而坐視無策，付之竊嘆，惜哉！

漢時籍沒臣民，以其妻女沒爲官婢，所謂鬼薪、白粲之類，在諸司官府充造作之役，非沒爲宮女也。及唐時，籍沒大臣，以其妻女没人掖廷，謂之填宮，色才出衆者，往往得侍人主，此最無道之甚者。本朝絕無此法，惟叛逆之家男子給配功臣爲奴爾。正大仁厚之體，自三代以來所僅見者，不可不知也。

萬曆丙子五月，魚臺隋府爲山西僉事，以殘暴罷官，里居橫甚。舊所從師某爲邑丞，老年八十餘，府欲奪其產，致之於獄，其人遣子上書，訐府不法事。上時年十四，覽疏震怒，使中官問輔臣曰：「人之爲惡，至於如此，且辱其業師，大不可容，其逮下吏。」相公上札奏，以爲府罪固不可恕，第其怨家之言，恐未必實，且告訐之門不可輕開。事遂不行。府蓋蒲坂張相君門人也。是年

十月，山東撫臣奏：昌邑令孫鳴鳳居官貪鄙，竊取帑金，及遷官去任，道中樵吏卒金，人二兩。上覽其疏，持示輔臣，且笑且怒，曰：「道樵吏金，與盜何異？」江陵奏曰：「方今法紀粗張，而貪風未止，若要天下太平，須是百姓得安，若要百姓安生，須是官不要錢。」上曰：「先生言是。昨覽其疏，此人乃進士出身，何其無耻如此？」江陵復奏：「此人惟自恃進士出身，故敢如此放肆，不然，亦尚不敢。今後皇上用人，惟當考其功能，不必拘以資格。若奉法守分，不肯要錢，就是異途下僚，亦當顯擢，若貪賊壞法，不守官常，即高第貴遊，亦當重處。」上曰：「善。」即此二事，見上聰明天縱，漢昭不及也。

萬曆甲申，江右中丞曹君大埜論劾臨江知府錢若賡殺死無辜至二百有奇，上大怒，下所在逮治。數月不報，有旨數趨閣臣，令從重問擬。江右勘者論以永戍。上意少之，使中官持本送閣，命票極刑。閣臣再三執奏，上不可，手批「決不待時」。閣臣再奏：「若賡所犯不至此。即處以極刑，亦緩至秋後，方今春和發育，望體生物之仁。」上命中使語閣臣曰：「彼殘許多人命，都是秋後否？彼奈何不體生陽發育之心？」閣臣無以對。已而又上揭力救，詞至迫激。上不得已，從之，令監候處決。時以主上恩威並用，人心悚服。蓋上春秋已長，明習治體，加意元元，痛絕酷烈，此本盛德事，第一二老臣恐開輕殺之端，再三執奏，其實若賡之罪，死有餘辜，不足惜也。予嘗與相知論此事，以爲劾之者與救之者皆非也。何也？若賡性本殘刻，當江陵未政，以此求知，

又怙同里相公之勢，恣行無忌，曹中丞者，平日不敢戒諭，至養成其惡，度不可已，不得不劾，又恐其有內主輕論，不足以傷，則撻拾如許，以重其罪，安得有二百人命可輕易登於奏牘？且一郡守三年殺人命如許，爲撫按者所主何事，而不早覺察？故曰：劾之者非也。人主受中貴之言，以爲文吏持柄相黨護，乃一郡守殺人二百而閣臣、法司、臺諫相率救之，上以爲何如？且若賡有罪人也，所爭法比輕重之間，而今上有黨護之疑，後卽有無罪被誣者，亦不可救矣。此謂爲有罪者決網而爲無罪者設鉤也。又有甚焉，老成慮事，恐開妄殺之端是矣，令人主曰：一郡守殺人數百而罪不至死，使爲天下主者妄殺一人則羣然爭之，是天子不如郡守專也，此念一動，後卽用重典繩下，亦不可救矣。此止輕殺之端而開重法之原也，故曰：救之者非也。一介諸生，叨有民社之寄，視民命如草菅，是誠何心？而救之者又何心？果有鬼神，無陰譴耶？予爲此說，非刻也，厚也。錢，四明人，余閣學之邑子而新都許閣學之門人也。

唐開元中，刺史楊潛坐贓當論死，上命杖之六十，丞相裴耀卿上疏：「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事頗爲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於士人。」玄宗習見武后之朝笞撻公卿有如徒隸，而忘其非法也，耀卿一言，遂停此法。有宋三百餘年，未嘗及朝士，可謂有禮矣。近代建言得罪之臣，往往賜杖，大廷裸體係累，不以爲辱，而天下以其抗疏成名，羨之如登仙，是古人之所爲辱，乃今之所爲榮也，豈盛世所宜有哉！大抵上之所賞，卽下之所譽，則以其賞爲榮，而不然

者，則賞亦辱也；上之所刑，卽下之所毀，則以其刑爲辱，而不然者，則刑亦榮也。夫使上之刑賞不足爲榮辱，而士之榮辱制於下之毀譽，則國是將日非矣。有識之士可不爲寒心哉！

大臣貴官有不可不慎者，世殊不知趨避，殊可駭汗。試舉一事：南齊尚書令王晏推奉明帝謀廢鬱林，而事多專決，爲上所忌，乃輕淺無防，意望開府，數呼相工自視，云：「當大貴。」與賓客語，好屏人請問，明帝聞之，疑其欲反，遂召而誅之。公卿大臣當權位隆盛時，與技藝星相等談及數接昵客造膝密語，皆所當忌。

王劇爲鳳閣舍人，王勔爲荊州刺史，王助爲監察御史，皆王勃兄弟，文中子之孫也。當武后之朝，以劉思禮謀反株連，皆至族誅。勔助出妄引，若劇掌銓選，進用由思禮，未必不與其謀，宜其及也。大賢之後，文雅之族，一旦橫罹楚毒，至於赤族，其非高陽之世可知矣。近時一二名家子弟，妄交俠邪，輕扞文網，幸遇仁明之代，免於重典，使當虐政之朝，嗟乎殆哉！以此言之，子安之溺海，未爲不幸也。

校勘記

〔一〕「之謀」，天啟本作「權謀」。

〔二〕「郎官」，天啟本作「郎吏」。

〔三〕「給事中」，原作「給事」，茲據天啟本改。
〔四〕「當論死」，原本作「當死」，茲據天啟本改。

穀山筆塵卷之十一

籌邊

權不可中制，兵不可遙度，故曰：閫以外將軍制之。非重之也，乃使不得辭其責也。後之當事者，乃取境外之事而任之於廟堂，則分閫有所逃其咎矣，豈得爲勝筭哉？然則廟堂之責何如？曰：六轡在手，四牡就駕。有如代驥而馳，終日不能一舍，非御道也。邊臣曰：「虜可和也」，廟堂曰：「喏。」不更以戰撓之；邊臣曰：「虜可伐也。」廟堂曰：「喏。」不更以和撓之。戰而得有賞，否則罰，和而得有賞，否則罰，廟堂之責在二字爾，吾安知戰，吾安知和，而爲彼解脫地耶？故賞罰者，廟堂之六轡也。

今世薦邊材，多以騎射爲名，非所以取人也。吳起將戰，左右進劍，起曰：「將者，揮桴提鼓，臨敵決疑，一劍之任，非將事也。」古之大將親兵，尚不一劍爲能，況今幕府分符之任，蓋欲其運籌制勝，折衝樽俎，而以弓矢之能器之乎？士大夫偃蹇仕途，遲迴末路，至以臂鞬決拾希於一割，亦足羞也。

漢高帝曰：「爲天下安用腐儒也！」此言誠過，然天下事爲迂措大所壞者不少矣！試舉一

事：如唐之中葉，田氏雖據魏博，未敢失禮，使朝廷恩威明布，自當折服，而黜陟使洪經綸者，乃下符罷其軍四萬，使之還農，田悅陽罷而陰聚之，以激軍士之怨，於是合從諸鎮，以拒王師，跋扈一方，竟不能制，則經綸之舉激之也。今有元勳世臣專任萬里之外，朝廷不以威德鈐制，使之効死，而使一二白面書生日操惠文三尺，摘其微細，使其跼蹐俯仰，救過不贍，非便計也。幸國家法制素嚴，伏不敢動，此等紈袴庸流亦無兵力可恃，萬一有不逞之材，挾積憤之志，結率夷酋以求緩旦夕之死，則昆明滇、粵之間，化爲方外，一向背間爾。書生不知大體，誤國家事往往如此，令人短氣。

萬曆甲戌，東虜王台擒叛酋王杲以獻，台官已爲都督，當加一品勳階，吏部議上，擬加柱國，有旨，加台龍虎將軍，台大感悅。蠻夷之長，卽儼然稱公卿，殊褻朝廷之體，而彼又不知爲何官也，龍虎將軍者，公卿無此官，以號蠻夷，彼以其名壯，必甚自喜，而與名器無損。人之識趣高下，於此迥然。

萬曆甲申，雲南擒岳鳳等九人以獻，許以不死。及入京師，政府於射堂面鞠，勞以花幣，曰：「且有爵賞。」明日，午門受俘，戮於西市。予以爲此非體也。因憶唐高宗時，西域思結都曼謀反，蘇定方討平之，獻俘長安，法司請行刑焉，定方曰：「臣許以不死，故都曼出降，願勾其生。」高宗從之。蓋中國制御四夷，全在恩信，不信則失恩，失恩則傷體，降而殺之，非示恩也，許而背

之，非示信也，堂堂天朝，不能以兵力取勝，誘降小夷，致而殺之，不但失恩、失信，亦損威甚矣。軍中機宜或用權譎，朝中政體則貴正大，不然則非體也。甲申之舉，其亦未聞定方之言者耶？

萬曆辛卯，西虜火羅赤據有捏工、莽喇二川，侵擾河、湟，西邊震動。朝廷遣安肅鄭公洛率兵經略，而以涇原魏公學曾總督三邊軍務。鄭公主和，魏公主戰，廟堂主鄭，臺諫主魏，乃下九卿集議。予從諸公入，諸公皆有成畫，不過借廷議爲名以塞臺諫之口，而予不知也。因竊問諸公：「今日之事何所可議？虜若人犯，無縱敵不擊之理，虜若不入，無出塞追捕之理，古人所謂來則禦之，去不窮追，已成千古斷案，何所疑而議也？僕以文史之臣，不閑軍旅，誠無以佐諸公之後。惟是禮官所司在正名義。今將章奏文移中議更數字，國朝體統極尊，遠過前代，況此等小夷，鞭笞可使，如許其納款，請無曰『和』，以『撫』字代之，如許用兵追討，請無曰『戰』，以『勦』字代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戰』字且不可輕下，況招納犬羊就我豢哺，安得以『和』字爲言？二字失體，請速更之。」諸公相視而笑。自是奏疏中亦稍有改政者矣。其後日本之役，至有陰爲和親之計以誤朝廷者，豈但稱名之謬而已！

萬曆壬辰，倭寇朝鮮，朝廷遣兵援，恐其不勝，欲調播酋楊應龍兵東救朝鮮。又聽一妄男子上言，欲發暹羅之兵，使由海道搗其巢穴，廟堂以爲奇策，識者聞之，無不駭笑。播酋不奉漢法，

阻兵拒命，朝廷遣使卽訊，數年不出，此何等情形也，乃欲調其甲士出入中土，窺見虛實，縱使有功，何以善後？此豈制播酋之方？至於暹羅小國，僻在海南，日本視之，何啻培塿？而欲使搗其國都，是以螻蟻入鼎也！匪獨如此，縱使播酋恭順，暹羅盛強，勢亦不能。何也？由蜀至遼，一經兩海，水土不習，強弱亦異，而暹羅小國乃在占城之南，琉球之西，三十餘年不通朝貢，使者佩虎符而往，將安問津？況能發其兵乎？此等見解，如醉如癡，謀國若斯，不敗何爲？國家福德，天實默佑，非人力也。方議調兵時，有一當路過東，駐車相訪，語次，嘆曰：「暹羅可調否？恐其兵入中國，多所蹂踐，奈何？」予笑應曰：「暹羅知在何方？取得來再慮未遲。」此公亦未披輿圖，不知暹羅所在也。因憶唐元稹爲宰相，會成德王廷湊反，「一圍牛元翼於深州，官軍不能解，乃用于方計，遣客間說賊黨，使出元翼，又賂吏兵令史，僞出告身二十通，令以便宜給賜，事聞，稹遂罷相。此政與遣程鵬舉覓兵暹羅事類。

國家制禦四夷自有正體，封貢之典，職在禮官，征討之法，職在樞府，譬如青鳥司春，玄鳥司閉，各有職掌，不可紊也，累朝相沿，著爲成法。如西之哈密，南之交趾，北之順義，皆樞府所有事，而封貢題請，則皆屬之禮部，舊牘具在，可考覽也。萬曆甲午以後，遼左勦師，司馬石公欲以封貢陷倭，救失補敗，且欲身任其事，以自爲功。亦不想職掌沿革各有司存，而禮部一二正卿，苟欲避謗辭難，爲自免之計，亦不言職掌在本部也，乃使兵部題請，成封貢之議，及事敗勢頽，兵

臣伏罪，而禮臣無恙焉。自爲善矣，其如職掌之素何？夫兵臣不知職之在人而任之於己，禮臣明知職之在己而委之於人，皆所謂溺其職者也。公卿臺諫亦無一人詳考舊牘而知其責之所在者，使兵臣誤而罹於法，禮臣誤而免於罪，近於七聖皆迷之境矣。士大夫高談虛拱，不親世事，其流弊至於如此。

日本關白封貢之議，一時臺諫部司上疏力諫，日無虛牘。爭之誠是也，然皆揣摩情形，汎論事理，至於日本沿革，絕不考究，有謂祖宗絕其封貢，二百年來不與相通者，覽之爲之失笑。日本在洪武初年雖絕其貢，至永樂以後，卽以金印詔書封其國王，每朝易位，輒賜日字勘合若干號。六年一貢，齎勘合而至，人舡貨物皆有定數。至嘉靖二十九年入貢以後，始不來耳。奈何謂二百年來不許通貢？又倭中自有國王、州郡官長，類如朝鮮，可考而知，亦不問其顛末，而從一二舶商之言，所指地方官職，皆以洪荒剗造未經締構者，尤可笑也。四夷封略在禮部客司，大司馬石公徒欲取効目前，不暇深考，竟不知日本爲何國，關白爲何人，盈庭之言，皆如吟嚶，以此禦難，何以爲國？可爲仰屋竊嘆者矣！

漢武、唐高征討四夷，發兵動數十萬，〔三〕不知糧餉軍裝若爲供需。今方隅有警，遣一大將將數千人往，猶以樵蘇爲慮，萬曆倭夷之警，東援朝鮮，至徵天下兵不能四萬，古今物力何以相懸若此？

攻城之法，有當急者，有當緩者。夫在我爲老師，在彼爲窮寇，張一面之網以移其必死之心，其城可破也；激之則敗矣。在我爲聲罪之師，在彼有不赦之辟，急之則變從内生，不戰而潰，緩之則彼得爲謀，其勢日成，故不可不急也。朔方疇昔之變，使總督大臣提兵急趨，掩其未備，數夕之間可以授首。而遊卻無定，逗撓不前，師老財殫，賊勢日盛，向非國家福力、廟社之靈，其不爲唐之北庭、宋之靈夏者，能幾何哉？

王都據定州，外結契丹爲援，明宗遣王晏球討之，晏球知定州有備，未易急攻，乃陳師困城，爲持久之計，而與平盧相應，邀擊契丹，盡殲其衆。都徘徊孤城，四顧無與，其下遂翻城以應，而都自焚矣。近日寧夏之圍，李如松、董一元二將邀擊虜兵以絕其援，亦此類也。

唐高宗時，李謹行爲大將，東討高麗，其妻劉氏留代奴城，高麗引兵攻之，劉氏擐甲率衆守城，虜不能下，上嘉其功，封燕國夫人，亦健婦也。萬曆壬辰，寧夏作亂，參將蕭如薰妻楊氏盡出簪環以勞軍士之妻，帥之守城，賊攻圍數月，竟不能下，事聞，賜誥封焉。楊氏，故大司空膚施楊公兆女也。

互市之名起於開元，突厥毗伽可汗遣使人貢，請於西受降城爲互市，歲齎縑帛數十萬匹就市戎馬，以資軍旅，且爲監牧之種，由是，國馬益壯焉。當時以互市得馬爲監牧之資，今日以互市得馬爲邊軍之累，何其相反如此？無他故，監牧之政不修耳。

唐時冊突厥默啜爲可汗，以閻知微、田歸道爲使，知微見默啜，舞蹈吮其靴鼻，歸道揖不拜，爲陳禍福，幾爲默啜所殺。可見，不辱君命，士之上節也。隆慶辛未，虜酋納款，冊爲順義王，酋不知王爲何官，諛者給之云：「禮秩與代王等，邊吏當拜。」及參政朱裳往詣其帳，迫使下拜，裳恐和事不成，遂屈膝焉，此邊將所共見者。其後官雖不起，然未嘗正其罪而廢之，亦失刑矣。

唐至中葉，西域諸國并入吐蕃，與唐爲敵。其北爲回紇，舉引弓之民盤據大漠，乃匈奴突騎之舊也；其西爲大食，大食并波斯、突騎施之地，東盡葱嶺，西南際海，萬有餘里，亦大國也；其西南爲天竺，卽今烏斯藏之地，乃佛土也；其東南爲雲南，卽六詔之地。吐蕃馮陵上國，殆無虛歲，突騎一出，直入三輔，周之犬戎、秦之義渠，不若是之迫也。李泌建議，欲南服六詔，北和回紇，西招大食、天竺，以困吐蕃，此奇策也。夫以夷攻夷，乃中國之形，中國不用，而使夷狄用之以困中國，則倒置矣。漢通西域，所以斷匈奴右臂，唐通雲南，所以斷吐蕃右臂，而後制勝有方也。今也不斷其臂而又續之，其爲夷計不亦工乎？何謂續其右臂？胡王南牧，假道具食，使之由河西而南，又使築宮事佛，屯聚青海之上，以屬之張獵而南合諸番，是續虜之臂也。

唐莊宗追契丹於易州，隨其行止，見其野宿之所，布藁於地，回環方正，皆如縮剪，雖去，無一枝亂者，嘆曰：「虜用法嚴，乃能如是，中國所不及也。」胡人用兵，初無紀律，但其法難犯爾。

中國法紀不明，賞罰無章，雖日講雲鳥之陳，談龍虎之韜，猶畫餅也。

金之破遼，猶不敢輕舉伐宋也，及使者往返既數，道路險易、朝廷治否、府庫虛實，漸得要領，而南侵之志決矣。中國底裏不可使外夷知之。彼以納貢爲名，往返出入，或有密圖山川、潛窺虛實，卽平時貢夷，猶不可不備，況當倭虜內訌，兵出境上，而容其諜使人都，使之偵探，可謂至愚矣。

南宋時，元兵南下，詔中外不許傳播邊事，此雖末世之政，然於軍國機密亦不可不知也。近日都下邸報有留中未下先已發抄者，邊塞機宜有未經奏聞先已有傳者，乃至公卿往來，權貴交際，各邊都府日有報帖，此所當禁也。幸而君上起居、中朝政體明如懸象，原無可掩。設有造膝附耳之謀，不可使暴於衆，居然傳播，是何政體？又如外夷情形，邊方警急，傳聞過當，動搖人心，誤大事矣。報房賈兒博錙銖之利，不顧緩急，當事大臣利害所關，何不力禁？

韓侂胄出師數劄，自悔失圖，私出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興，而募人持書赴金求知，然竟不免於函首，謀之不臧，自貽伊戚，宜矣。侂胄專權納賄，家累鉅億，二十萬固所能辦。近有當事大臣，非遭強敵之勢，而欲爲和敵之舉，非有侂胄之資，而欲爲捐金之謀，知其不必又不能也。且侂胄輸家財助軍以掩其敗，而後人盜公帑賄虜以文其欺，是又侂胄之罪人矣。平生氣節名世，何其堂堂，而甘心爲此，哀哉！

萬曆甲申，長安有七子之目，萬曆辛卯，長安有八犬之目，皆時相入幕之賓也。八犬事連山人，下獄實狀，爲一犬所賣，別易一人以進，其不甘，上疏自白，時人謂之「易犬」云。〔三〕

華亭之富埒於分宜，吳門之富過於江陵，非盡取之多也。蘇、松財賦之地，易爲經營，江、楚曠莽之墟，止知積聚耳。而彼以之敗，此以之存，豈歲星長在吳耶？夫得地者得人，得人者得天，天亦何時定也？〔四〕

校勘記

〔一〕「王廷湊」，「廷」原作「庭」，茲據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二新唐書卷二百十一王廷湊傳改。

〔二〕「動」，天啟本作「動至」。

〔三〕此段原脫，據天啟本補入。

〔四〕此段原脫，據天啟本補入。

穀山筆塵卷之十二

形勢

三代以前，江北繁盛，江南曠闊，漢晉以下，江南富實，江北凋敝，蓋由三國、五胡之亂，兵火戰爭，多在江北，江北之民，大半南徙，如僑兗、僑徐等州，大氏皆其舊民移江淮之上，因而郡之，被以故名。此皆天地之運，流轉無端，遞相盛衰，非人力所及也。方今太平有日，羣生樂土，然江北之戶口不加少，而土曠人稀，地有遺利，江南之生聚不加多，而地狹人衆，至不能容，可不思所以裒益之乎？漢時，以關中空虛，徙六國豪傑大姓以實三輔，西都賦所謂「三選七遷，充奉陵邑」者是也。其時五陵豪侈甲於天下，居重御輕之勢於是在焉。其後，討平閩、越，盡移其民以實江、淮之間，亦是此意。天地之氣，此盈彼虛，極盛則返，有國家者，調停於緩急輕重之宜，以劑其多寡盈虛之數，亦裁成輔相之權也。大抵南北多寡如向所陳，就其中間，又各有不同。以江北言之，兩河、山東其適中者也，而最稀者陝西，最密者山西；以江南言之，閩、廣、淮陽其適中者也，而最稀者湖廣，最密者江、浙，又南則巴、蜀之民太夥，而滇、樊之間太稀矣。至若畿輔之間，則近京四府其最曠莽者，根本重地，不異窮邊，所係非小也；都城之中，京兆之民十得一二，營衛

之兵十得四五，四方之民十得六七，就四方之中，會稽之民十得四五，非越民好遊，其地無所容也。京東瀕海之地，自勝國以來議開水田，竟未能就，近時一二喜事者，倡水利之議，未見有緒，而越人游食三輔，往往挾策籍從京兆舉，爲都人所齟齬，歲有煩言，均非長便。嘗謂欲開京畿水田，卽以其便招募會稽之民，令其著籍近邑，以墾田頃畝爲限。無田者不得著籍，無籍者不得試有司，不得爲掾吏。既已著籍，卽將原籍除名，永不許歸，歸則原籍告訐，適諸化外。而令京兆舉士增十餘人制額，以待新籍，不得濫額於京兆，原額無所減損，則爭端宜可息也。又薊鎮新調南兵，未必盡解，或使流入胡中，爲患滋大，不若發充三輔衛所，頂補清勾之缺，而於例外請優給之。卽願開墾水田者，從其自占，如此則京輔之地可實，水田之利可興，遊食之徒可容，仕進之途可清矣。外此，則三晉之民願徙關中者聽，巴、蜀之民願徙川東以往者聽，江右之民願徙楚者聽，所至有山澤之利，荒棄多年，不在租稅正數者，俱許其開墾，永不起科，亦可行也。誠使燕、趙、秦、楚地無遺利，江、浙、三晉民不遊食，則於國家命脈不無小補矣。雖然，此其大概也，就中遷徙又有難易，越人之徙燕也十人而九，江右之徙楚也十人而八，三晉之徙秦則十不一二也。地利固不可失，人情亦不可拂，要當從其所便，顧其所安耳。不然，鑿空發難，四方騷騷，又甚於料民履畝之役矣。

吳王夫差溝通江、淮以窺中國。後人以淮水低、溝水高，故立堰以防之，舟行度堰入淮，謂

之北神堰，在楚州城北五里，卽今土壩之所始也。周世宗南征，以舟師自淮入江，阻於此堰，乃鑿楚州西北老鵝河水以通其道，而淮水之舟皆達於江矣。江、淮之通，古蓋有之。溝水不知所

在，當是高寶湖耳。

周顯德間，渡汴口之渠，導河水達於淮水，以通江、淮之漕，又自大梁城東導汴水入於蔡水，以通陳、隸之漕，又於都城之東浚汴水爲五丈渠，東過曹、濟、梁山灤以通齊、魯之漕，此皆宋之漕運所由始也。

靈州有填漢、尚書、御史三渠，皆屯田灌溉之資也，大曆中，吐蕃攻靈州，奪三渠水口以敝屯田，則靈、夏之資於灌溉久矣。今寧夏富饒甲於西邊，水泉之利，號爲「小江南」，三渠之遺利尚有存者。以御史、尚書名渠，必以作者之人爲名，可與光祿塞、夫人城對爾。

隋煬帝開通濟渠，「一」自東都西苑引穀、洛之水達於河，又自板渚引河水達於汴，又自大梁東引汴水入泗，達於淮，又自山陽至揚子達於江，於是，江、淮、河、汴之水相屬而爲一矣。煬帝又開永濟渠，因沁水南連於河，北通涿郡，又穿江南河，自京國至杭州八百里。蓋今所用者，皆其舊跡也。夫會通河自濟、汶以下江、河、淮、泗通流爲一，則通濟之遺也；滹沱、御漳則永濟之遺也；自京口開通於浙河，則江南之遺也。煬帝此舉，爲其國促數年之祚，而爲後世開萬世之利，可謂不仁而有功者矣。秦皇亦然，今東起遼陽，北至上郡，延袤萬里，有邊城之利，皆非長

城之墟耶？嗟夫！此未易與一二淺見者談也。

魏州御河卽隋煬帝所開永濟渠也，今在大名界中，東合汶、濟之水，會爲運河，猶稱御河。

石晉開運元年，滑州河決，侵汴、曹、濮、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於汶水，此全河南徙之始也。梁山在今壽張、東平之間，汶水自東北來，與濟水會於梁山之北，而決河之水，瀰浸潰溢，環梁山而會於汶，則宋之所謂梁山灤也。

閩王審知奉事朱梁，歲自海道登萊入貢，沒溺者十有四五，當時吳越、淮南據有江左，故不敢取道兩浙。及考其海道，則自福州開洋，過溫、台、明州，北渡大洋，抵登萊上岸，其險遠亦至矣。方今河運之議，〔三〕但從南浙下港，北至直沽，僅得大半，已不能行，況由閩、越而發耶？其後，錢鏐入貢，亦由海道抵登萊出洋，卽今所議海運道也。

熙寧十年，河決澶州，北道斷絕，河流南徙，東滙於梁山張澤灤，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南清入淮，卽今沂、泗南流由徐、邳入淮之道，宋、元以來，未之有改也，北道自張秋決塞，河不復來，而入淮一水，遂受河之委，倏南倏北，去海數百里間，而竭國家之力不能制而一之也。

吳居厚，宋之桑、孔也，當熙寧、元豐間，爲東京轉運，開萊蕪、利國二監，以鐵冶之法，殘虐

萬狀，民不聊生，至相聚遮擊，欲投之冶爐，居厚遁而得免。利國監者，卽今之利國驛，在徐、滕之間，有運鐵舊河，引沂、沭二水通於汶、泗，遺跡尚存，近日欲開沭河，卽其地也。

至正六年，盜扼李開務閘河，劫掠商舡，卽今東昌南李開務也。

元時，海運歲米百萬，會通河成，歲運米五百萬，浮於近代矣。

賈魯河自黃陵南達白茅，放於黃堍等口，卽今賈魯河故道也。白茅在曹縣，黃堍在單縣。萬曆丙申，黃堍河決，由賈魯河故道出符離集等處，蓋卽元人所挑也。

唐自建中、貞元以來，每歲江、湖、淮、浙運米百一十萬斛，至河陰留四十萬斛貯河陰倉，至陝州留三十萬斛貯太原倉，餘四十萬貯東渭橋，〔三〕其法與今相似，但以四十萬斛供長安之用，其何能給？當時關中租米猶足供億，非如今日畿輔空虛盡仰江南也。

三國時，遼西烏桓以袁尚兄弟入塞，曹操將討之，乃鑿二渠以通運，一自潯沱入派水，謂之平虜渠，一自洵口入潞河，謂之泉州渠，以通海運。說文：派水出雁門後人戍夫山，東北入海。〔四〕水經：洵水出無終西山，西北流至平谷，又南流入於潞河，又東合泉州渠口，曹操所築也，渠東至樂安亭南與瀘水合入海。按：二水當時通漕以制遼左，所謂平虜渠者，在今都城之南，疑卽潯沱入運處也，惟泉州渠乃在京北而東入遼海，不知定在何處，若因其遺跡通之以饋平盧、遼西，亦一便也。泉州故城在幽州雍奴。

青州界中有穆陵關，在齊南百餘里，〔五〕湖廣麻城亦有穆陵山，其下有關，不知太公賜履定在何地。以青州爲是，則瑯琊東海尚在其南，不應如是之近；以麻城爲是，則在大河之南，直臨楚之境，非西至河矣，不應如是之遠。

漢、唐以長安爲西京，洛陽爲東京；五代及宋以洛陽爲西京，汴梁爲東京。

五代以大名爲鄴都，李氏得之，改其府曰興唐，石氏得之，改其府曰廣晉，而其軍曰天雄，總之故魏州也。

〔通鑑〕裴度討李師道，請令田弘正自楊劉渡河，直指鄆州，至陽谷置營。弘正奉命，自楊劉渡河，距鄆四十里築壘。師道遣劉悟屯於陽穀，夜半還兵，天未明抵城下。〔九域志〕陽穀在州西一百三十里者，非也。去州百三十里者，乃今陽穀縣，在西北，楊劉在州正北，不應楊劉渡河迂至西又轉而東，且悟以三鼓還師，安得未明即馳百三十里？此陽穀乃今陽穀店，在州北四十里，即度所令置營地也。又，弘正奏敗師道兵於東阿。注云：東阿，漢古縣，唐屬鄆州。〔九域志〕在州西北六十里。與今舊縣相合。而舊志載：「宋時始由阿城遷於南谷。」審如所紀，則唐時邑城方在故阿，去州百里而遙矣，然則南谷有城，不至宋始遷，可徵也。

梁、晉河上之師，德勝、楊劉各有南北二城，跨河而守，皆河津要地也。晉人初據德勝，爲梁人所敗，東守楊劉，王彥章、段凝以十萬之師百道進攻，迄不能拔，而大河之險，已入於晉矣。德

勝在濮州境內。晉史云：德勝口，澶州地也。澶州舊治頓丘，天福中徙州跨德勝津，已而又作浮梁於上，是爲澶州河橋矣。楊劉在東阿北境可六十里，黃河舊堤隱隱可見，墟里人烟，久成聚落，而二城之跡則不可考矣。夫合二國之衆，集百萬之師，一旦化爲榛莽平蕪，蒼茫無跡，盛衰興亡皆如幻化，亦足慨矣。

趙德鈞爲幽州節度，於幽州之南六十里城閭溝而戍之，契丹無所伏兵，糧道得通。又於幽州之東五十里城潞縣而戍之，近州之民，始得稼穡。二城乃幽州之門戶也。閭溝卽今良鄉，爲陸路之喉，潞縣卽今通州，爲水路之口，古今地險，亦略相蒙如此。

五代史：榆關在平州之東，東臨海，北有兔耳、覆舟山，皆斗絕，并海東北有路，狹僅通車，其旁僅可耕植，唐時置硤石、白狼諸城以控之，卽今山海關也。

唐開元、天寶間，中國強盛，自長安西門，西盡唐境，萬二千里，閭閻相望，桑麻蔽野，天下言富庶者，無如隴右。所謂萬二千里，蓋包西域屬國而言，隴右則今之臨、鞏二府也。蕭條千里，曠無人烟，視古之富庶，殆如異域，何地利相懸之甚也？

光武戰王郎子於鉅野，景丹以上谷、漁陽突騎大敗郎兵，光武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見其戰，樂可言耶？」遂以二郡突騎擊滅王郎，立成大業。古人動稱幽、并惡少，其精如此。漁陽卽今京師，上谷卽今宣府。宣府之兵，正不知何狀，卽如禁旅十萬，皆漁陽突騎之餘，何乃柔脆

綿弱不任刀鎧？漁陽甲不可用，至調南兵代守，豈越之君子反出突騎上耶？

唐都長安，每有盜寇，輒爲出奔之舉，恃有蜀也，所以再奔再北而未至亡國，亦幸有蜀也。長安之地，天府四塞，辟如堂之有室，蜀以膏沃之土處其閭闕，辟如室之有奧，風雨晦明有所依而蔽焉。蓋自秦、漢以來，巴、蜀爲外府，而唐卒賴以不亡，斯其效矣。今日燕京之形，辟如負宸端拱坐於堂皇之上，南面而臨天下，形勝則甚偉矣，然而形有所不足者，有堂而無室，況奧窔之間耶？

金虜節要曰：「燕山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關，昌平縣之西乃居庸關，順州之北乃古北口，景州之東北乃松亭關，平州之東乃榆關，榆關之東卽金人來路也。」此數關，皆天造地設，以爲華夷之限，今皆在京師之背，若負宸然，可謂天險矣。金坡關卽紫荊關，榆關卽山海關，〔六〕松亭不知所在。

山川丘陵，地之險也，城郭溝池，人之險也。夫險者何不可階而升？卽其險也，人險有功，地險有形，天險自然而已，在德不在險，德者，天險也。

賦幣

租、庸、調之法，三代之遺也。孟子所謂「粟米之征」，卽有田之租；「力役之征」，卽有丁之

庸「布帛之征」，即有家之調。合而爲一，則用其三矣。

漢、唐後法，民有口賦，計口輸錢，即今之丁銀，至於租稅之類，皆以穀帛紬絹等物輸之於官，不盡取錢也。今別稅銀、差役，皆納銀錢於官，不准本色，民間以穀綿布絹賤賣取銀，其費倍稱。如有司肯從民便，除起運錢糧折色上納，其餘存留錢糧及銀差工食，許以穀布等物隨有上納，納時必賤，少過數月，其價已長。民間無賤賣之累，官方有羨餘之積，亦賦役中之平准也。惜其以避忌之心，踵因循之政，無能開其端者耳。

楊炎兩稅之法，即今之條編也。唐初租庸調之法，至天寶末年，版籍浸壞，多非其實，兵興以後，所在迫趣，所辦無常準，故不得不變爲兩稅也。兩稅者，先計州縣應用及上供之數，以制其人，約百姓丁產以定等級，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其租、庸、調及新增科目一切罷之，蓋合丁田而一之也。陸贄極論其弊。

陸贄論兩稅之弊曰：兩稅之立，惟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曾不寤資產之中，有藏於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有積於場圃困倉，直雖輕而衆以爲富；有流動蕃息之貨雖高，而終歲無利，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概什計算緡，宜其失平長僞。由是，物輕資而樂轉徙者，「七」恒脫於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爲奸，驅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財用不得不闕。此數語者，可謂盡兩稅之委曲矣。兩稅之法，即今之條鞭，條鞭以地產爲率而不計其貲，

故農困而商寬，與陸公所陳，大略相似。

南唐，按民田以肥瘠，定稅、調兵、興役及他賦歛，皆以稅錢爲準，民間便之，此江南條鞭之法所由始也。

唐史：粟二百四萬斛，斗米百五十錢，計二百四萬斛，爲錢三百六萬緡。以此數權之，斛是五斗，緡是千錢也。其時斗米值百五十錢，斗粟八十，以爲至賤，其錢亦輕矣。緡卽今之緡也，以綫結緡而染，既染，則解其結，凡結處皆爲元色，餘則入染色，謂之彩緡。今民間亦多爲之。

元時，以京師米貴，歲發米數十萬石，減價糶之，自世祖以後，歲一舉行，甚良法也。今都城米價不時騰湧，太倉所積，頗多紅腐，若歲出四五十萬以濟飢民，與改折之額亦自相當，宜若可爲也。

蒙古、西域皆以丁爲戶，元人欲以是施之中國，耶律楚材以爲不可，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嘗以丁爲戶，若果行之，可輸十年之賦，隨即逃散矣。」蓋有戶有口，三代以來至於今日，未有之改也，以丁爲戶，惟蒙古、西域之俗爲然，而近日條鞭之法，不分戶，則止以見丁制役，是亦以丁爲戶之法矣。然行之甚便，而上下相安，何也？古今之宜亦有不同，而時變所趣，豈可以舊識膠固耶？

元平江南，政令疎闊，賦稅寬簡，其民止輸地稅，他無徵發，以故富家大族役使小民，動至千百，至今佃戶、蒼頭有至千百者，其來非一朝一夕也。江北士族位至卿相，臧獲廝養不盈數人，產至千金以上，百里比肩，地瘠利尠，民情差煩，致此非一道也。

長慶二年，度支張平叔畫糶鹽之策，清檢責所在實戶據口團保，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價，爲韓愈所駁而止，卽今戶口食鹽法也。今雖不覺其擾，直爲文具，無益於國計，而相沿日久，不究其根底，亦付之文具而已。

韋處厚議鹽法云：「強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此至論也，寧獨鹽法然，百事可推矣。

漢幣用黃金，雜以泉貨。唐純用錢，開元、天寶間，天下錢鑄九十九爐，歲入百萬，至元和、長慶間，鑄才十餘爐，入方十五萬，盈虧之較可覩矣。其時兩河、太原雜用鉛鐵，嶺南雜用金銀、丹砂、象齒，他皆用錢，白金猶未多用也。宋始用白金及錢，間以交子。勝國寶鈔盛行，與銀錢并用矣。本朝惟白金與錢，黃金不用爲幣，而雲南用海巴，卽古之貝也。

梁武時，以民間私錢不能禁，乃盡罷銅錢，更鑄鐵錢，今世無鐵錢，間有土中掘出一二，皆梁錢也。〔八〕

唐錢有開元錢，卽五銖也。肅宗時有乾元大錢，一當十，又有重輪錢，一當五十，與開元同

行，謂之三品。是時天下鑄錢之爐九十有九，而絳州有三十爐，乾元重輪皆絳州所鑄。

元時鈔法有三：初造中統交鈔；歷歲既久，復造元寶鈔；又三十餘年，改造至大銀鈔。錢法有二：曰至大通寶，一文準銀一厘；曰至元大寶，一文準銀一分。

楮幣之制起於漢之皮幣而無所交質，成於宋之交子而不及四方。金人以銅少，造鈔一貫、二貫、三貫、四貫、五貫、十貫五等，謂之大鈔，一伯、二伯、三伯、五伯、七伯五等，謂之小鈔，頒之四方，與錢并用，而鈔法始通行矣。

南宋事金，歲貢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疋，生辰正旦，每賀金茶器千兩，銀酒器萬兩，錦綺千疋。金人來賀正旦，金酒器六事，色綾羅紗三百段，馬六匹而已。

今九邊坐派錢糧，舊有定數，大約宣府八十三萬餘兩，大同七十七萬餘兩，遼東三十八萬餘兩，延綏二十八萬餘兩，寧夏二十二萬餘兩，甘肅三十八萬餘兩，六邊共計三百七萬有奇。俱山、陝、河南、山東、北直并本鎮屯田糧草解納。已而歲用不敷，每年議發年例并開派兩淮、山東、兩浙、長蘆引鹽，宣府一十九萬餘兩，〔九〕遼東二十萬兩，延綏九萬兩，〔二〇〕寧夏十六萬餘兩，六邊共計九十一萬。此其大略也。

校勘記

〔一〕「通濟渠」，「通」原作「道」。茲據隋書楊帝紀改。

〔二〕「河」，疑當作「海」。

〔三〕「四十萬」，天啟本作「四十萬斛」。

〔四〕以上不見於說文。

〔五〕「齊南」，天啟本作「濟南」。

〔六〕「山海關」，原作「山海」，茲據天啟本改。

〔七〕「物輕資」，「物」，疑當作「務」。

〔八〕「皆」，天啟本作「或」。

〔九〕「宣府」，「府」，天啟本作「大」。「一十九萬」，「一」天啟本作「三」。

〔一〇〕「延綏」、「九萬兩」，「九」，天啟本作「十六」。天啟本作「甘延」。

穀山筆塵卷之十三

儀音

漢世廟諱皆以近似之字易之，如諱「邦」之字則曰「國」，諱「恒」之字則曰「常」，卽如諱「世」之字曰「代」，諱「民」之字曰「人」也。村學究不知，以爲名邦字國，名恒字常，是以諱爲表德矣。文義不通，多誤小學如此。

嘗見褚河南貞觀中一帖，內有「世」「民」二字，皆不減畫，心竊疑之，及考唐史，太宗在日，二名不連者毋避。及高宗卽位，乃諱二字。蓋禮「卒哭乃諱」，所以敬鬼神之名。「生者則不相避也。以此推之，貞觀中，「世」「民」二字，臨文止是不連，未嘗更易，永徽以後，乃以「人」諱「民」，以「代」諱「世」耳。

六朝最重私諱，卽人主於其大臣，亦諱其先世。南宋武帝嘗使江智淵以王彧父諱戲之，智淵正色不肯，上怒曰：「江僧安癡人，癡人自相惜。」智淵伏席流涕，竟不肯戲。私諱之重如此。然亦過矣。禮有「父前子名，君前臣名」。以人主名其先臣，未爲大失，何至伏地流涕？蓋武帝以此相嘲，非待臣之禮，宜其辱也。

漢文短喪，權制三十六日，至唐猶遵之，惟玄宗、肅宗之喪始服二十七日，代宗遺詔天下，吏人三日釋服。宰相常袞以爲：古者卿大夫從君而服，皇帝二十七日而除，在朝羣臣亦當如之。中書舍人崔祐甫以爲：朝臣、庶人不當分別，凡百執事，孰非吏人？皆應釋服。相與力爭，竟從袞議。二人故有隙，以是相左，然袞議是也。二十七日，視漢文之制也，已自減少，豈可更從三日？且公卿大臣以吏人自處，亦不明大義矣。袞之排祐甫非也，其論喪禮是也。

唐之廟制，以太祖比后稷，高祖比文王，太宗比武王，皆以爲世室不遷，其下三昭、三穆，滿則遷於夾室，蓋三昭、三穆在世室之外，故爲九廟，蓋九世也。今以九帝備廟數而不及七世，則不合於禮矣。

唐時明堂制度，其宇上圓覆以清陽玉葉。清陽，色也，玉葉亦瓦之類。今大享殿及圓丘闌干皆用回青瓦，亦清陽玉葉之類。

夏、周九鼎之制，不可詳考，武后更造明堂，鑄銅爲九鼎：豫州鼎曰神都，高一丈八尺，受千八百石；冀州鼎曰武興；雍州鼎曰長安；兗州鼎曰日觀；青州鼎曰少陽；徐州鼎曰車源；揚州鼎曰江都；荊州鼎曰江陵；梁州鼎曰成都。各高一丈四尺，受千二百石。各鑄山川物產於其上。又鑄銅爲十二神。十二神者，十二支所屬也，皆高一丈，各置一方，卽秦皇鑄金人十二之遺意也。

唐高宗作蓬萊宮，正殿爲含元殿，含元之後爲宣政殿，宣政之北曰紫宸殿，則內朝聽政之所也。大會則於含元。

金鑾殿在龍首山之坡隴，殿旁有坡，謂之金鑾坡，其上東有學士院，今稱翰林院爲鑾坡，本此。

唐制，正衙早朝，金吾將軍奏：「左右廂內外平安。」國初朝賀大禮，有指揮使起居，亦此意。

唐制，每御延英，令諸司長官一人奏本司事，謂之待制，又令常參官日引見二人，訪以政，謂之廷對，亦曰次對。蓋宰相對延英既退，則待制、次對官皆得引對也。宋時謂之轉對。

唐時，中官柄事者四人，最貴左右中尉，次則上下樞密院使，謂之四貴，又有南北宣徽兩院，亦要職也。朱溫既誅宦官，盡罷內司，乃以其黨蔣玄暉爲宣徽南院兼樞密院使，王殷爲宣徽北院兼皇城使，始用外官矣。

宮人參隨視朝起於晉代，六朝相因，至唐不改。六典曰：「宮嬪掌朝會贊相之事，引客立於殿廷。」唐詩所稱，如「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是也。崔胤盡誅宦官，止令內夫人至中學士院傳宣聖諭，及朱溫將謀禪代，始罷宮人傳宣及隋之儀，自此至宋、元末，不聞御朝對百官以宮女侍矣。

唐時郊廟，祠官謂之齋郎，及武、韋、莫獻「二」，以宰相女助執籩豆，謂之齋娘。

唐時音樂盛於天寶，有太常雅樂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堂上坐奏，謂之坐部；有鼓吹署令，所掌鑢歌鼓吹曲，有龜茲、疎勒、高昌、天竺諸部，謂之胡樂；有教坊梨園法曲，有散樂雜戲；又有山車、陸船、舞馬、犀象及宮人所奏霓裳羽衣之曲。每大酺賜宴，以次陳奏，卽漢武角觝、魚龍之戲也。高宗因立太子，勅宴百官，命散樂自宣政門入，太常博士袁利貞請罷散樂，甚爲知體。乃今大殿宴會以百戲承應，乃胡元舊習，與簫韶之響相去遠矣。

冠服

六朝士庶烏帽，惟人主宴居着白紗帽。南宋廢帝既弑，諸王就祕書省見湘東王，於時事起倉猝，王失履，跳至西堂，猶着烏帽。建安王休仁呼主衣，以白帽帶之，「卽黃袍加身之意也。」王敬則弑蒼梧王，手取白紗帽加蕭道成首。「當時白紗名高頂帽，皇太子在上前則烏紗，在東宮則白紗，蓋惟天子得冠之耳。」

隋文帝卽位，改服紗帽黃袍。解曰：紗帽，烏紗帽也，江南人主多服白紗帽，文帝乃用烏耳。古人庶人服黃，至是人主及百官服之，至唐時惟人主黃袍，百官亦不敢服矣。

魏、晉以來，王公卿士以幅巾爲雅，用全幅皂向後襞髮，謂之頭巾，俗因謂之襞頭，至宇文氏乃裁幅巾爲四角。北朝服制多仍胡服，至後周用古周禮，始與羣臣服漢、魏衣冠，而襞頭之制

昉矣。

襪頭乃後周武帝所製，裁幅巾出四脚，唐人以其脚向上，宋人始爲放脚，今之襪頭蓋放脚而稍屈其端使之向上，兼唐、宋之制者矣。

隋煬帝定輿服制度：五品以上，文官乘車，武官馬加珂。可見文官乘車有所自也。珂者，螺屬，生海中，其骨潔白，以飾馬勒，世所謂鳴珂者，此也。三都賦「流離珂戍」卽此。

隋時，百官從戎者皆戎服，五品以上通着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緋綠，胥史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黃。自是文武常服遂以爲品，至唐而稍潤色之，以爲采章矣。

唐高宗上元元年始定章服：〔四〕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帶；四品服深緋，金帶；五品服淺緋，金帶；六品服深綠，七品服淺綠，并銀帶；八品深青，九品淺青，并礪石帶；庶人服黃，銅錢帶；其工商雜戶不聽服黃。武后在位，改八品九品皆服碧。此一代之制也。貞觀以前尚沿隋制，稍有不同。今畫十八學士服色，當以貞觀中制度考之，卽得其真矣。礪不似銅，不知何物。〔五〕一云石也，當俟詳考。世圖十八學士，武德中所服尚沿隋制。

稱謂

西漢臣子稱朝廷爲縣官，東漢稱天子爲國家，北朝稱家家，唐稱聖人，亦稱大家、天家，宋稱

官家，勝國卽稱皇上，皆臣子私稱，非對御之言也。西漢私語亦稱陛下，遼、金稱郎主。

西漢稱諸王皆稱大王，至曹操立爲魏王，臣下進對始有殿下之稱，自是相沿，遂爲定制。

北齊高儼誅和士開，齊主使人召之，儼曰：「士開昔來實合萬死，謀廢至尊，剃家家髮爲尼，臣爲是矯詔誅之，尊兄若赦臣，願遣姊姊來迎，臣卽入見。」姊姊謂陸令萱也，其時宮中呼嫡母爲家家，乳母爲姊姊，呼婦爲妹妹。

侯景陷臺城，湘東王繹方鎮江陵，將舉兵討景，武陵王紀在蜀，謂僚佐曰：「七官文士，豈能匡濟？」及紀攻江陵，爲樊猛所敗，以金囊擲猛曰：「願卿送我一見七官。」兄弟行輩稱某官，始見於此。然六朝臣下稱君上，妻妾稱主君，亦多曰官。

自晉以來，嫂謂叔爲小郎，至唐猶然。宣宗責萬壽公主曰：「豈有小郎病不往省視，乃觀戲乎？」

唐時稱節度、觀察爲使家，諸州爲州家，北司諸軍爲軍家，今稱軍士爲軍家，本此。

唐末宮中稱天子爲宅家，如十六宅諸王爲劉季述所圍，升屋呼曰：「宅家救兒！」季述廢立，何后趨至，拜請曰：「軍容勿驚宅家。」亦稱大家，如昭宗延朱溫人見何后，后泣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朱友珪婦張氏告其夫曰：「大家已以傳國寶付王氏，懷往東都矣。」亦稱官家，如全忠謂寇彥卿曰：「汝速至陝，卽日促官家發來。」官家之稱始此。唐初稱天家。

唐人重行輩，稱其所尊皆曰幾郎，如某人稱張宗昌爲六郎，馬遂遣使請和，稱朱滔爲六郎，朱滔遣使說田悅，稱爲八郎，上至宮禁中稱玄宗亦曰三郎，門生舍人稱其主人之子亦曰郎君，妻家稱女婿以姓，曰某郎。

唐時稱父執及朋友之父爲丈人，因稱其母爲丈母，今以岳父母爲丈人丈母本此。妻父曰婚，婿父曰姻，二父相呼謂之親家，自五代亦然。

五代稱州將爲使長，如李存矩爲新州防禦，驕惰不治，士卒曰「使長不矜恤」是也。近代公侯郎君有稱使長者，妃主內家有稱使長者，取義不同，其名一也。

西北諸虜稱中國爲漢人，東南海夷稱中國爲唐人，各以其所服相承稱之，不思其易世也，漢初，朔方匈奴亦稱中國爲秦人。

金之官長皆稱勃極烈，元之官長皆稱達魯花赤，岳牧郡縣亦然。

元時，丞相謂之大必闡赤，「必闡赤」字音，疑卽今「筆寫記」，蓋主文字之稱，故以爲丞相之稱。

自嘉隆以來，士風文字雅好古風，官名稱謂亦多從古，如稱六卿爲大司徒、大司馬之類，此皆周官舊名，職任相合，稱之是也。惟至臺長無以稱之，乃曰大中丞，則誤甚矣。今之左右都御史，乃漢之御史大夫，左右副僉都御史，乃漢之御史中丞。在漢官儀，皆無大字，乃以大夫降稱中丞，非所以尊之也。至於錦衣掌印，稱爲大金吾，順天府尹稱爲大京兆，益無稽矣。名言之

間，禮分所寓，豈宜猛浪如此。若各鎮總兵稱大將軍，雖非今制，亦漢官名所有爾。

唐時宰相相呼曰堂老，兩省曰閣老，尚書曰院長，御史曰端公。近日桂林呂公爲江陵封君作誌，稱首揆曰端公，誤。又少府乃縣尉耳，近日稱府佐曰少府，亦誤。

今翰林相傳以北門爲美稱，考其建官之由，起於武后擅權，多引文學之士，置在禁中，使撰列女傳、臣軌、樂書、百僚新戒，凡千餘卷，因使密決奏疏，以分宰相之權，謂之北門學士，以其不經南衙，北門出入故也。後世相承，有內相私人之號，至今以爲美談，而不究其所由名，亦可惜也。

唐稱給舍謂給事中及中書舍人也。今以給事中爲給舍，中書舍人爲中舍，則給舍爲一官矣。

姒娣妯娌長少相呼之「六」，稱年長者曰姒，年少者娣，今俗呼兄妻曰姒弟妻曰娣者，誤。蓋通鑑註：以身年之長少爲次，不以夫之長幼爲序也。

有父稱子公者，龜錯父謂錯曰：「公爲政用事，人口語多怨公」者是也。有父對子稱臣者，霍去病過平陽，其父謁之，自稱「老臣」是也。

校勘記

〔一〕「奠獻」，「奠」，天啟本作「典」。

〔二〕「帶之」，「帶」，疑當作「戴」。

〔三〕「蕭道成」，原作「道成」。茲據天啟本補。

〔四〕「唐高宗」，原作「高宗」，茲據天啟本補。

〔五〕「確不似銅」一段與「世圖十八學士」一段，天啟本對置。「一云石也，當俟詳考。」原缺，據天啟本補入。

〔六〕「妯娌」，「煙」原脫，茲據天啟本補入。

穀山筆塵卷之十四

雜解

「寧」字，解者甚多。顏師古以爲：「連闕曲閣以覆重刻垣墉處，其形寧然。」崔豹古今註曰：「寧，屏也。」孔穎達曰：「屏謂之樹，今寧也。」蘇鶚演義以爲：「寧者，浮也，寧者，思也，蓋織絲之文，輕踈虛薄之貌，宮殿門闕有此物也。」今以字義考之，蘇說爲是。若以爲曲閣及屏，則字義不相似。今宮殿上往往有銅絲網，疑卽寧也。

太史公曰：「人臣功有五品。明其等曰閔，積日曰閔。」顏師古曰：「閔，積功也；閔，經歷也。」

飲滿舉白。解者以爲：舉白見驗飲酒盡否。又曰：白者，罰爵之名，魏文侯與大夫飲酒，謂舉白浮君者也。

酒悲。醉而涕，謂之酒悲。

緡錢，二十而一算。李斐曰：「緡，絲也，以貫錢。一貫千錢，出算二十也。」陌卽百字，唐以八十錢爲陌，宋以百錢爲陌。

呂覽曰：「樂正夔一足矣。」漢書曰：「堯作大章，一夔足矣。」倒一字卽明。乃韓非諸書紛紛一足之辨，何其固也。

稻米爲上尊，稷米爲中尊，粟米爲下尊。

鼓吹，軍樂也，漢代有黃門鼓吹，至今有鐃歌十八曲，魏有騎吹，當時燕享從行皆用之。今殿廷唯有雅樂，車駕出乃用鼓吹，而民間反得用之，至閭里婚喪，無不以鼓吹將之者，更相沿不禁，何也？

天祿者，天鹿也，天鹿、辟邪自是兩物，一角爲天鹿，二角爲辟邪，又總謂之桃拔。

當百軍，吏名也。伍百，武校名也。

旁午，一從一橫爲旁午也。

碌碌、錄錄、鹿鹿、陸陸，四字通用。

漢時，軍民出境，皆封長境與之，卽今之文引也。

梵夾，貝葉經也，乃以版夾之，謂之梵夾。

胡牀，卽交椅也。

唐時，賓客宴集，爲人起舞，當此禮者，卽以彩物爲贈，謂之纏頭，如僕固懷恩爲中使駱奉仙起舞，奉仙以纏頭爲贈是也。娼妓當筵舞者，亦有纏頭賜。故杜詩云：「笑時花近眼，舞罷錦纏頭。」

頭。〔一〕

樂記：「獫狝子女。」鄭註曰：「獫，當爲優。」孔穎達曰：「獫狝，謂獼猴也。謂舞戲之時，狀如獼猴，間雜男子婦人無別也。」倡優之「優」，當作「獫」字。

楚王希範地衣用角簞者，剖竹爲細篾織之，卽今之蘄簞也。

郭崇韜素疾宦官，嘗謂魏王繼岌曰：「大王他日得天下，驂馬亦不可乘，況任宦官？」驂馬，牯馬也，俗謂之扇馬。

有足曰蟲，無足曰豸。

貞元中，宣武兵變，執城將曹全另之。注：另，古瓦翻，卽「刷」字也。

溪泉漲流，謂之水不潤下，陰盛之象也。井無水曰智。

六博之法，不甚可曉。楚辭琨蔽象碁有六博。鮑宏博經云：「琨蔽，玉箸也，各投六箸，行六碁，故云六博。行十二碁，六碁白六碁黑，所擲骰謂之瓊，瓊有五彩，刻爲一畫者，謂之塞，刻爲兩畫者，謂之白，刻爲三畫者，謂之黑，不刻者，五塞之間謂之五塞」云云。詳六碁之制，似今雙陸，以骰子行之，非今之碁子也。

梁史：宋全昱以投瓊擊盆中并散，〔三〕蓋卽今之骰子，不知與古之瓊同否。

彈碁之戲，兩人對局，白黑碁各六枚，先列碁相當，更先彈也。其局以石爲之，其形四隕而

中高，魏文帝善彈碁，能用手巾角，時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葛巾撒碁。其藝蓋始於漢武帝好蹴鞠，言事者以爲勞體，乃作彈碁奏之。以此觀之，彈碁與對弈不同，直以石子相觸耳。

宋蒼梧王畫蕭道成之腹，自引滿射之，左右請以飽箭，一射，正中其臍，投弓大笑。飽箭，一名響箭，卽今之飽頭也。

南史：宋明帝志慕節儉，大官常進裹蒸，上曰：「我食此不盡，可四破之，餘充晚食。」裹蒸者，以糖和糯米，入香藥、松子等物，以竹籊裹而蒸之，卽今之角黍也。

玄宗出奔，「三」日中未食，「四」楊國忠自市胡餅以獻。解曰：胡餅，今之蒸餅，言以胡麻着之也。卽今之燒餅耳。

宇文護殺周主，置毒糖餠。糖餠，丸餅也，卽今元宵子耳。

熊白，熊脂也。熊山居冬蟄，當心有脂甚美。鷄臠，鷄羹也，味極佳。「五」

爾雅釋木云：「檟，苦茶。」郭璞註：「早采爲茶，晚采爲茗。」此茶之始也。自漢以前，不見於書，想所謂檟者，卽是矣。

溫嶠上表，貢茶一千斤，茗三百斤。六朝，北人猶不食茶，至以酪與之較，惟江南人食之耳。至唐貞元間，始從張滂之請，歲收茶稅四十萬緡，利亦夥矣。宋、元以來，茶目遂多，然皆蒸乾爲末，如今香餅之製，乃以人貢，非如今之食茶，止采而烹之也。西戎食茶，不知起於何時，本朝以

茶易番馬，制其死命，番人以茶爲藥，百病皆瘥，不得則死，此亦前代所未有也。

禾不因種而生曰稻。侯景作亂，貴家大族皆自出禾稻，今所謂稻生是也。〔六〕

柿，斫木札也。

李白詩云：「脫君帽，爲君笑。」初不知其解，及觀北史：魏主欲誅爾朱榮，榮女爲后，懷娠，乃聲言皇子生，遣城陽王徽馳騎告榮，榮方與元天穆博，徽脫榮帽，歡舞盤旋。以是知脫帽歡舞，本夷俗也。

胡人軍中好吹唇相呼，侯景卽位，其黨數萬皆吹唇鼓譟上殿。今人往往以唇作聲，謂之胡譟，卽吹唇之聲也。

觥筴，葭管也。卷蘆爲頭，截竹爲管，出於胡中。唐時編入鹵簿，名爲筴管，卽胡筴也。

傀儡，杜佑曰：窟儼子，亦曰傀磊子，本喪樂也。漢末始用之於嘉會，北齊高緯尤好之。今俗懸絲而戲，謂之偶人，亦傀儡之屬也。又有以手持其末，出之幃上，則正謂之窟儼子矣。

唐史：王凝及第，袞衣見崔彥昭。袞衣，便服也，今俗語猶然。

澡手謂盥，滌面謂頰。

通鑑：「史憲誠據魏博，於黎陽築馬頭，爲渡河之勢。」註：「附岸築土，植木夾之，以便兵馬入舡，謂之馬頭。」馬頭之名始此。

劉守光圍滄州，城中食盡，食堊塊。堊塊，粘土也。

雜考

夏之姓姒，以吞薏苡而生。今按：苡，音以，姒音似，字不相蒙。

漢成帝時，詔求殷後，分爲十餘姓，不得其嫡，梅福、匡衡議以爲：宜封孔子世爲殷後，乃封孔吉爲殷紹嘉侯，地百里，是聖裔封爵之始也。夫孔子之聖，乃以殷後得封兩楹之奠，固曰：「我殷人也。」豈其兆耶？

春秋：長狄僑如「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眉見於軾。」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九畝爲九百步，恐無此理。借使長九百步，其骨豈但專車，眉亦不止見於軾矣。漢志：「后稷始耨田，以二爲耦。廣尺、深尺曰耨。」漢志：「一畝三耨。」則是一畝長百步、廣三耨也。身橫九畝，則從其衝而視之，當爲二十七耨，長可二丈七尺，故曰橫也。

左傳：戟其手。謂舉手如戟形也，罵人狀如此。

漢法：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養牛，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卽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聞矣。其時三公之責如此。雖欲如後世大臣謂「天變不足畏」，豈可得耶？然其法亦太過，本於機祥之說，所謂移之相者也。三代之法當

不如是。

漢時有三李、杜、李固、杜喬、李膺、杜密、李雲、杜根。

楮書不始於蔡倫，倫第以魚網木皮爲紙，別創一法耳。自前漢有赫蹏書。

東漢永初元年，永昌徼外僬僥夷人舉種內附。家語云：「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史不著其長短，當非其真耳。

神異經曰：「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其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遇者得之，投溷中卽死。」此詩所謂旱魃也。北方風俗，每遇大旱，以火照新葬墳，如有光焰，往掘，死人有白毛徧體，卽是旱魃，椎之輒雨，以此成俗，官不能禁也。江南不聞此事，豈旱魃之瘡，獨行於北方耶？

漢時，嶺南貢生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夜傳送，至和帝時，臨武長唐羌上書奏狀，乃勅大官毋得受獻。交趾諸郡去長安、洛陽萬里，不知二物何由生致？唐明皇時，從巴、蜀騎送長安，猶以爲難，交趾道里何啻五六倍？此不可曉也。

陝西近西域處，有一種小蒲桃，號瑣瑣蒲桃，中土甚珍之，常疑其名所自起，以爲必有正音，呼者傳訛，直作瑣瑣。及觀西京、羽獵賦：漢離宮有娑馭殿，娑馭與瑣瑣音相近。當是武帝得西域蒲桃，種之離宮別苑，有娑馭之名，至今相沿，遂傳爲瑣瑣耳。

安金藏剖心以白皇嗣，太后使醫納五臟，以桑皮線縫之，傳以良藥，經宿始蘇。桑皮線可縫腹皮。^{〔七〕}

武三思使周利貞^{〔八〕}殺五王於流所，以袁恕己素服黃金，逼服野葛汁數升而死。^{〔本草〕}野葛類鈎吻，鈎吻類地黃。

建成欲誘秦府驍將，以金銀器一車贈尉遲敬德，敬德不受，世民曰：「公心如山岳，雖積金至斗，知公不移。」唐人詩云：「身後堆金柱北斗。」今俗語云「黃金柱北斗」，蓋出於此。

後魏孝文皇帝遷都洛陽，以北方酋長畏暑，令秋朝洛陽，春還部落，時人謂之雁臣。雁臣二字出此。

唐咸通中，浙東寇亂，有進士數人陷賊中，衣綠，及賊兵敗，悉取斬之，曰：「亂我謀者，此青蟲也。」以進士爲青蟲，大奇。

上清傳：德宗怒陸贄曰：「獠奴！我脫伊綠衫，便與紫衫着。」又嘗喚伊作陸九云云。褚遂良諫立武后，叩頭納笏，武后在簾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贄，吳興人，遂良，杭州人，皆呼之爲獠，其義何居？

「繆」字與「穆」字通，亦與「謬」字通，秦穆、魯穆之謚，皆以「繆」爲「穆」，何曾、賈充之謚，又以「繆」爲「謬」，豈因其人而移易耶？此當詳考。

漢有魚龍百戲，齊、梁以來，謂之散樂，有舞盤伎、舞倫伎、長躡伎、跳鈴伎、擲倒伎、跳劍伎、吞劍伎，今教坊百戲大率有之。惟擲倒不知何法，疑卽翻金斗也。翻金斗，字義起於趙簡子之殺中山王，後之工人以頭委地而翻身跳過，謂之金斗，想其形類爲名耳。

優人爲優，以一人幞頭衣綠，謂之參軍，以一人顰角敝衣如童僕狀，謂之蒼鶻。徐知訓與吳王爲優，自爲參軍，使王爲蒼鶻，總角敝衣，執帽以從，其狎侮嫚嫚無君臣之禮如此。參軍之法，至宋猶然，似院本及戲文裝淨之狀，第不知其節奏耳。

五代朝貴宴集，爲手勢令，其法以手掌爲虎鷹，指節爲松根，大指爲蹲鴟，食指爲鈎戟，中指爲玉柱，名指爲潛虬，小指爲奇兵，腕爲三洛，五指爲奇峰，亦謂之招手令，史弘肇不閑，至與宰相蘇逢吉相詬，欲索劍追，殊不可解。

李嶠諫鑄大像疏云：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緡，若將放施，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萬餘戶，卽此可見一緡是一千也。

唐制，布帛六丈爲端，四丈爲疋。

昇仙太子卽周太子晉也。武后加號昇仙，爲撰文立碑，詞翰并美，今其石尚在，爲古名帖，亦奇跡也。

貞元十七年，吐蕃攻陷麟州，僧延素爲虜所得，虜將有徐舍人者，謂延素曰：「我英公五世孫

也，武后時，我高祖建義不成，子孫流播異域，雖代居祿位典兵，然思本之心不忘，顧宗族大，無由自拔耳。」史傳敬業爲僧，則逃入吐蕃者，乃其後也，以此推之，虜中有漢土人種族必多，直世代綿邈，名字侏儻，不可究詰耳。

世傳呂岩者，渭之孫也。按史：渭，河中人，於貞元十六年爲河南觀察使，其子溫爲左拾遺，入王叔文之黨。

北朝于謹，一代名臣，于頔之先也。頔在襄陽爲子求尚主，以結上歡，學士李絳謂：「頔爲虜族，不足以辱帝女。」解者：謹之先于栗磾，本姓勿怛于氏，從拓拔起於代北，更爲于姓，此所謂虜族也，與邗子之後不相蒙矣。

唐史：劉闢之叛，判官莆田林蘊諫其舉兵。林姓始見於史。孫涵曰：「林姓、周平王次子林開之後，魯有林放、林雍，齊有林元，此其始也。」今閩中林姓最多，皆以爲王潮入閩所携中土氏族，不知唐時莆田已有林姓，則不出於潮矣。記之以備考質。

唐時，御史所過皆給驛馬，先有牒文飭候，謂之排馬牒，卽今之白牌也。

唐法有旬休者，一月三旬，遇旬則休沐，卽十日一洗沐也。

排牙之名，自唐節鎮有之，謂牙前將士，各執其物以主於庭下，俟節度使升堂，以次參謁也。

宋臣黃萬石諭其部將米立曰：「吾官銜，一牙牌書不盡。」蓋牙牌書銜，〔九〕在宋已有之，第不知在佩帶否？

宋人咏紅梅詩：「若使開遲三二月，北人應作杏花看。」似言江梅之開必在正月，不知北方地寒，梅開甚遲，往往與杏花同時，恐直混作杏花，不必言似矣。

南昌滕王閣見於三王記叙，巴州滕王亭子見於杜工部詩。唐初諸王出牧，宮館之盛，所至輒爲名跡，其豪侈可知，滕王其甚者爾。考史：滕王元嬰，高祖之子，驕奢縱逸，畋遊無節，又嬰與蔣王惲皆好聚斂，高宗常賜諸王帛各五百段，惟不及二王，勅曰：「滕叔蔣兄自能經紀，不須賜物，給麻兩車，以爲錢貫。」二王大慙。

曲江在秦爲宜春苑，在漢爲樂遊苑，至唐開元中，大加疏鑿，遂爲勝境，其南爲芙蓉苑，其西爲杏苑、慈恩寺，進士及第者，於此遊宴。今其地在西安，鞠爲茂草，無復遺迹矣。

蘇源明，唐之文士也，與李、杜同時，詩中有其往返，曾避地魯城，僑居瑕丘，後爲東平太守，有洞庭詩叙，〔一〇〕文章爾雅，見稱前哲，及考之唐史，稱其爲國子司業，稱病不仕祿山，肅宗卽位，擢爲侍從，此有唐一代光明俊偉人也。小洞庭在蠶尾山前，乃今東平北境、東阿諸山之陽，所謂九女泉者，是其遺跡，而無片石隻字可識，舊遊山泉之區，鞠爲榛莽，俯仰千載，爲之一嘆。

寒食禁火，相傳起於介子推自焚，桀操所紀介子推事云：五月五日不得舉火。又非寒食也。

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徇火禁於國中。」註云：「爲季春將出火也。」斷火之制當起於此。今寒食俗多上冢，禁火之風，邈不復聞矣。

社者，戊日也，立春以後五戊日爲社日。春秋二社皆戊日也。〔二〕

張邦昌，東光人；劉豫，阜城人，皆河間境也，一郡之境，同時出二假帝，是何風氣！

安祿山、朱全忠，皆賜爵東平郡王，劉豫僭位，嘗都東平府，皆以其爲望郡也。

露布之體，蓋軍中奏請，皆係機密文書，不敢宣洩，至戰勝功成，方備書捷狀，建之漆竿，昭著耳目，使所過皆知，謂之露布。自晉以來有之，唐末，諸鎮阻兵，典章無考，莊宗既平幽、燕，命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於布，遣人曳之，而使劉仁恭父子荷校其下，此乃決獄之幡，非露布矣。

古者授印綬，常佩之於身，至解官，則去其印綬，不爲職任設也。唐末，始置職印，任其職者，傳而用之，其印盛之以匣，當官者置之卧內，別爲一牌，使吏掌之，以謹出入，印出牌入，印入牌出，卽今日之制也。秦、漢以來，官印甚小，以綬繫之，懸於肘後，若今御史出巡鐵印是矣。其後更爲職印，乃始大耳。

唐咸通五年〔三〕，慧星出，長三尺，司天奏以爲含譽瑞星，宣示中外，編諸史冊，含譽與慧星必甚相似，俟詳考之。

唐莊宗置酒錢庫，令其子繼岌爲張業起舞，指錢積曰：「和哥乞錢，盡以錢一積與之。」「錢積」二字始此。

木華黎〔三〕佐元大定天下，功冠羣臣，其孫安童，年二十餘，爲世祖相，安童孫拜住爲英宗相，皆以忠勤正大爲一代名臣，東平其世封也，拜住爲相，奉命立安童碑於范陽，在今良鄉。

自古都邑大賈名俠皆有稱號，或以所居，或以所業，如漢書所謂東市賈、萬城西、萬章箭、張禁酒、趙放，又如貨殖傳所載：翁伯販脂，張氏賣漿〔四〕，鄧氏洒削，〔五〕濁氏胃脯。〔六〕其所貨至爲纖嗇，往往鼎食擊鍾，蓋大都人衆，所取宏多，故雖負販之資，亦至不貲也。今都城如賣醬〔七〕屠沽，有千萬之資，其名亦與古同，可見古今風俗亦不甚遠。

刁斗，或言小鈴，或謂以銅作鐃器，可炊。愚謂〔八〕，斗，晝炊夜擊，既曰擊，卽非小鈴，或如今軍中所用銅鼓耳。

校勘記

〔一〕「故杜詩云：『笑時花近眼，舞罷錦纏頭。』」原缺，茲據天啟本補入。

〔二〕「并散」，「井」，天啟本作「斥」。

〔三〕「出奔」，天啟本作「出奔蜀」。

〔四〕「日中未食」，天啟本作「日中猶未食」。

〔五〕「味極佳」三字據天啟本補入。

〔六〕以上數「稻」字，天啟本皆作「稻」。

〔七〕以上二處「桑皮」，天啟本皆作「桑白皮」。

〔八〕「周利貞」，「貞」，原訛作「國」，據舊唐書卷一百八十六新唐書卷二百九周利貞傳改。

〔九〕「蓋」字據天啟本補入。

〔一〇〕「洞庭詩叙」，「叙」，天啟本作「序」。

〔一一〕「春秋二社皆戊日也」，原本無，據天啟本補入。

〔一二〕「唐咸通」，「唐」字，據天啟本補入。

〔一三〕「木華黎」，「黎」字原脫。茲據元史卷一百一十九木華黎傳補。

〔一四〕「賣漿」，「漿」，原訛作「醬」。茲據史記貨殖列傳改。

〔一五〕「郅氏」，「郅」，原訛作「盾」，茲據史記貨殖列傳改。

〔一六〕「胃脯」，「脯」，原訛作「脂」。茲據史記貨殖列傳改。

〔一七〕「賣醬」，「醬」，疑當作「漿」。

〔一八〕「以銅作鑪器可炊愚謂」，「鑪器可炊愚謂」六字原缺，茲據天啟本補。

穀山筆塵卷之十五

雜記一

晉武帝時，火起武庫，焚累代之寶，其中有漢祖斬蛇劍、王莽頭、孔子履。蓋漢以斬蛇劍爲國寶，乘輿法駕出，則侍中一人捧劍在左右，匈奴以月支頭爲國寶，與漢使盟誓，出以飲酒，漢藏王莽頭，亦此意也。此皆王迹所興，傳示後人，自有深意，然以孔子之履與莽頭同藏，則污聖矣。唐時，祥瑞列在禮官，大瑞六十有四，如景星、慶雲之類；上瑞三十有八，如白狼、赤兔之類；中瑞三十有二，如蒼烏、赤雁之類；下瑞十有四，如嘉禾、芝草之類。不知相沿何代，有此名目，亦矯誣矣。

世傳蘭亭帖殉葬昭陵是也，然以史考之，此本復出人間矣。五代賊帥溫韜盜發唐帝諸陵，見昭陵宮室閎麗，不異人間，中爲正寢，東西廂列石牀，牀上石函中爲鐵匣，悉藏前代圖書，鍾、王筆蹟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遂傳人間，此知蘭亭真帖出自昭陵，人間必有其本，第不知復淪沒於何代耳。

天寶二年，玄宗幸望春樓，觀江、淮運艘，韋堅上百牙盤食。蓋以牙盤裝食味於上，謂之看

食，卽今之看盤也。唐制御饌器用九釘食，以牙盤九枚，裝食味於上。至是濫而爲百爾。

沉香亭子，玄宗已有其名，未考其制，及敬宗卽位，波斯獻沉香亭子料，蓋純以沉香爲料也。沉香，林邑所出，土人破斷其木，積以歲年，心節獨在，入水則沉，其形不同，名亦各異，有犀角、燕口、附子、橫陽等號，至可爲亭材，則其條段又大非諸沉比矣。導修召亂，乃不祥之材，而積累貴重，得之不易如此。若夫茅茨土階，近取如拾，安所不足哉？

南州志曰：鸚鵡有三種，一青，一白，一五色。交州以南諸國皆有之。唐太宗時，林邑獻五色鸚鵡，自言苦寒，思歸其國，太宗付使歸之。今廣西有秦吉了，京師謂之了哥。萬曆丙子，一日講畢，上遣中使持赤、黑鸚鵡各一示閣臣、講官，蓋廣中所獻也。赤者，毛色嬌麗，黑者，有兩耳，耳黃如獸，能動，此二色則志所未備也。

往至西苑，見畜一狻猊，主者故西域胡也，以白布纏頭，帶金衣綠，支正三品料，其狻猊日食一羊，而籠之檻中，無所用也。以一狻猊計之，主者食正三品料與三百六十羊，一年之費不貲如此，使如宋之艮岳，珍禽異獸動以千百，元時外夷所獻獅豹鵲鵲，日食肉千斤，終歲之費，可養壯士千人，可不惜哉！

雜記二

景隆二年，勅中書門下與學士、諸王、駙馬人閣守歲，設廷燎作樂，卽唐詩諸人守歲侍宴詩也。是日，以韋后乳母妻御史大夫竇從一，自稱皇后阿翁，遂爲千古笑柄。今徒艷其詞若與雅、頌同音，豈知其事之鄙褻如此。李嶠、宋之問、韋巨源皆武三思之黨，文人無行，遂爲口實。

唐僖宗於音律蒲博無不精，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爲狀元。」對曰：「若遇堯、舜爲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宋徽宗與王黼微行，踰牆，黼先下，以肩承上足，上曰：「聳上來，司馬光！」黼曰：「伸下來，神宗皇帝。」可見，人主舉動，卽瞽御近習以供嬖承寵者，不過徇一時之歡，而其本心之明，亦有不能昧者，二臣是也。然野猪之諷有旃、孟之風，而黼又出其下矣。

蔡京以太師封魯國公，童貫以太傅封涇國公，時人稱京爲公相，貫爲媼相。愚謂不如稱京爲相公，貫爲相婆尤易明也。時內侍梁師成亦至太尉，時稱爲隱相，亦媼相之別稱也。嗟夫！後之爲媼相者多矣，乃至公相之權因媼相而重，是王良、嬖奚比而爲御矣。

內侍梁師成領睿思殿，主管翰墨，凡禮文符瑞之事，多所潤飾。師成實不能文，而高自標榜，自稱蘇軾出子，時天下禁誦蘇文，人間不敢著其尺牘，師成訴於上曰：「先臣何罪？」自是，蘇公之文稍出於世，亦師成之力也。夫師成以一介奄寺，逢迎希寵，而假托文人之裔，固自可笑，然因其假借，使一代文雅流傳至今，事固有待而興也，亦大奇矣！

李涉江上遇盜詩煞有風致，及考其爲人，乃穿窬之下也。憲宗既黜吐突承璀而恩顧未衰，涉時爲太子通事舍人，窺知上旨，乃投匭上疏，稱其久委心腹，不宜遽棄，孔戣見其副章，詰責不受，涉因行賂禁門上之，戣因上疏劾逐之。卽此一節，綠林豪客且掩口胡盧之矣。

唐中宗時，宰相竇從一爲公主督造府第，時謂之公主邑司。懿宗時福建觀察使杜宣猷以宦官多閩人，每寒食，遣使分祭其先壠，時謂之勅使墓戶，此確對也。時諸道歲進闍兒，號曰私白，閩中爲多，故云。

唐時王及善，庸人也，爲相無他政，但不許令使乘驢入臺，終日迫逐，無時暫舍，時號爲驅驢宰相。

遼穆宗在位，不親國事，每夜酣飲，達旦乃寐，國人謂之睡王。

雜記三

漢質帝初年，委政李固，梁冀之徒希旨害之，有云：「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漢時，男子皆傅粉也，起於侍中傅粉，化閭籍之屬，乃至元老大臣，亦爲此飾，殊可訝耳。北史稱「江東天子傅粉宮中」，唐詩「口脂面藥」。以此推之，不第漢矣。

唐時，宮中給使令者，皆有冠巾，謂之裹頭內人，今宮中亦有女官給冠帶者，卽其遺

制也。

古時婦人之飾，率用粉黛，粉以傅面，黛以填額畫眉。周天元時，禁民間婦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宮人，皆黃眉墨粧，故木蘭詞中有「掛鏡貼花黃」之句。第不知黃眉墨粧若爲點畫耳。

唐安樂公主有織成裙，「直錢一億，花卉鳥獸，皆如粟粒，正視、旁觀、日中、影中各爲一色。此服乃妖也。」

世間婦人立拜起於武后，其實不然。周天元時，命內外命婦拜天臺，皆執笏俯伏如男子，可見以前婦人無俯伏者，惟下手立拜耳。王建宮詞有云：「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見當時宮女不作男兒拜也。本朝命婦入朝，贊行四拜，皆下手立拜，惟謝賜時一跪叩頭耳，而民間婦女乃俯伏稽首，與男子不異，非古禮也。

漢時宮中有對食，對食者，宮人相與配合爲夫婦也，起於陳皇后無子，使宮人衣上衣冠，與之寢處，蓋厭呪之術，武帝廢之，責以爲女而男淫云云，蓋對食之由也。後世宮人不聞有此，第私與中官爲偶，其相妬相歡甚於夫婦，幽閉之極，無所不有，可爲一笑。

唐有兩韓國夫人，其一，武后之姊，嫁賀蘭越石，賞入宮，得幸於高宗；其一，楊妃之妹，嫁後入宮，得幸於明皇，號既同，事迹亦合。武氏之女亦從入宮，得幸於上，賜號魏國夫人，爲武后所妬，寘毒而死，其甥女也。

南漢有女侍中，宮女盧瓊仙是也；蜀有女校書，樂伎薛濤是也。

世間大有奇事，出人意表。西晉之亂，荀崧屯宛，爲杜曾所圍，欲求救於襄城太守石覽，崧小女，年十三，帥勇士數十人，踰城夜出，且戰且前，遂達覽所，卒解崧圍，此亦大異。嘗讀紅線之事，謂其不誠，以此推之，當不虛耳。

李克用、朱全忠皆草昧英雄，驅使一世，然皆有內助焉。克用夫人劉氏，聞汴城之變，神色不動，整軍而行。全忠夫人張氏，嚴整多智，軍府之士，二與參謀議。此二健婦，亦女中丈夫也。草澤之豪，鼓衆擄徒，竊盜名字，亦必有非常之偶，況神明之主哉！

克用爲汴軍所攻，不能自保，欲用諸將之謀，且入北虜，徐圖去就，劉氏力爭，以爲不可，曰：「王昔居韃靼，幾不自免，賴朝廷多事，乃得復歸。今足下出城，三則禍變不測，塞外安可得至耶？」克用乃止。當時非劉氏之言，奔竄胡中，不過一亡虜耳，安能以河東之地，與天下爭衡？世固有用婦言而興者，克用是也。

元魏北海王詳烝從父安定王妃，廢爲庶人，其母高太妃怒之曰：「汝妻妾盛多如此，安用彼高麗婢，陷罪至此？」杖之百餘，又杖其妃劉氏，曰：「婦人皆妬，何獨不妬？」此可作一笑，妬亦有用如此。世有縱情極欲、犯分敗俗以至亡身隕祚者，使其婦能妬，當不至爾。

雜記四

溫韜遍發諸陵，惟乾陵風雨不可發，此事至今猶然，絕不可解也。嘉靖戊申，先君作吏隴右，道出乾州，其土人言：「過武則天陵，不可指議，如有謾語，輒以雷雨報之。」先君弗信，爲一詩詆之云云，出門正晴，行不數里，雷雨大作，無所依泊，乃道旁郵舍，牛豕滿中，不得已一駐車焉。仲兄無妄，年甫十七，再過其地，爲賦一詩詆之，其詞不記，行至道中，亦遭風雨。千年虐焰，尤能作腥臊氣，豈別是一種妖魔，死而不能亡者耶？

王莽發定陶丁姬之塚，周棘其處，有羣鳥數千，啣土投穿。栗太子葬處，亦有此異。鳥雀亦有知耶？將或使之耶？

盜跖膾人肝以爲脯，蓋寓言也。然亂世羣盜真有然。隋末朱燦食人，使者醉辱之，卽曰：「噉醉人肉，如噉糟狔。」遂殺使者而食。五代趙思綰好食人肝，嘗面剖而膾之，膾盡，人猶未死。又好以酒吞人膽，曰：「吞此千枚，則膽無敵矣。」契丹東丹王突來奔，居於洛陽，好吮人血，嬖妾皆刺臂以供之。可見豺虎之性，非但異類，人亦有之，以佛家六道推之，殆天吳封豕所化也。

黃巢兵圍陳州，野無積聚，掠人爲糧，生投碓磑，并骨食之。秦宗權遣將四出，所至屠滅焚蕩，殆無孑遺，行兵未始轉糧，車載鹽尸以從。楊行密圍廣陵，城中無食，軍士掠人，詣市賣之，

驅縛屠割如羊豕，訖無一聲。趙思綰據長安，城中食盡，取婦女幼稚爲軍糧，日計數而給之，每犒軍，輒屠數百人，如羊豕法。此亦佛家所謂殺劫也。

金末，汴京大疫，諸門出柩九十餘萬，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其災可謂至矣。然汴京人戶之衆亦可想見。萬曆丙戌、丁亥間，汴梁大旱且疫，諸門出死亦且數萬，卽宗室男婦，死幾五百，此亦近世一大陽九也。

至正九年，襄陽民張氏生男，甫及周歲，暴長尺許，容貌異常，蟠腹臃腫，見人喜笑，如市所畫布袋和尚，見者異之。已而江、淮盜起，稱彌勒佛出世，以紅巾爲號，此其兆與？

至正十二年，隴西地震，會州公宇牆崩，獲弩五百，長者丈餘，短者九尺，人不能挽，此蓋前代所藏。有此一種大弩，挽之必自有法，人不能知耳，而舉以爲妖，過也。

至正十四年，汴河水皆成五色花草繪畫，三日方解。

雜聞

吳下一士夫嘗爲予述顧文康公鼎臣事：文康之父顧翁嘗爲小賈鬻線，其嫗甚妬，僅一青衣，防之甚密，翁未嘗忤視。一日，翁坐肆中，嫗遣青衣饋食，至則雷電大作，不能卽歸，翁因請問，既而有孕，生男卽文康也。嫗大恚，索兒欲殺之，不得，因送磨房，欲令驢馬踐死，磨房主人收而養

之。長而聰慧不羈，豐神迥絕，自從諸生受書，遂游邑庠，翁嫗終不以爲子數，而奴使其母如故。久之，文康及第，嫗猶虐其生母，使之蓬跣執爨，不令見子，文康遂介親友人內，長立庭下，固求見母，嫗復大恚，文康固不出，曰：「卽一見，死不恨。」親友從旁宛轉，乃令自爨下出，衣服藍縷，文康抱之大痛，親友皆爲泣下。

顧文康公爲諸生時，父母不子，讀書山寺，有羣乞兒相與逐得一犬，呼羣乞剥之，求薪不得，走佛殿，揖羅漢曰：「不得已煩大士。」因折其像，斧之以爨，凡焚兩羅漢而犬熟，卽與羣兒環坐，擘而大嚼，爲之一飽，其貧而不羈如此。吳下一相知爲予述狀，大與馮當世事相類。

尹恭簡公旻掌銓十八年，以知人名，濟上至今尊慕之。嘗聞歷城周中丞繼述其家世云：恭簡父名某，世居濟之竹店，平生好施予，濟人之厄。嘗有賈人過其村，憇道旁井上，遺金一囊而去，尹翁見而埋之。賈人者，爲章丘巨室行錢。舊嘗不售而歸，巨室信此賈，不以爲罪，復畀之若干再賈。賈人感其義，獲利數倍，誓盡歸主人，不分一緡，以是爲報。及至井上而失去，一日覺之，忘其故處，又往謁主人，主人曰：「此亦數也。」已而復畀金若干再賈。賈人再過井上，恍若有憶，徘徊久之，尹翁訝而問之，賈以狀告。翁因叩其金多少與囊襖之狀，皆與舊合。卽謂賈曰：「若無憂，而金在也。」掘井旁尺許，得之，封識宛然。賈頓首謝去。持井旁失金與主所更畀者，入海爲市。舟中猝遇盜，賈卽出其金獻之，盜亦感其慷慨，謝曰：「吾無意攫子金也，然吾嘗刼麻

一缸，無所用之，以予子，可獲大利，而易子之金，可乎？」賈隨載麻而歸，輦巨室之門，具以實告，主人發而視之，則皆金也。蓋海賈畏盜，藏其金麻中而盜不知，以予賈耳。賈遂與主人中分之，利且十倍。此一事有數善焉：尹翁不匿金，賈不欺主人；主人不以失利棄賈，賈又善遇盜，盜又不欺賈人。賈與主人皆獲大利，而尹翁以昌其後，陰隲之巧者也。

濟南王公敕者，博物君子也，然其平生多怪，人以爲仙。敕少爲諸生，卽好談仙道，多識古器物，目所未涉，一見能道其詳，曰：「此何代物，當於何所得之，考之皆是。」嘗讀書大佛山中，與僧登山，僧先行，望見山頂有人，至則王生也，復使沙彌下取食物，叩戶有書聲，又王生也。嘗與樵者十餘人期，令各行一道，比暮，十餘人歸，會語所見，皆王生也。敕以進士及第，爲太史，出爲陝西學憲。一日，行部道中，望見一片黑雲，呼從吏往捉雲來，吏笑而赴之，至則落地爲石，吏取以奉敕，敕擘食之。敕年六十餘死，里人徭賦長安，於良鄉道中，見車從鼓吹從南方來，視之，敕也。里人前問：「公罷官已久，何以至此？」敕笑曰：「朝廷召我耳。」然吾來時有一二語未分付，煩寄於兒，某篋中有書數卷，不可令人見，語兒焚之。」里人歸問，乃知敕以是日死也。尹恭簡公病甚，敕往視之，曰：「公尚不死，至某日，有一鶴落庭中，公乃逝耳。」已而果然。

劉司馬公源清故爲諸生，貧甚，所聘女家以其貧請決，更筭富兒，劉不能爭也。後劉以進賢城守功，徵拜御史，奉使過里，而故所聘女更適富兒者，又已中貧，從夫居肆市，一日聞公還，從

羣婦出觀，鼓吹道從，威儀甚都，羣婦指示曰：「此車中貴人，故而夫也。」女大慚恨，卽闔門自絞死。〔四〕愚謂，此婦勝買臣妻遠矣。

長安李生爲予言黃京兆事。黃京兆者，名鍾，延慶州人，生四歲而孤，育於伯父。伯父甚貧，夫婦日食糟糠，得少許米糲，皆以啖鍾。鍾感其意，年六歲所，泣告伯父，願得讀書致身，以報翁媼，然其伯父貧不能具束修也。一日，州守蔡公夢城隍謂云：「郡中有一小兒，他日當作順天府尹，貧不能學，然有一念之善，感動神明，公可周之。」又此兒日在廟中戲，至屣吾肩。」明日，守往謁神祠，仰視冠衣，俱如夢中所見，而左肩有小兒履痕。守卽召廟中讀書羣兒，恐而問之，乃鍾所爲。召鍾問狀，蓋欲上探雀轂也。因詢其家世，備知貧狀。守月給庾米一石，令伯父養兒，又求一名師，送令教習，自出束修供之。後三年，守當去，鍾方十歲，業能爲文，然守竟不泄夢中語也。比鍾十八歲，舉京兆，旋第進士，守已懸車，徑來視鍾，方以夢告。後鍾至順天府尹而歸，伯父已前死，媼又他適，鍾事媼甚謹，孝養逾於所生云。

萬曆甲戌，濟南有蔣生者，貧而質子錢三十金，久之，遂鬻宅於子錢家，其價二百有奇。質錢者以百金當其息，第以百金予之。已而蔣生錢盡，大窘，怨恨，遂自經死。死數日，鬻宅駟儉行西門道上，〔五〕忽叩頭呼服，謝蔣生求免，可一里許而返，閉門伏匿。須臾，叩門甚亟，里人皆聞其聲而無所見。駟儉度不能免，謂其妻曰：「我死必爲所攝，第毋收我，我當放歸。」遂出，開扉

而死。其日，子錢家亦死，并死其妾。良久，妾甦，語人曰：「爲蔣生所訴。見府君，府君曰：『駟僧當質對，妾何爲者！』」亟縱之還，夫及駟僧方按治未決」云。已而駟僧見夢其妻曰：「收我，我不歸矣。」兵部韓君應元爲予道狀。

嘉靖中，海豐有漁子數人駕一舟入海，忽爲颶風所漂，泊一絕島，險峭無人，漁子相對號泣，以爲必死。因人其中，見古木蒼蔚，鳥雀啁啾，不似人境。行可里許，林木之中，微有烟火，稍見人跡。其人皆椎結袒裼，網木葉爲裳，面目犁黑，肌膚如枯，睢睢肝肝。見漁子入，相顧驚笑，語不可解，稍前逼之，輒走不敢近。其居率如蓬廬，而無爨釜，其旁往往有池，池中以密浸食物，大抵黃精、薯芋之屬。漁子饑甚，前取食之，其人亦不嗔，但遠立而笑。已而取栢葉食之，亦將以授漁子使食。漁子始泊，舟有餘魚，已而魚盡，苦饑不得已，從之食。食久益甘，而其人亦稍狎，相與遊處，但語不通耳，如是者月餘。其山澗流水處，皆文石五色，璀璨可玩，漁子各收數升，置之舟中。一日，颶風大至，飄返故岸。家人以爲已死，見之驚喜。已而取所挈文石，則皆韎韐瑟瑟諸寶也。其中有紫者，以五銖入火，間以白金，成黃金二兩，不鎔，〔六〕則柔甚，可屈折云。太僕丞葛君爲予語狀。

嘗聞里中長老傳，數十年前，里俗以鼈爲裙，着長衣下，令其蓬蓬張起，以爲美觀。卽無鼈裙，至繫竹圈襯之，殊爲可笑。及讀王莽傳，莽好以鼈毛裝楮衣中，令其張起。乃知古亦有之。

隆慶初年，見朝鮮人貢使者，自帶以下，擁腫如甕，蒲伏而行，想亦有鼈衣在下。比數年來，直窄衣下短，如中國服，不張起矣。

萬曆甲戌，甘肅築城，掘地得小棺千餘，皆長尺許，其中人皆不腐，衣裳顏色一一可辨。衣有寸許，潞紬邊幅宛然。時江陵當國，邊臣不敢以聞，然京師多有知之者，第不知其故，共相駭愕。及考王莽時，池陽有小人，景長尺餘，〔七〕或乘車馬，或步行，操持器物，大小各稱，三日而止。山海經「登山之神曰俞兒」，武帝時有巨靈，及抱朴子所載肉芝，皆此類也。

成太史監吾公憲父爲西邊大帥，嘗鎮固原。有民家子婦，事其姑無禮。一日，姑與之入廟祠禱，求一冒絮包頭，婦不肯予。其子自探一巾與母，婦取而裂之。姑不得已，與同人廟，叩神未已，忽失婦所在，覓之不見。明日，遍走求，竟無蹤跡。已而，至城外一小山上，其婦在焉，竟化爲一驢，惟留一面兩乳。昇至帥府，予之芻豆，卽俯首啖之，而不能言也。此太史所親見，於館中閒談偶及，其詳如此。

隆慶三年，山西靜樂縣丈夫李良雨爲人傭工，與其儕同宿。一夕，化爲女子，其儕狎之，遂爲夫婦。守臣以聞，良雨自縊死。

校勘記

〔一〕「唐安樂公主」，原作「安樂公主」，「唐」字據天啟本補。

〔二〕「士」，疑當作「事」。

〔三〕「足下」，天啟本作「萬一」。

〔四〕「自絞死」，「絞」，天啟本作「經」。

〔五〕「駟儉」，「儉」，天啟本作「駟」。本段下三稱「駟儉」處同。

〔六〕「鎔」，原作「溶」。據天啟本改。

〔七〕「景」，天啟本作「僅」。

穀山筆塵卷之十六

雜說

西門公子好士，門下博徒酒客常數百人。公子出，則韓鷹挾彈、操竿瑟而從者塞路。公子中貧，無以奉客，而北里王孫暴富，富於公子，故公子門下客皆去而事王孫。王孫出，則韓鷹挾彈、操竿瑟而從者塞路。於是公子與王孫博爭道而怒相鬪。客之從王孫者，關弧而射公子，公子蹀履而走；王孫大喜，曰：「甚哉，客之忠也！」關弧而射公子，公子蹀履而走；王孫大喜，曰：「甚哉，客之忠也！」出千金大享客。漢陰丈人謂之曰：「王孫過矣！比從王孫而遊者，非故西門客耶？然而關弧射其故主如越人者，利王孫之金也。君之金今日盡，則明日折而之他，又何愛咫尺之矢，不以加君於十步之內而博人之千金耶？」王孫大悟，遂謝客。

魏其侯好客，五陵諸豪皆出其門下。已而魏其罷將，屏居南山射獵，丞相田蚡新貴用事，故魏其客皆去事田丞相。於是魏其嘆曰：「嗟乎，客則何忍哉！老僕所以事客非有負也，皆去事田丞相。」東方生大笑仰天，冠纓盡絕，曰：「將軍胡見之晚也！夫釣者，操竿垂餌投綸於淵濶之中，煦沫吞餌翛然而來者，「鰕鯢也。若夫王鮪、赤鯉盈尺之魚，若滅若沒，若浮若游，可望而不可

致，何者？其志不在餌也。今將軍之客，利合而來，利盡而去，其來甚易，其去甚輕。若夫高世之士，懸萬戶之封，不可招之來，設湯鑊之誅，不能揮之去，將軍安得而客之？然則，將軍之客徒歟耳，非有赤鯉、王鮪盈尺之魚也！」

穰侯爲秦相，人則爲羣臣之言以請於王與太后，出則爲王與太后之令以令國人，國人莫喻也。客謂穰侯曰：「君侯之危如累卵矣！」穰侯蹙然曰：「何謂？」客曰：「君侯知傀儡戲乎！夫傀儡戲者，一人而持兩木偶，懸而垂之，其上『三』蔽之以帷，左手之人笑，右手之人泣，左手之人揖，右手之人旋。於是，市中小兒累跡而觀者如市，以爲天下之妙伎，洞心駭目，其樂忘食。及舉其帷而視之，則出一手也，於是大笑而走，不復返顧。今君侯親爲羣臣之言以請於王與太后，又親爲王與太后之令以令國人，是舉秦國上下左右出君侯之一口也，不可以給市中小兒終日！君侯不早決者，臣懼秦人之舉帷而視之也，豈止笑而走哉！」穰侯不能用。

齊王之宮，美人三千，而無鹽女求見。盤珊痠癢，五管指天，鵲結藍縷入王宮門。三千美人望之大笑，王曰：「嬉！來前！夫人之謁也，豈有意辱寡人之後宮哉！」無鹽曰：「唯唯。不敢。」王曰：「夫寡人之左右者，皆冶麗靚雅，嫵眇多姿，膚如玉雪，腰如束素，垂羅曳縠，欸如流雲，寡人猶以爲不適，不能一睽也。夫人之玉貌能傾之乎？」曰：「不能。」王曰：「寡人布席而飲，懸樂而奏，美人羅於玉箱金堂，搗瑯張絃，曼聲而歌，氣芳椒蘭，音繞梁櫺，寡人於斯時也，大飲千鍾，小

飲百榼，仰天耳熱，其樂忘死。夫人之妙技能抑之乎？」曰：「不能。」王曰：「然則何以娛寡人而辱寡人之後宮乎？」無鹽仰天大笑，拊手泣涕，曰：「殆哉！王之圖國也！夫妾之志以爲齊國東負滄海之饒，西按岱宗之險，表里九河，縱橫千里，天下之強國也，而西面事人，號爲東藩，妾誠惑之。大王誠爲謝連衡之約，擯合從之議，斥游談之士，罷春秋之請，南城瑯琊，則楚人不敢窺薛，北屯千乘，以河爲池，則燕之士馬不敢南向，西畫汶、濟，布十萬之師於阿、鄆之間，則三晉之軍不敢東顧，然後閉關而守，與魚鹽之利，席棗栗之饒，修太公之教，講管子之法，西向而亢強秦，不及十年，可爲東帝！今大王計不出此，而聽諸侯遊士之談，以合從連衡爲事，從成，則三晉與楚分其利，齊不能越韓、魏而有秦；衡成，則秦享其成，而齊以空名奔走諸侯之後，是坐而自索也！不知三千美人之中有以此進大王者乎？妾誠惜之！」於是宣王瞠目而眙，拊心而嘆，曰：「嗟乎，天以無鹽君賜寡人也！寡人之國將亡，無鹽君存之！」遂立以爲王后。齊國大治，攘地千里。夫嫺都環利之質，非不捷也，聲中宮商，貌如刻畫，非不嬌也，及其當利害之交，值艱危之地，未有能濟者也。故有呈木樸之觀而負瑋奇之節，謝便儼之巧而儲博大之材者，此無鹽之類也。

璅言

屏之張也，直則不可立，必也迴而曲之；輪之轉也，方則不可行，必也揉而圓之；處世亦然。雖然，屏必有幅，輪必有軸，屏雖欲曲不可不齊，輪雖欲圓不可不正，君子自處也亦然。

士大夫處世能絕四語，可與論道矣。一曰耳語，一曰目語，一曰手語，一曰足語。咕囁而談者，私也；睥笑而談者，險也；握手而道者，僞也；躡足而告者，昵也。言堂滿堂，言室滿室，在朝言朝，在家言家，君子之言如是。

漏刻之人，受命於水，水涸則降；影燈之人，受命於火，火熄則止，其升降動止有制之者也。人之在聲華勢利亦然，得則神王，失則氣汨，制在外也。夫惟立命在我而不爲外物所制，幾於道矣。

更色而不更葉者，松柏也；更葉而不更條者，衆木也；更條而不更根者，百草也；更根而不更種者，五穀也。故五穀之命在種。

近世士大夫有四字寶訣，自謂救時良方，不知其乃膏肓之疾也：進退人材用「調停」二字，區畫政機用「作用」二字，此非聖賢之教也。夫賢則進，否則舍，何暇調停？政可則行，不可則止，何煩作用？君子以調停爲名，而小人之朋比者托焉；君子以作用爲才，而小人之彌縫者借焉。

四字不除，太平不可興也。

天下將有亂萌，固不可養，亦不可激，養之亂，激之亦亂。依阿唯諾以延歲月，一旦亂成，坐視其敗，此養者成之也；引繩批根，吹毛洗垢，使之情見勢極，一發而潰，此激者成之也。養之敝常在大臣，激之敝常在小臣。大臣忘身以爲國，則分內事不可模稜，小臣奉官以守法，則分外事不必越俎，天下事乃可言矣。

大臣之義在於體國，小臣之分在於守官。何也？大臣位尊寄重，與君國同其休戚，非一官之守能盡。而上之所以責之者，亦不止於所守之官而止也。如吏、兵之會推，禮曹之會議，刑曹之會審，凡大賞罰、大典禮，無不使六卿共之，非若尋常政體一部可得專也。奈何以一官自畫而秦越？國家之安危，噤不出聲，非大臣之義矣。至於部司之臣，本無言責，凡錢穀、甲兵、禮樂、刑名，各守其官以承其長，夙夜在公，不懈於位，其官盡矣。上之所以責之，亦止於其官之內，未嘗以錢穀責之吏兵，以禮樂責之法官也。後世士風日漓，趨名嗜進，往往舍其官之所當守而憂其責之所不及，非小臣之事矣。此何以故？大臣以長厚爲體，而不思義所當重，小臣以建白爲名，而不思職有所專也。夫使大臣不憂國而小臣不守官，國家之事，必有難言者矣。

士之氣節盛衰亦有時哉！有唱而後和，有銳而復竭，以皆非義理之勇也。本朝如靖難之舉，死者不下十百，至於土木之難，寂然不過一二，如嘉靖大禮，舉朝爭之，死且竄者，不下數十，

至於易世之後，如廟祧之遞遷，兩宮之推崇，亦有許大事體，復寂然無一人言者。何也？士之舉動猶風也，飄風大和，冷風小和，風之所過，萬竅怒號，風之所止，一塵不動，且再鼓則衰，三鼓則竭，氣亦有所盡也。若夫義理之勇，千萬人倡之而不加，千萬人阻之而不止，當寂則爲處女，當銳則爲脫兔，豈係風氣哉？

人臣之犯顏直諫，非以爲名也。凡以冀上之從也，上從之而不受其名，則主臣俱榮；上不從而已受其辱，則過歸於上，而名成於下，非純臣之本心矣。且夫臣子之於君父，固欲得其歡心，非以拂意爲愿也。君父之喜，自必以爲榮，君父之怒，自必以爲辱，乃臣子之常耳。今也以爲名之故，而成其爲利之實，遂至以君父之喜爲辱，而以君父之怒爲榮，無乃非臣子之情乎？夫求其喜而不得以至於怒，是求其榮而不得以至於辱也，恐懼修省若將無所容，如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如曰「臣罪當誅今，天王明聖」，則庶乎不失臣子之義，而利名亦可永譽矣。倘以此驕人，以此輕世，恐有道者視之，不免發一笑爾。

天下之事，平時患在操切，臨難患在牽制。操切太過，則變以刻成，牽制太過，則機以懦失。此禍亂之所由興也。

處天下人，心不可不虛，虛則無難處之人；任天下事，心不可不實，實則無難任之事。當事之人如柁師然，風恬浪靜，一瀉千里，柁師可以享其逸；洪濤巨浸，賊地連天，柁師可以

見其能；惟至於萬斛之舟膠於中流，寸尺不能進，左右無所倚，雖有天下之神巧，不能幾矣。

以事勞心者，事受之；以理勞心者，理受之。事受之者，物有其則，心無與也；理受之者，理有其趣，心無與也。惟以心勞心者，心受之，其傷必多，何謂以心？妄念是已，智故是已，陰謀是已。

爲大臣者，不惟不當有保位之心，卽保名之心亦不可有。一有保位之心，則利害之說得以中之，一有保名之心，則毀譽之說得以中之。利害之說入，則有所趨避，其志不行，毀譽之說入，則有所顧忌，其志不行。然則，惟利國家社稷不爾。

君子欲爲天下用，則有不必用之心乃可用也。有不必用之心，則其身可去可留，而寵辱得失一無所動，然後惟我所行，而無所趨避，所謂以瓦注者巧也。古人所爲重恬退澹泊之士，非止獎其品地，實以恬退之士無富貴利達之心，而天巧全使之效用，必能爲人所不敢爲，而大有益於國家。

士人持身之節，有關於道義者，視一介如泰山；大將用兵之略，有係於安危者，視千金如糞土。夫以持身之節而律師行之法，天下所以少成功也。

人之於虺蛇也，惡之而不怒也，其於虎狼也，畏之而不怒也，夫誠畏且怒也，避之已矣。安有見虎狼虺蛇而裂眦指髮以必求一逞者乎？

求治不可太速，疾惡不可太嚴，革弊不可太盡，用人不可太驟，聽言不可太輕，處己不可太峻。

人之年壽長短，元氣所稟，本有厚薄，然人能善養，亦可延年。如燭有長短，使其刻畫相同，則久暫了然，若使置長燭於風中，護短燭於籠內，則以彼易此，未可知也。故養生之說不可不知。

論略

柳下惠以和而聖，關壽亭以忠而神，其必爲人所不能也，而世以秉燭、坐懷二事爲二公之大節，見亦陋矣。何也？風雨如晦，投衣而燠，此何時也，卽有淫僻之心，未必卽熾，況且人之美惡老少又不可知，縱非下惠，遽及於亂乎？曹公兢兢壽亭，欲敗其節而致諸死，鑄之一室，耳目密列，卽非壽亭，其誰自白乎？故柳之不亂，不欲者能之，關之秉燭，不敢者能之，非其大也。柳之大節在一體萬物而無憎別之心，關之大節在始終爲主而無二三之志，此其與天地同量、日月爭光者矣，而以二事當之，不亦細乎？柳之言曰：「爾爲爾，我爲我，爾焉能挽我哉？」關之言曰：「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內。」此其大本大原，可以同體天地、並明日月者矣。曰聖曰神，不其然乎！

賈之吊屈，揚之反騷，其指一也。賈賦曰：「班紛紛其離此郵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又何必懷此都也？」若望原不歷他國，擇主而事，以及於死者。此言非也。當六國之時，出仕他國，固士人之常，然原、楚之同姓，所謂貴戚之卿也，一旦以忠被斥，徘徊顧望，不忍他適，寧沉而葬江魚腹中，如遠游諸篇，詞旨可想見，誼奈何以此責之？雄則不然，其詞曰：「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沉身哉！故摭離騷文而反之。」其詞曰：「仲尼之去魯兮，斐斐遲遲，而周邁終回，復於舊都兮，何必湘淵與濤瀨！」此有道之言也，與賈生之旨趣大相遠矣。雖然，雄之視三閭，又何其不相若也！則無乃與其言刺謬耶？

曹孟德雄心異志，情見乎詞，不一而足，而又曲自掩飾，以愚天下。嘗讀其詩，如「但爲君故，沉吟至今」，此有所牽制而未能決之詞；如「憂從中來，不可斷絕」，此有所計慮而未得遂之詞；如「山不厭高，海不厭深」，明白托於周公，如「我心何拂鬱，思欲一東歸」，微自附於漢祖。卽此數語，其志可知也。短歌行中間，全插「呦呦鹿鳴」數語，上下文義不相接，豈其才拙使然，乃攙和掩飾，使人不可解耳。如爲隱語秘訣，恐露竅妙，則多書雜字，以亂其辭也。自古及今，無人識破，令地下老瞞，笑人迂腐，可爲扼掣。

三代養老之禮，遠不及考，記所傳者，多漢人擬議之詞，東京、西周倣而行之，未必三代之舊也。後周以于謹爲三老，中楹南向而坐，帝立於黼扆之前，西面。有司進饌，帝跪設醬，至親爲

袒割。謹食畢，帝跪授爵以醕。此拘禮經之文而不達其意者也。何也？古人之席以東向爲尊，賓師祭祀，皆正東向之席，惟人主立朝則南面耳。今也以人臣儼然南面，而使人主立於其旁，三代有是禮耶？此不達古之方向也。禮曰：「授坐不立，授立不跪。」古之所謂跪者，卽坐而膝席耳。今也以人臣倨坐於上，而人主跪於其前，三代有是禮耶？此不達古之坐起也。且夫禮有時而情有順，古今異便，不可強也。古之人君立而聽朝，今有立者乎？古之升車者或立而乘，今有立者乎？況三代所謂國老者，其道德行業足以師表流俗而輔翼人主，王之所謂師保父兄也。東京以桓榮爲三老，儒者猶或耻之。謹何人哉，猥以不經之禮尊之，陋亦甚矣！宋儒徒取其能行周禮而不察其是否，不亦誣耶？

周禮小司寇五聽之法：一曰辭聽，觀其所出言，不直則煩；二曰色聽，觀其顏色，不直則赧；三曰氣聽，不直則喘；四曰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惑；五曰目聽，觀其眸子，不直則眊。古人聽獄之法詳密如此，卽有神奸，不能自遁，片言折之可矣。後世不務出此，而以鈎距伺察得人情，以羅織鉅筭求人之情，其法彌刻，其術彌疎。以此求清庶獄，聽之不以其道者也。

魏、晉以來，最重氏族，南則王、謝、褚、沈，北則崔、盧、王、鄭，至唐猶然。魏孝文時，以范陽盧敏、清河崔宗伯、滎陽鄭義、太原王瓊四姓爲衣冠所推，而隴西李冲以才識見任，故世之高華者以五姓爲首。河東薛氏以不得入郡姓，至辟戟廷爭，僅乃得之。於時，婚姻仕宦皆以門閥相

高，下品單門，自甘隱約，斯亦過矣。然喬木世臣，國體乃關，廉遠堂高，積非一日，門閥之重，固不爲無益也。今世門閥太輕，地望無取，仕以權寵相慕而誦世臣，婚以富貴相高而左舊族。視之不過積習，究其極弊，甚有關係，不可不熟思也。

古人宗法之立，不惟敦睦一本，其實家道之隆衰，以離合爲驗，後世鄙俗戾風，自相胡越，有失婣睦。而門閥之衰，外侮之遘，恒必由之。譬如有蛇於此，擊其首而尾應，擊其尾而首應，此生蛇也，擊其尾而首不應，擊其首而尾不應，此死蛇也，則樵豎甘心焉矣。至有骨肉相殘，傍人酸楚而略不動心者，此夫自斷而未殊者耳。

宋時，諸路被兵之後，必有一番優恤。田有踐傷者，或賜之粟，民有被掠者，或賜之米，或除其積逋，或收其遺骸，種種撫摩，不一而足。深仁厚澤，固結於人心，良有以也。今世誠考其法，於邊境中虜之地做而行之，於公家無費，而可以收拾人心，培養元氣，惜乎無舉而行之者。

宋徽宗一日內宴，出玉扈玉盞以示輔臣，曰：「欲用此，恐人以爲華。」蔡京曰：「乃陛下當享。天下之奉，區區玉器，何足計哉？」此不但逢君之惡，乃遏君之善也。京之佞不容誅矣。卽此觀之，徽宗以前，卽天府內庭，未嘗以玉器爲用。乃今士庶之家，初登仕版，卽購犀玉酒器以華賓筵，不亦侈乎？夫以商受之奢，賢臣見象箸而嘆，宣和之侈，佞臣以玉盃爲華。今之仕人，且以象箸玉盃爲常，是古奢淫之主所不敢輕用者，而今寒素之士所不肯深惜也。物力之誦，有必

然矣。

許魯齋退居蘇門，與姚樞、竇默同遊，慨然以道自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忘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嫁娶必徵於禮，以倡鄉人，一時風俗丕變，儒者成物之效也。嘗謂士大夫進而在位，當以政教率天下，退而里居，當以禮教率鄉人，即在上者有以任之，在下者從而助之，未爲非美也。乃今風會日流，俗尚日澆，敍位於朝，無尊卑之分，徵年於鄉，無長幼之節，即在上之人，不能以紀綱法度力挽頽波，況在下者乎？

夢語

于子卧病兩月，五火內燔，腎腸焦灼，呻吟宛轉，不知夜旦，禱祠醫藥，雜然并陳，而不能起也。如夢如寤，若有所遭。幅巾方袍，匪仙匪釋，自稱無念道人，呼予而箴之曰：「子奚不悟乎？子之病，非禱祠之所能謝，非藥石之所能痊，在子所念爾！子之病，非飲食之所能傷，陰陽之所能戕，得之性情不調而念滋紛也，內之喜怒失時，外之愛憎爲累也！欲發而制於理，欲忘而牽於念，故子之心，搖搖焉如懸旌，炎炎焉如沸鼎，君火一作而五臟若焚矣！子不亟自治者，將索子於池魚之腊，不亦憐哉！子誠欲已子之病，則曷調其性情，寡其思慮，盎然游於六氣之和，陶然適於無町之宇，幾可生乎！」如是纚纚可數百言，凡十許日夜，寐則與語。于子泠然，霍有悟也，

病起而載諸牘。

道人曰：「子之性與人異，大事看得明，小事看不明，大事丟得下，小事丟不下，大事擔得起，小事擔不起，大事放得過，小事放不過，何其舛也？夫天下之大事常少而小事常多，則子之縈繫者必多而脫灑者必少矣，不病何爲？」

道人曰：「人之畏子，以子慮之深，澹然而應之，則無畏矣；人之怨子，以子責之厚，倘然而與之，則遠怨矣；人之狎子，以子發之輕，凝然而守之，則無敢狎矣；人之瀆子，以子許之易，確然而持之，則無敢瀆矣。」

道人曰：「子有所欲於人，微示之而使其自悟也，不能悟而子愠，愠而其人不知也，子病矣；子有所怒於人，微風之而欲其自悔也，不能悔而子愠，愠而其人不知也，子病矣。彼人方且晏然甘寢，而子憮然自廢，豈不左哉？」

道人曰：「夫怨人而使人知之也，則彼必備矣；怨人而使人無知也，則彼何傷矣？彰怨者多防，匿怨者自戕，莫如不怨。」

道人曰：「夫德易忘而怨難銷也。肉骨之恩，崇朝反目；睚眦之恨，終身刻肌。故君子重樹怨。」

道人曰：「人之於子也，一線之情如拔；子之於人也，萬斛之力如傾，斯不誠厚道乎哉？然以

之損名，以之傷身，無乃過矣。」

道人曰：「凡吾有患，爲吾有身，孰有之哉？及吾無身，吾無有患，孰無之哉？夫身無之者有之也！」

道人曰：「夫賢爲愚使而愚者不覺也，乃使賢者傷焉；貴爲賤役而賤者不覺也，乃使貴者傷焉。故賢毋爲愚使，貴毋爲賤役，幾無事矣。」

道人曰：「閑事莫管，閑氣莫生，閑話莫說，閑書莫讀。」

道人曰：「視親如疏，則親可常保也；視急如緩，則急可屢謀也。」

道人曰：「人有德於子，愿子毋忘之也；人有怨於子，愿子忘之也；子有德於人，愿子忘之也；子有怨於人，愿子毋忘之也。」

道人曰：「於人無所甚親，故不可得而疎，無所甚疎，故不可得而親。斯涉世之軌也。」

道人曰：「夫制念莫如止，止念莫如忘。止念之念，念也；忘念之念，念也，莫如忘忘。故佛經以無念爲正受。」

道人曰：「夫望而許者，不足以爲德，逆而距者，適足以爲怨。故求而審之，可許而許之，許之德也；求而審之，可距而距之，距之無怨也。其恕乎？」

道人曰：「凡人無故而合者，必無故而離，合而知其必離也；有爲而來者，必有爲而去，來而

知其必去也。」

道人曰：「爾能居室如寄，使僕如假，起處如在途，飲食如受乞，卽無病矣。」

道人曰：「夫擬之而後言，則寡尤也，議之而後行，則寡悔也。擬議本於存心，心存則不妄，故『慎』字從心從真。」

校勘記

- 〔一〕「脩然」，「脩」，訛作「脩」。脩然，莊子大宗師：「脩然而來，脩然而往。」
- 〔二〕「兩未」，意不可解，「未」疑當作「木」。

穀山筆塵卷之十七

釋道

漢史西域傳所記三十六國道里、風俗、人民、戶口纖悉具備，然不聞有浮屠之教，其時誠有之，張騫有不以聞耶？且其時武帝慕道求仙，方且馳心於海上三山恍惚虛無之境，豈有浮屠之教已行而騫不以聞者耶？然佛經傳其淵源，遠自上古，即周定王，至於西漢，已若干年，而其教尚不著於西方，無是理也，豈所謂西方者，尚在天竺、安息之西，非三十六國數耶？列子志穆王得西域化人，居處被服，皆非人間所有，而西域傳稱條支善眩，又傳聞有西王母弱水，及觀佛氏之言，近於眩術者甚多，豈即所謂化人耶？魏收曰：「張騫使大夏，傳其旁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始聞有浮屠之教。」蓋騫時已聞之，然漢史不載，何也？又哀帝時，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支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國聞之，未信了也。佛法不至明帝入中國，此足證矣。

釋有南、北宗，道家亦有二宗，自東華少君授漢鍾離權，權授唐「一」呂嵒，至嵒分爲二宗，其一授遼進士劉操，操授宋張伯端，伯端授伯泰，泰授薛道光，道光授陳抃，抃授白玉蟾，玉蟾授彭耜，此南宗也；嵒授金之王嘉，嘉授七弟子，曰丘處機、曰譚處端、曰劉處玄、曰王處一、曰郝大

通、曰馬銓、曰銓妻孫不二，世謂之七祖，此北宗也。七祖之跡皆在東海勞山，而處機爲元太祖所聘，從弟子十八人見於漠北，居燕之長春宮化焉。長春宮者，今都城西南白雲觀也。王嘉，〔三〕咸陽人，其餘多登州人，海上烟霞之境，仙聖所鍾，盛固宜矣。

佛教之盛，始於五胡，至魏而極。魏世宗於嵩山立寺，極巖壑土木之美。於是遠近承風，無不事佛，郡至一萬三千餘寺。胡后造永寧諸寺，皆極土木之盛，浮屠高百尺許，宮殿如禁內，僧房千間，珠玉錦繡，駭人心目。其後，任城王澄上疏，請禁都城內寺，以爲如來闡教，多依山林，今此僧徒，戀著城邑，正以誘於利欲，不能自己，此乃釋氏之糟糠，法王之社鼠，內戒所不容，國典所共棄也。〔此數語者，切中沙門之病，〕佛骨表中亦說不到。胡后嘗令諸州各建五級浮屠，今江北諸處，往往有故浮屠，蓋皆北朝所建也。

唐宣宗時，道士軒轅集入長安，召入禁中，問以長生之術，對曰：「王者屏慾而崇德，自然受大遐福，何處更求長生？」此儒者之言也，東方生對漢武之言，與此相似。以此推之，軒轅、東方必真知仙道者也。

六朝沙門見人主多不致敬。唐初，僧尼受父母及尊者禮拜，亦六朝遺俗也。自高宗詔革，其禮乃正。至胡元之世，而國師、法王至與人主抗禮，夷狄之法，益不足言矣。

漢沛人張魯，自大父陵以來，世爲五斗米道，其後，遂從劉焉分據漢中。後魏寇謙之首奉其

道。至宋真宗之世，賜其裔信州道士張正隨號真靜先生，以後，繼世子孫，皆有賜號，此龍虎山封號所由始。原其所以，蓋因天書、符命之興，粉飾道教，誕惑四海，王欽若爲之奏立授錄院及上清觀，歷代相沿，遂爲成典，而不察其由，亦惑之甚者矣。

元命道士張宗演爲嗣漢天師演道靈應冲和真人，命百官郊勞，待以客禮，此天師之號所由起也。本朝止封正一嗣教真人，無天師之稱，而假一品服色，至衍聖等，亦太過矣。嘉靖尊崇道教，張氏與陶、邵二氏同禮，在三公之上。隆慶改元，言者請削其爵，降爲提點。至萬曆初年，資緣左右，復續舊封，然禮體威儀，較之嘉靖間不相及也。

武后受冊爲金輪皇帝，作七寶：曰金輪寶、曰白象寶、曰如寶、（三）曰馬寶、曰珠寶、曰主兵臣寶、曰主藏臣寶。每朝會，陳之殿廷，不詳其制。今佛家莊嚴及人間華麗之飾，嘗曰七寶，宮中鑄作珍玩，亦曰八寶，不知同否。

開元中，天台道士司馬承禎言：今五岳神祠是山林之神，非真正之神也，五岳皆有洞府，有上清真人降任其職，山川風雨陰陽氣序是其所理焉，冠冕服章、佐從神仙皆有名數，請別立齋祠之所。玄宗奇其說，因勅五岳各立真君祠。不知所謂山林之神統於上清否？志曰：「山川之守爲神。」又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則風雨陰陽正山川之守，而又以上清臨之，何也？唐宗五岳之封，至於爲王爲帝，不知受此封卽上清真人其山川之神耶？承禎之言，矯誣甚矣。我朝於

岳海鎮瀆盡革封號，各從本等名稱，大聖人之作爲，一洗千載之陋。岳瀆之神，懷柔震疊，有不受紀哉？

自古帝王崇重佛教則道教被斥，興起道教則釋典被汰，其勢不並立如此。林靈素欲盡廢佛教，至改佛爲金仙，僧爲德士，寺院爲宮觀。嘉靖中，陶仲文、邵真人，^{〔四〕}以祈禱用事，亦請拆毀寺院，沙汰僧尼，焚佛骨於大通橋下，皆其證也。兩家道術原不相下，其徒宗而守之，人主出奴，至於爲敵，皆非其本也。要之，道家興廢不常，人人亦不甚深，終不能與佛教角爾。

唐會昌中沙汰僧尼，^{〔五〕}凡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大秦穆護祆僧二千餘人，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蓋官造者爲寺，私造者爲招提、蘭若。大秦穆護者，釋氏之外教，如摩尼之類。祆，胡神也。唐制，祠部歲再祀磧西、渚州火祆，官品亦有祆正，蓋主祆僧也。武宗好道教，故汰僧耳。

周顯德二年，^{〔六〕}廢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有奇，廢者三萬三百有奇，見僧四萬二千有奇，尼一萬八千有奇，此但河、洛、關、陝、山東、江北數省，未及天下之半，而數已如此矣。又令民間銅器佛像輸官鑄錢。世宗謂侍臣曰：「卿輩勿以毀佛爲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豈所謂佛耶？且吾聞，佛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此雖矯俗彌惑之言，然於佛教濟人之旨有脗合者，唐家三百年陋風，片言而正，真英

主也。

九宮貴神，蓋易乾鑿度所謂太一也。黃帝九宮經：一宮，其神太一，其卦坎，其方白；二宮，其神攝提，其卦坤，其方黑；三宮，其神軒轅，其卦震，其方碧；四宮，其神招搖，其卦巽，其方綠；五宮，其神天符，其卦離，其方黃；六宮，其神青龍，其卦乾，其方白；七宮，其神咸池，其卦兌，其方赤；八宮，其神太陰，其卦艮，其方白；九宮，其神天一，其卦離，其方紫。天寶中，術士蘇士上言：逐甲有九宮貴神，典司水旱，請立壇東郊，祀以四孟。從之。此卽今曆書三白圖法也。

高駢素性嚴潔，甥姪輩未嘗得接坐，術士諸葛殷病風疽，搔捫不替手，膿血滿爪，駢獨與之同席促膝，傳杯器而食，至於犬聞其腥多來近之，駢獨不惡也，曰：「神仙以此試人耳。」可見逐臭之夫非其天性，蓋有所慕而然也。近代士人亦有類此者。

佛經所載方語，皆唐時語也。國名如婆羅門、摩伽陀、嚧唎圖、訶達羅支圖、波斯匿國、護密多國、喝盤陀圖，〔七〕人名如婆伽利、泥洹師、怛伽羅，地名如毗伽梨河、乾陀衛江，大都唐時語也。可見四十二章以後多爲譯者所演，設爲問答，寓作名姓，以鬯經旨，其非釋迦時文義明矣。

古俗以七月望日具素饌享先，織竹作盆盎，掛冥財衣服，〔八〕在上焚之，謂之盂蘭盆，防於目蓮比丘見亡母在餓鬼中，故作此以救之也。唐時尊奉佛法，於中元日內出盂蘭盆章敬寺，設七

廟座，書尊號於幡上，百官迎謁，歲以爲常。是以七廟神靈皆在餓鬼中也。其不道而辱先，亦甚矣。

道經以二十四化上應二十四氣，蜀之玉局化，其一也。其說以後漢永壽元年李老君與張道陵至此，有局脚玉牀自地而出，老君升座，爲道陵說南北斗經，既去而座隱地中，因成洞穴，故以玉局名之。

周世宗召見陳搏，問以飛昇黃白之術，對曰：「陛下爲天子，當以治天下爲務，安用此爲？」此真知仙道者。

後唐同光中，五臺僧誠惠以妖妄惑人，自言能降服天龍，命風召雨，莊宗首信之，至親率后妃皇子拜之，誠惠安坐不起。已而迎至洛陽，使之祈雨，數旬不驗，誠惠逃走，慚懼而死。世傳五臺真僧能降天龍，恐卽此事也。

劉秉忠，僧也，輔佐元主平定海內，姚少師，僧也，擁翊成祖，戡守太平。其人地才品大略相似，亦古今之奇也。秉忠輔政日久，猶仍野服散號，王鶚以爲言，拜太保，領中書。少師在一品班，衣猶着衲，後見其不便，乃賜冠帶長髮。然今崇國所祀少師畫像，猶是僧服，而春秋秩祀，但稱恭靖公，亦未書官，未知何故。

元設宣政院，掌天下釋教，上天下寺宇四萬二千餘所，僧尼二十一萬人，可謂侈矣。方今寺

院僧尼不申總數，以一郡邑推之，當亦不下此數。

五臺山寺，元太后弘吉刺氏所造也，剏寺之役，大集民夫冒險入谷，伐木運石，死者萬人。蓋今寶地珠林，留爲勝賞，而工費之艱、傷殘民命乃如此，是以有漏之緣，斃無辜之衆也，如來大悲，其謂此何？

元成宗建天寧、萬壽寺，寺中塑秘密佛，形像醜怪，卽所謂演揲秘密法也。傳聞大內有一秘殿，內塑喜神，主上大婚，先期入參，雖沿舊俗，亦有深意，然不可聞於世也。演揲兒法，一名大歡喜秘密禪定，故曰喜神。

胡元之俗，全無先王禮教，其最悖理者，帝師臨受戒是也。帝師之令至與誥勅並行，后妃、公主受戒，跪拜。甚有爲大布施者，正衙朝會，百官班列，帝師專席坐隅。來自西域，則遣中書宰臣馳驛往迎，假法駕半仗以爲前導。其徒怙勢恣睢，氣焰薰灼，延於四方，至於捶撲公卿，毆拉妃主，朝廷知而不問也。方且下令：罵西僧者，截其舌；毆西僧者，斷其手。則中原文物，化而爲夷荒之地矣。若乃秘密演揲，宣淫大內，人道滅絕，尤可痛恨。

二氏之教與聖教殊，然其大歸一也。世之學者，能以不二之心精研其旨，內亦可以治身，外亦可以應世，豈遂與聖教遠哉？乃其實不然。標玄同之趣以文貴生之訣，而生未必養也；皈寂滅之宗以鬯無生之法，而生未必忘也。或世名已歇，托澹泊以依棲；或榮進無階，借清靜以表

異。故有示辟穀之迹而不能絕念於刀錐，修離欲之基而未必息心於紱冕。二氏之徒斥而不與矣，何以稱吾道哉？此所謂心術之敝也。

甚哉，道術之日分也！江左以來，於吾儒之外自爲異端；南宋以來，於吾儒之內自分兩歧；降是而後，則引釋氏之精理而陰入於吾儒之內矣；降是而後，則受釋氏之明法而明出於吾儒之外矣。

夫江左以降，盛談老、莊，隋、唐以來，多修佛乘。今之談老、莊者少矣，而爲佛乘之言者，亦非其本旨也。何也？佛教之人中國，本緣經典，其後，以經教爲土苴，而直指禪宗；又其後，以禪宗爲葛藤，而專修淨業。故有稅冕而勤禮拜，閉室而誦祇陀，若謂調御之位可以立地而成，青蓮之會可以應聲而至，西來之旨，豈固然哉？雖然，如是而能守律戒，猶未失也，又以爲逆流之地，不事薰修，上智之根，無資戒定，至乃慕啖鵠吞鍼之幻，任漁行酒肆之緣，居然與屠膾伍矣。在彼法中以爲何如？而稱於士人之列也！

二氏之教與吾道源流本不相遠，特各立門戶，作用不同爾。唐、宋以來，賢士大夫固亦多遊心內典，參悟玄宗，而不害其爲儒。彼固儒者之所苞也。但不當竄入其說以默局於吾儒之閫，又不當舍吾儒之教而直往從之耳。辟如一邑之中有兩大姓，其物力財產固自相當而不相爲用，則其子弟家人亦各承其業而不相羨也。有如納西家之子以冒東家之派，則東家之派既紊其統，

而西家之子亦失其宗，皆不願也。故推墨而附儒者，非也。又使東家之子不能守其父兄之產，而慕西家之聲勢，折而往從之，豈惟我所不甘，亦彼所不受也。故援儒而入墨者，非也。

近世經教、禪宗分爲二途，至以達摩明心見性爲教外單傳，此不考其本也。諸部經典所論，字字句句皆明心見性之旨，至於維摩問疾，無有文字言說爲不二門，此初祖西來之正印，迦葉拈花，龍女獻珠，禪家公案已肇於此，不至初祖而有也。達摩入中國，以楞伽教人，未嘗盡去文字，及五祖、六祖亦皆以經典衍教，但不復造立經典。是爲不立文字，如所謂述而不作爾，安得以經教爲糟粕而直悟禪宗耶？

附錄

靈濟二真人卽徐溫二子知訓、知詢也。二子平生皆以兇德取敗，不保其身，而列於諸神之祀，未審其繇。世傳成祖有疾，嘗夢二神進藥，故崇祀之。然其祀不始於國初也。今京師禁城之西及福州城外皆有靈濟宮，一神號金闕真君、玉闕真君，其配號金闕仙妃、玉闕仙妃，太常以春秋秩祀，四季更換袍服，其像木胎，有機可以伸縮。

河東鹽池，唐時曾有封號，謂之寶應、靈應二池。萬曆己丑，御史以鹽利大興，請崇其祀宇，賜之封號。予按令甲，國初釐正祀典，岳鎮海瀆盡去前代封號，俱從本等名稱，且前代封爵

又不可襲，乃奏東西二池各書本等池神，惟請祠額二字以示崇報。有詔賜額「靈惠」。時猶未核其所由也。及考唐史，大曆十二年，河中池鹽先因秋霖多敗，度支韓滉恐鹽戶減稅，奏稱雨不爲害，且有瑞鹽，代宗疑其不然，乃遣諫議大夫蔣鎮往視，還奏如滉所言，請宣付史館，錫以嘉名，乃賜寶靈之號，時人醜之。始知二池神號乃滉輩獻諛培克之謀也。人實醜焉，神其受諸？然則岳鎮海瀆封號皆唐、宋封禪之主所爲，侈大矯誣之文耳。聖祖革而正之，神謀睿見，高出萬古，不亦偉哉！

校勘記

- 〔一〕「唐呂嵩」，原作「呂嵩」，「唐」字據天啟本補。
- 〔二〕「王嘉」，原作「王」，「嘉」字據天啟本補。
- 〔三〕「如寶」，天啟本作「如意寶」。
- 〔四〕「邵真人」，原作「邵真」，脫「人」字。茲據明史邵元節傳補。
- 〔五〕「唐會昌中」，原作「會昌中」。「唐」字據天啟本補。
- 〔六〕「周顯德」，原作「顯德」，「周」字據天啟本補。
- 〔七〕「圖」疑卽「國」字。
- 〔八〕「冥財衣服」，「衣服」，天啟本作「冥衣」。

穀山筆塵卷之十八

夷考

本朝輿圖，毋論勝國，即較之漢、唐亦有不及。東面朝鮮即漢之玄菟、樂浪，唐之安東都護也；西面哈密即漢之安西、唐之四鎮也；北面河套即漢之五原，唐之豐、勝等州也；南面交趾即漢之九真、日南，唐之五管外境也。朝鮮建國公矣；舊遼陽控連遼左以通京師，而爲三衛所據；河套爲西虜所據；哈密爲吐魯蕃所侵；交趾旋得旋失。較之漢、唐剪其四幅矣。然靈、夏在版圖，則宋全盛所無；甘、肅爲斥堠，則唐中葉所失；而雲南一省全爲郡縣，則漢、唐以來所未有者，亦足補其一二矣。

三受降城皆在黃河北岸，今河套之北也。中城南直朔方，安北都護府在焉；東城在勝州之北；西城在豐城之北，此唐史註也。宋初曰：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關。宋白曰：東城本漢雲中郡地，中城本漢五原郡地，西城本漢臨河縣地。三說微有不同。如宋白所考，則東受降城當與大同相近，去黃河遠矣，或者漢雲中郡地廣，西接榆關，非止大同府境也。大抵漢築朔方，守在河南，唐築三城，守在河北。今河南已失爲虜巢矣，況河北乎？

漢時設西域都護，統三十六國，以斷匈奴右臂。唐初置西北都護府，統龜茲、于闐、疏勒、碎葉四鎮，後爲吐蕃所陷，武后長壽元年，大破吐蕃，復取四鎮，置府於龜茲，發兵戍之，卽今甘肅境外地也。國初以封哈密，後爲吐魯蕃所陷。哈密遺種寄居甘州，而北地淪於西域矣。吐魯蕃與天方、哈馬等國相鄰，不知卽吐蕃遺種否？

東漢時，羌寇最盛，然有東、西羌。居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者，謂之東羌，居隴西、漢陽延及金城塞外者，謂之西羌，各自爲種，與西域諸夷不相關涉。今陝西塞上熟番，想卽其遺種也。

漢西域傳：罽賓國有琥珀琉璃。師古註曰：「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琉璃。」此蓋自然之物，采色光潤，踰於衆玉。今俗所用琉璃，卽流離也，乃消冶石汁，加以衆藥，灌而爲之，虛脆不奈，實非真物，觀此，則漢書所載乃真琉璃也。穆天子傳：天子東征，有采石之山，升山取采石，鑄以成器。則鑄石爲流離，自上古有之。第今中國所鑄柔脆不堪，惟自海舶來者，質差堅樸，謂之蕃流離，亦石汁所鑄，但少堅耳。又有玻璃，與琉璃相似。但未聞西域真琉璃作何狀也，豈寶珠、玉石皆入中國，而此獨不至？竊意漢時所謂十色琉璃，卽今之青綠等石耳。古時無寶石之名，今人知其爲石，而不知其爲琉璃也。姑記，以俟博考。

今西域貢物有「鐵力麻」，初不省其義，及考勅勒國名，一號鐵勒，當是鐵勒麻也。

後漢書西南夷傳：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馬牛頭，蓋海西大秦國也。大秦卽前書犁軒國。周穆王時西域化人，想卽其先世耳。

唐至中葉，吐蕃之盛幾如匈奴。隴右、河西盡爲所有，南至六詔亦被吞食。其地北至回紇，南連六詔，幅員萬里，乃其文字、職官亦與中國相類，不似匈奴、突厥之樸陋也。

唐時拓拔爲黨項部落。

唐自安史之亂，河、隴諸州陷於吐蕃數十年矣，至大中初年，吐蕃內亂，三州七關之衆，欸塞來降，而河西十州之地，亦入版圖，此非唐之兵力至宣宗而盛也，會虜運之衰耳。三州七關者，唐原安樂州及石關等七關，卽今平涼、寧夏境內。十州者，瓜、伊、蘭、鄯、甘、肅、西、河、岷、廓，卽今臨、鞏、甘、肅境地。

唐時，安西、北庭淪於回鶻，河西、隴右淪於吐蕃。河西、隴右卽所謂河、湟也，爲秦、原、河、漕、蘭、鄯、階、成、洮、岷、臨、廓、疊、宕、甘、涼、瓜、沙十八州之地，在今平涼、臨、鞏、甘、肅諸塞，幾半陝以西矣。安西、北庭則在朔方之外，當與延、寧兩鎮相宜。

四川茂州卽冉駝之國，漢所開爲汶山郡者也。唐初，築城於此，以遏吐蕃通蠻之路，後爲吐蕃所據，西洱諸蕃皆爲降伏，於是吐蕃盡有諸羌之地，東接松、茂，南鄰天竺，西陷四鎮，北抵突厥，地方萬里，諸胡之盛，無與爲比，而唐受其侵矣。其所以致盛，以據松、茂之險故也。方今茂

州之北，卽近洮、岷，虜由洮、岷而南，直至章臘，南接六番，故松、茂之境乃虜與羌接之界，亦要害之境也。六番者，董卜韓胡宣慰司、魚通寧遠宣慰司〔一〕及烏思藏四法王之地，卽古所謂身毒、大夏、天竺也。

劍南、西山諸羌可十餘種，皆因韋臯內附，卽今威、茂諸蕃也。唐時，皆各稱王，中有女蠻，其先爲白狼國，以女爲國君，人危髻金冠，纓絡被體，謂之菩薩蠻，當時樂遂製此曲，至今傳之。『蠻』亦作『蠻』。〔二〕

唐時，西山白狗等羌內附，受爵世襲而陰附吐蕃，世所謂兩面羌。今之朵顏三衛謂之兩面虜可也。

雲南自後漢永平半服中國，唐初列在版圖爲外臣，後爲楊國忠所擾，改附吐蕃，故吐蕃日強，不可復制，以其通道諸羌故也。至韋臯鎮蜀，始撫境上羣蠻以誘南詔，於是併八國生羌俱歸王化，而吐蕃之勢始孤，關中之民始得安枕，皆臯之功也。吐蕃故土在河、隴之西，及二庭、四鎮並爲所有，北接回紇，南接六詔，幅員萬里，勢侔中國，其勢大矣。雲南內附，則斷其右臂，故不支也。今緬甸諸夷梗化南土，幸而六番之夷稟我聲教，可保無他，然階、文之間生熟諸番爲北虜所挾，繹騷邊境，害亦不細矣。

唐史，東蠻跨地二千里，勿鄧、豐巴、兩林各有大鬼主爲之長。鬼主不省何稱，韋臯使東蠻

鬼主訶伺雲南，及異牟尋內附，先遣鬼主人見。其地當在滇、蜀之間。

唐時，雲南王以名相接爲世，如閣羅鳳之子爲鳳迦異，孫爲異牟尋，曾孫爲尋夢湊是也，法如頂鍼。本朝安南酋長以名相排爲世，如莫方瀛之子爲莫福海，孫爲莫宏潤，曾孫爲莫茂洽是也，法如雁行。此雖鄙俗，亦皆有意義。

南詔者，六詔之一也。夷語以王爲詔。其先，渠帥有六，自號六詔，業舍詔在諸部南，故謂之南詔，開元中內附，封爲雲南王，至今稱之。

唐史，驃信國在南詔西南六千八百里，其王摩羅思那以貞元間入貢，蓋古朱波國也。以今推之，意緬甸、八百等地，卽其遺矣。

緬夷在西南絕境上，上世所不臣，元世祖舉兵克之，其旁金齒等夷十有二部皆降，卽今三宣之地也。

唐之南詔改爲雲南，已而又改爲大理，至後唐改爲長和，其主猶以驃信爲號。

吐蕃之君曰替普，南詔之君曰驃信，皆僭號也。南詔國事大臣皆分曹稱爽，總謂之清平官，其相謂之都爽。

唐時，雲南王官有清平官，清平者，蠻相也，近日關白、大將亦稱清正。

韋皋鎮蜀，招撫南詔以破吐蕃，至遣匠教爲甲弩。咸通中，南詔作亂，甲弩精利，中國不能

及。以此推之，邊關鄰虜有所要求爲甲弩之用者，不可輕與，北邊鐵鍋、火藥之類是也。

乾符初年，南詔逆命，高駢爲西川節度，遣僧景仙托遊以入其境，說諭驃信，使歸附中國，仍許妻以公主。已而南詔遣其酋望來請和親，無表，但令督爽牒中書請爲弟而不稱臣。宰相盧攜欲從其請，鄭畋固爭以爲不可，相與爭於上前，拂衣面訴，遂皆罷相。此事與近日日本相類，第彼許出於邊臣而廷臣持之，此則出於廷臣而邊臣撓之也。唐時，回紇、吐蕃舊有和親之禮，卽以施之南詔，亦何不宜？本朝國體之尊、國法之正，三代以下無與爲比，而欲以漢、唐之辱典施於海島之小夷，宜舉國唾罵，恨不食餘。幸逢輕典，免於族誅，其人幸矣。

回紇之初，卽四部之一也。曰回紇、曰契苾、曰思結、曰渾，總謂之敕勒。突厥默啜之強，迫奪敕勒之地，故四部度蹟內附，徙居甘涼之間以避之，其始不過如此。後以河西節度使王君奭與之構怨，弄兵報仇，西奔吐蕃，其勢遂不可制。敕勒卽鐵勒也。

回紇自乾元以來，歲求和市，一馬易四十縑，動至數萬匹，皆瘠鷩無用，朝廷苦之，而欲悅其意，不得不盡市也。所得賜予及馬價，至用車數千乘載之以歸，唐之帑藏坐而一空矣。今日北邊互市，弊正如此，得馬皆瘠鷩下乘，人塞輒死，賦予軍人，令其喂養，死令賠償，爲北邊大害，不知將來作何究竟？然使苑牧之政修，有所豢養，或不甚苦爾。

唐封回紇可汗號內有「登密施」字，譯云，華言「到」竟（三），可敦號內有「毗伽」字，譯云，華

言「足」意，此皆佛經字也。佛經中名字語言多是唐時字義。以此推之，古佛名號，當亦從來劫語音所撰爾。

回紇阿吸可汗謂其大相頡干迦斯曰：「兒幸而得立，惟仰食於阿多，國政不敢豫也。」虜謂父爲阿多，唐人北人呼父爲阿爹。爹，徒可翻，與多同音。又寶從一爲皇后阿奢，奢者，乳母之父，與爹相近。或云，俺答「答」字，虜亦呼爲「多」。

元和初，回鶻入貢，始以摩尼偕來中國，置寺處之。摩尼者，僧之別名也。其法日晏乃食，食暉而不食潼酪。今民間有清齋者，午後乃食，教門中亦多有之。

唐史，回鶻兵至橫水，退屯釋迦泊。又吐蕃有達磨替普，想亦爾時方言，未必卽古佛名字。不知佛經竟出何時。

唐時，西突厥分其國爲十部，部以一人統之，人授一箭，號曰十設，亦曰十箭。夷中無符信，以箭爲契，召會則傳之，謂之契箭。杜詩所謂「青海無傳箭，天山早掛弓」是也。今虜中亦有號箭，是其遺制。

沙陀者，西突厥別部，處月種也。居金娑山之陽、蒲類海之東，有大磧名沙陀，故以爲號。以其衆六千餘帳附於回紇，爲其所苦，酋長朱邪盡忠降於吐蕃。元和三年，舉衆內附，處之靈武已，以地近吐蕃，恐其反復，徙於定襄，卽今朔州、馬邑間也。

波斯國卽條支故地。其先有波斯匿王，因以爲號。大食本波斯國也。龜茲卽漢西域之後，唐時以其地爲安西都護府，有龜茲樂部。今樂曲有大食調，舞部有波斯舞，皆其遺音也。

唐十部樂，有龜茲樂舞，設五方師子，各高丈餘，飾以方色，每師子有十三人，畫衣執紅拂，首加紅抹，謂之師子郎，卽今師子回回舞也。

契丹、奚、室韋、女真、韃靼，皆東北夷也。路振九國志曰：「契丹，古匈奴之種也。代居遼澤之中，潢水南岸。其種有八部，至阿保機并而爲一，韃靼、室韋、女真，皆役屬之，此遼之始也。」女真，古肅慎氏之遺種，東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之間謂之黑水靺鞨，在五代之末，居混同江之南，入遼東著籍者，號熟女真，居江之北者，號生女真，其極邊遠者，號黃頭女真，此金源之始也。今建州西女真，卽金人之後。第不知契丹之種今安在爾。混同江卽鴨綠水也。

五代史：「契丹阿保機攻渤海，拔其夫餘城，謂之東丹國，使其長子突欲居之。」註云：「卽唐高麗之夫餘城也，在混同江之西，地屬渤海。高麗王建之國在混同江之東。」又註：「遼陽，契丹之東京，故渤海地也。」如此，則夫餘城在今開元邊外矣。新唐書：「登州東北海行千餘里至鴨綠江，乃東南行七百里至新羅王城，自鴨綠江舟行，東北泝流五百餘里至凡都縣，故高麗王都也，又東北泝流五百里，又陸行千里至渤海王城。」蓋唐時高麗在今朝鮮北境，而渤海又在其北，想今海西、建州女真所據卽其地也。後晉天福元年，高麗王建擊破新羅、百濟，於是東夷諸國皆附

之，有二京、六府、九節度、百二十郡，則新羅、百濟併於高麗，在今朝鮮境內矣。

契丹之興，以其所居爲上京，起樓其間，謂之西樓，於其東千里起東樓，北三百里起北樓，南木葉山起南樓。木葉山在錦州，阿保機葬地也。耶律德光曰：「吾國廣大，方數萬里，有君長二十七人。」以此觀之，契丹之起，固已奄有沙漠，兼並引弓之民矣。元太祖四大幹耳朵之地亦在漠北，去上都萬里，其視中原猶一隅也。

建州在遼陽西北，又北爲契丹之中京大定府，又北七百里爲上京臨潢府。

唐史：室韋，契丹別種，在東胡之北邊，蓋丁零苗裔也。在南爲契丹，在北爲室韋，地據黃龍，東隣黑水，西鄰突厥，南鄰契丹，北瀕海岸。蓋今土蠻所據，卽其地也。韃靼之先，舊無可考。通鑑宋白曰：「韃靼本東北方之夷，靺鞨之後也。」靺鞨先臣高麗，後附渤海，貞元、元和間，爲奚、契丹所攻，部族分散，流徙陰山，其俗語訛謂之韃靼。咸通末，李克用爲官軍所敗，嘗往依焉。及克用授雁門節度使，率其衆入平黃巢，俾牙於雲、代之間，恣其畜牧，此韃靼之始也。蒙古一族不知與韃靼同出否。

靺鞨有二：一曰黑水靺鞨，在流鬼國南，卽女真之先也；一曰渤海靺鞨，其王曰大氏，據有遼左之地。開元十四年，黑水靺鞨遣使人見，以其國爲黑水州，元和以後，服屬渤海。契丹既破渤海，黑水乘間復其故地，自號熟女真，建國之初以爲都城，已而遷都於燕，改其地爲會寧府，號曰

上京，卽今三萬衛也。

洪景廬曰：番語以華言譯之，皆得其近似者耳，「天竺」語轉而爲「身毒」、「捐毒」、「禿髮」語轉而爲「吐蕃」，「韃靼」乃「靺鞨」也。此論近似。但「韃靼」之於「靺鞨」，似不相蒙，未必卽聲之轉耳。今北虜隸韃靼館，其文書謂之達達字，奏文卽蒙古字也。

高麗在漢以後猶未甚大，唐初與百濟連兵侵新羅北境，其後遂強也，而百濟亦爲所併。今之朝鮮，蓋合百濟、新羅爲一矣。

高麗爲唐所滅，久不建國，至唐末天祐初，有石窟寺眇僧躬乂者，聚衆據開州爲王，國號大封，遣使人貢於吳。躬乂性殘忍，其臣王肅殺之而自立，復號高麗，以開州爲東京，平壤爲西京，卽今朝鮮二京也。大封以前，其王爲高氏，大封以後，其王爲王氏。國初李氏滅王氏而代之，今二百年矣。

元世祖在位，高麗權臣林衍廢其主植，世祖遣將出師，往問其罪，此義舉也。夷人入主中國，於屬國之亂，猶能興問罪之師，奈何外夷叛臣廢主自立，朝廷不問其名姓，從而封之？假如故酋尚在，操璽綬以請，何以應焉？

安南，古交州地。漢、唐以來，皆入版圖。國初，其王陳日煃內附，太祖封之，已而其臣黎季犛篡盜，成祖命將討平。求陳氏後，無人，遂郡縣其地，設交趾布政司。久之，黎利作亂，中國不

能守，遂以畀之。傳至黎諫，其國復亂，諫出居海上而死。國人共推其弟黎慮攝國，莫氏父子遂篡有之。國人乃立諫子黎寧，都清華，改元光照。莫氏遣人攻之，寧走，不知所在。而其臣黎景瑁等又立諫次子黎憲，改元元和，蓋與莫氏分有其國矣。寧之立也，遣其臣鄭惟僚奉表入貢，以莫氏之難來告。已而憲等求寧蹤跡，得於老撾，復以國讓之。此其臣鄭惟忱所供。及莫方瀛表奏，乃謂黎諫無子，詐也。

莫登庸以黎氏之相盜有其國，朝廷發十餘萬兵討之，竟不能入。莫氏奉表求降，於鎮關外繫組上貢，天兵遂罷。乃廢其主號，建以爲安南都統使司，秩從二品，其所部十三道改爲宣撫司十三，各設宣撫同知一員，然莫氏帝其國中自若也。登庸子方瀛，方瀛死，子福海嗣，福海死，子宏瀛嗣，宏瀛死，子茂洽嗣，至萬曆丙子入貢，已五世矣。

元人既征安南，其主陳日烜遣使人朝，貢金人以代罪，此安南金人之始也。嘉靖中，莫登庸歸化，朝廷赦而封之。貢代身金人以謝，蓋本於此。

朝鮮著姓，金、柳爲最；安南著姓，阮、鄭爲最。猶晉之王、謝，唐之崔、盧也。中國自宋、元以降，不重門閥，以族繫望者少矣。

唐開元初，有胡人上言，往師子國求靈藥。其國在天竺旁，居西南海中，舊無人民，止有鬼神及龍居之，以馴養獅子得名。諸國商賈往與貿易，鬼神不見其形，但出珍寶，題其所直，商賈

依價取之。其地和適，無冬夏之異。諸國人聞其土樂，因此競至，或有停住，遂成大國。此卽佛經所言師象、天龍、夜叉之屬也。其國旁所有出於習見，故以之爲法象耳。今廣東居民有與海神市者，造舟海上，以貨置舟中，焚紙契於岸，縱舟而去，如期舟來，所命貨物與原約不爽，亦師子之類也。天下事有不可以理曉者，儒者局於所聞，真夏虫之見。

唐與黠戛斯可汗合族，勅云：「國家承北平太守之後，可汗乃都尉苗裔。以此合族，尊卑可知。」蓋借廣陵父子之世以屈其禮，所謂雜夷之政也。黠戛自稱李陵之後，本無所據，而唐以隴西之屬，自附於廣，亦未詳其所出。太史公作李廣傳，不聞其出於柱下也。唐既祖柱下，又繫隴西，皆妄也。

唐史：崑崙在林邑南，去交趾三百餘日，蓋遠而悍者也。國初，西南海中諸國多以黑小厮人貢，卽崑崙奴之遺種耳。

唐初，林邑王范頭利爲其臣伽獨所弑，伽獨自立，國人弗從，乃立頭利女爲王。新羅亦立女王金真德，當時外國女王如此者尚多，卽今女土官也。宋嘉定二年，畏吾兒國降於蒙古。畏吾兒者，唐之高昌也，本朝爲吐蕃所破，寄居甘州，謂之畏兀兒。

元史：欽察部去中國三萬里，夏夜極短，日暫沒卽出，爲蒙古所併，此其地卽西海也。但謂日沒輒出，殊不可省。既云地在西極，日由地中東出，則其度數相距當亦不減空中，何得沒而卽

出也？又南海之番有俱藍國者，自泉州至其國約十萬里，世祖遣使三往招之，遂遣使朝貢。

牂牁蠻國，其王號鬼王，其別帥曰羅殿王，在辰、交之間，卽今廣東、雲貴間也。世用貝蛤飾器，謂之羅殿，疑出於此。

宋政和七年，大理人貢，封其酋段氏爲王，此大理入中國之始也。今爲郡縣，置吏與內土等矣。

今廣東有蜑賊，不知其名義。考南史：沈攸之奏有「撲滅蠻蜑」之語。毛晃曰：「蜑，南海夷種也。」蜑有三種：漁蜑取魚，蠔蜑取蠔，木蜑伐山取木。又二廣間山谷不隸州縣者謂之徭人，舟居者謂之蜑人，島居者謂之黎人。以此知徭、蜑之名所從來久矣。

瓊州至今有黎賊，不詳其種。土人以爲南正黎之後也。唐史：瓊州有黎母山，黎人居之，不輸王賦。卽其種也。

虜酋順義王直大同邊，與其子黃台吉等共爲一支。昆都力哈者，順義王之弟也，謂之老把都，老把都之子曰青把都，又永邵卜大成者，順義王異母兄子也，爲虜中長支，而從老把都部落直宣府邊，共爲一支。吉能者，吉囊之子也，吉能之子曰把都兒黃台吉，在河套駐牧，直延寧邊，是爲一支。

松山賓兔者，套虜之別支也。居賀蘭之山下，直甘肅邊。西海賓兔者，順義王之少子也，久

據西海，南收松藩番夷，然其牙帳亦在甘肅邊外，故甘肅有西海賓免也。〔四〕

土蠻部落，故元之後裔，於順義王，君也，直薊、遼邊，衆數十萬，其下有六酋。自西虜通貢以來，惟三衛、海西諸夷假土蠻之勢以擾薊、遼，故東北多事耳。

漢時，匈奴之長爲單于，其妻號爲閼氏。唐時，突厥之長爲可汗，其妻號爲可敦。今虜王正配號爲哈屯，妾媵號爲比妓哈屯，即可敦之轉也，音正相似，書者訛耳。

吐谷渾呼「噉」，人聲，玉渾。吐蕃「吐」字，亦音「噉」，人聲，今直呼爲「土」爾。

孟養土司，元呼爲蒙樣。

萬曆初年，九絲都蠻平，得銅鼓若干，獻諸京師，世傳以爲諸葛鼓者是也。考五代淑州蠻酋作亂湖廣，王逵撫之，獻銅鼓以降，則銅鼓之俗其來久矣。史註：谿洞諸蠻銅鑄爲大鼓，初成，懸於庭中，置酒大會，豪富子女以金銀爲大釵，執以扣鼓，竟乃遺留主人，名爲銅鼓釵，構怨相殺，則鳴此鼓，至者如雲。此銅鼓所由起也。貴州諸蠻亦多有之，其謂諸葛鼓者，想其制出於武侯耳。

東方曰夷者，東方人好生，萬物抵觸地而生，夷者，抵也。其類有九。南方曰蠻者，君臣同川而浴，極爲簡慢。蠻者，慢也。其類有八。西方曰戎者，斬伐殺生，不得其中。戎者，兇也。其類有六。北方曰狄者，嫂叔同穴無別。狄者，辟也，其行邪僻。其類有五。此風俗通所著四

夷名也。

校勘記

- 〔一〕「魚通寧遠」，「遠」原訛作「通」，茲據明史卷三百三十一西域傳三改。
- 〔二〕「鬘」，疑當作「鑿」。
- 〔三〕「竟」，疑當作「意」。
- 〔四〕「西海賓兔」，原作「西賓兔」，據前意，疑脫「海」字，故補。

附錄一

明史于慎行傳

于慎行，字無垢，東阿人。年十七，舉於鄉。御史欲卽鹿鳴宴冠之，以未奉父命辭。隆慶二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萬曆初，穆宗實錄成，進修撰，充日講官。故事，率以翰林大僚直日講，無及史官者。慎行與張位及王家屏、沈一貫、陳于陞咸以史官得之，異數也。嘗講罷，帝出御府圖畫，令講官分題。慎行不善書，詩成，屬人書之，具以實對。帝悅，嘗大書「責難陳善」四字賜之，詞林傳爲盛事。

御史劉臺以劾張居正被逮，僚友悉避匿，慎行獨往視之。及居正奪情，偕同官具疏諫。呂調陽格之，不得上。居正聞而怒，他日謂慎行曰：「子吾所厚，亦爲此耶？」慎行從容對曰：「正以公見厚故耳。」居正怫然。慎行尋以疾歸。居正卒，起故官。進左諭德，日講如故。時居正已敗，侍郎丘橈往籍其家。慎行遺書，言居正母老，諸子覆巢之下，顛沛可傷，宜推明主帷蓋恩，全大臣簪履之誼。詞極懇摯，時論韙之。由侍講學士擢禮部右侍郎。轉左，改吏部，掌詹事府。尋遷禮部尚書。

慎行明習典制，諸大禮多所裁定。先是，嘉靖中孝烈后升祔，桃仁宗。萬曆改元，穆宗升祔，復桃宣宗。慎行謂非禮，作太廟祧遷考，言：「古七廟之制，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劉歆、王肅并以高、曾、祖、禰及五世、六世爲三昭三穆。其兄弟相傳，則同堂異室，不可爲一世。國朝，成祖既爲世室，與太祖俱百世不遷，則仁宗以下，必實歷六世，而後三昭三穆始備。孝宗與睿宗兄弟，武宗與世宗兄弟，昭穆同，不當各爲一世。世宗升祔，距仁宗止六世，不當桃仁宗。穆宗升祔，當桃仁宗，不當桃宣宗。」引晉、唐、宋故事爲據，其言辨而覈。事雖不行，識者服其知禮。又言：「南昌、壽春等十六王，世次既遠，宜別祭陵園，不宜附享太廟。」亦寢不行。

十八年正月疏請早建東宮，出閣講讀。及冬，又請。帝怒，再嚴旨詰責。慎行不爲懾，明日復言：「冊立，臣部職掌，臣等不言，罪有所歸。幸速決大計，放歸田里。」帝益不悅，責以要君疑上，淆亂國本，及僚屬皆奪俸。山東鄉試，預傳典試者名，已而果然。言者遂劾禮官，皆停俸。慎行引罪乞休。累章上，乃許。家居十餘年，中外屢薦，率報寢。

三十三年始起掌詹事府。疏辭，復留不下。居二年，廷推閣臣七人，首慎行。詔加太子少保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再辭不允，乃就道。時慎行已得疾。及廷謝，拜起不如儀，上疏請罪。歸卧於家，遂草遺疏，請帝親大臣、錄遺逸、補言官。數日卒，年六十二。贈太子太保，謚文定。

慎行學有原委，貫穿百家。神宗時，詞館中以慎行及臨朐馮琦文學爲一時冠。

附錄二

刻筆塵小引

筆塵一書，東阿于文定公所著也。公與余世父文端公先後召起田間，參密勿政，蓋夙稱莫逆交。往余從過庭之暇，側聞先生人品事業，字內指不再屈，私竊向往之。及檢先人遺籍，得先生所貽書三種寓目焉，皆彬彬乎大雅之章，如穀城、讀史二編，業已垂之金石，家傳戶誦矣。是編也，識力議論，傳古信今，鑿鑿不磨，故足潤色皇猷，砥礪世道，可秘而笥之不廣其傳乎？余校先文端集既竣事，將梓以問世，因亞付之殺青，以志余夙昔向往之私，且以昭我文端公生平賞鑑爲知人云。

歸德後學沈域題（據明天啟乙丑本）